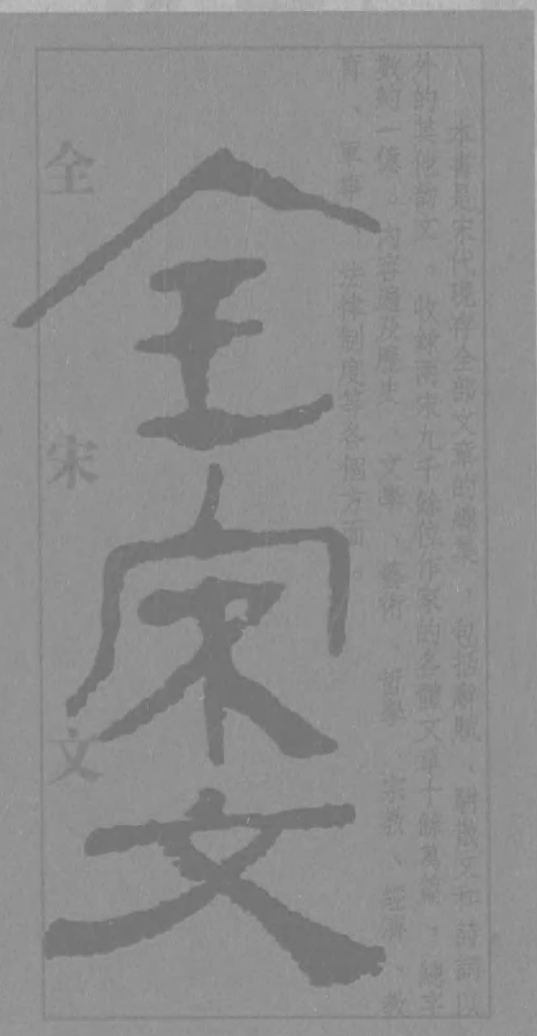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九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九冊



目錄

全宋文卷四一五三

胡寅一

原亂賦	二
送吳郭賦	八
李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制	九
呂頤浩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制	一〇
席益端明殿學士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制	一一
吳革升職名制	一一
溫厚母年九十封太孺人制	一二
王俟轉一官制	一二
王瓚降三官制	一三
范正己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制	一三
陳宥復景福殿使制	一四

呂源復一官制	一四
仲儻自外官換環衛制	一五
陳康伯回授封祖居仁制	一五
張宗顏轉四官制	一五
戚方王再興再加兩官制	一六
祖秀實叙官制	一六

全宋文卷四一五四

胡 寅 二

宇文淵劉僅排轉制	一七
宇文淵南荆門歸峽公安安撫使制	一七
李璆轉一官制	一八
閻丘陞復職制	一八
范正國江東漕制	一九
向子忞復職制	一九
張戒國子丞制	二〇
黃子遊江西憲韓膺胄江東憲制	二〇

李健直秘閣督漕制	二一
王子獻復職制	二一
鄭滋顯謨閣學士宮祠制	二一
崑山縣靜濟侯加靜濟永應侯制	二二
黃克柔落致仕制	二二
宋唐卿入內侍省都知制	二三
某人入內侍省副都知制	二三
仲儻轉一官制	二四
令玘正任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制	二四
孫渥川陝宣司參議制	二五
王居正改台州制	二五
余祐之將轉一官換封祖母制	二六
池守陳規失按降兩官制	二六
任仕安立功轉一官仍貴州刺史制	二六
仲儻磨勘制	二七
王滋將隨駕恩賞回封祖母制	二七

陸寘落職制	二七
皇叔士勸磨勘制	二八
郭仲荀宮祠制	二八
張順換翊衛大夫制	二九
張宗元轉官制	二九
魏安行改官制	二九
王居正降授待制宮祠制	三〇
某人追復待制制	三〇
張嶠秘書正字制	三一
李光知平江制	三一
楊種直秘閣制	三二
子劇贈威德軍節度使封嘉國公制	三二
張翬直秘閣移鼎州制	三三
崔邦弼轉一官制	三三
劉大中中書舍人制	三三
閻丘籲叙官制	三四

皇兄安時用遺表轉一官制	三四
王亦特叙翊衛大夫制	三五
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制	三五
趙椿大理寺丞石淑問軍器監丞制	三五
許亢宗知台州制	三六
饒守董耘降一官制	三六
周綱措置收糴轉一官制	三七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制	三七
朱震中書舍人制	三八
王縉秘閣知温州制	三八
王良存度支員外郎制	三九
張宦秘書郎制	三九
劉大中吏部侍郎制	三九
賈若谷成都運副制	四〇
郭淪潼川府路提刑制	四〇
李健應副收光州錢糧轉一官制	四一

全宋文卷四一五五

胡寅三

王縉監察御史制	四二
韓駒轉一官致仕制	四三
范柔中特贈直秘閣制	四三
湖南漕薛弼湖北漕劉延年並直秘閣制	四四
郭執中秘閣修撰督府咨謀制	四四
王世忠轉武功大夫刺史制	四四
趙子偁特轉朝奉郎秘閣修撰與郡制	四五
知宣州趙不群直龍圖閣再任制	四五
劉昉宗正丞制	四六
孫逸大理少卿制	四六
何慤度支員外郎制	四七
李公懋著作佐郎制	四七
馬觀國直顯謨閣添差江東帥司參議制	四七
張誼龍圖閣學士知温州制	四八

程克俊兵部呂丕問工部陶愷金部並郎官制	四八
呂祉權兵部侍郎制	四九
潘良貴秘書少監制	四九
張致遠戶部侍郎制	五〇
李杲上殿改官制	五〇
梁弁監察御史制	五〇
田欽亮改初等官制	五一
孫安道贈三官制	五一
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制	五二
周鼎特贈待制制	五二
靳博文夔路提刑制	五三
晏孝本大理丞制	五三
郝最遙郡刺史制	五三
种師道謚忠憲制	五四
孟庾觀文知紹興府制	五四
任良臣司農丞制	五五

趙霈大諫制	五五
陳古知瀘州制	五六
程千秋轉一官制	五六
任申先左史制	五七
胡世將兵部侍郎制	五七
劉登禮部郎官制	五八
林季仲吏部右選制	五八
蘇符司勳郎官制	五八
張守侍讀醴泉觀使制	五九

全宋文卷四一五六

胡 寅 四

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制	六〇
曾懋知福州制	六一
沈長卿秘書省正字制	六一
葉煥復待制制	六二
薛弼劉延年轉官制	六二

邵伯溫贈殿撰制	六二
王縉殿中侍御史制	六三
何掄著作制	六三
董將刑部制	六四
錢葉都司制	六四
董弇少常制	六五
范直方閩憲制	六五
梁燾復資政制	六六
朱震轉一官制	六六
陳桷直龍圖閣知泉州制	六七
楊時贈四官制	六七
徐度李誼宋之才孫雄飛除館職制	六八
范正平贈直秘閣制	六八
余應求江西憲制	六九
某人司農丞制	六九
謝惇德上書改官與升擢差遣制	七〇

趙子洎判西外大宗正司制	七〇
周葵殿中侍御史制	七一
詹至郭執中進階制	七一
陳彥忠轉一官制	七一
輔達馬師謹邢舜舉與郡制	七二
韓仲通大理寺丞再任制	七二
何伯熊改官制	七二
張浚母計氏改封蜀國太夫人制	七三
席益成都利州梓夔潼川安撫制置大使制	七三
向子諲江東漕制	七四
董弇右司制	七四
何慤太常少卿制	七五
趙子洎江西運使制	七五
李迨兩浙運使制	七六

全宋文卷四一五七

胡寅 五

范直方樞密院檢詳官制	七七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制	七七
吳革福建提刑制	七八
李謨知潤州制	七八
朱震轉一官制	七九
陳葵將作監丞制	七九
劉大中回授祖一官制	八〇
汪應辰改官制	八〇
趙伯牛湖北提刑制	八一
韓璜廣西提刑制	八一
馬擴轉一官制	八二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	八二
吳超等轉官制	八二
王權轉一官制	八三
李弼直太常博士制	八三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制	八三

潘良貴起居郎制 八四

某人贈直秘閣制 八四

孟某贈直秘閣制 八五

某人太府丞制 八五

某人改合入官制 八五

某人加職制 八六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制 八六

吳玠贈三代制 八七

曾祖 八七

曾祖母 八七

祖父 八八

祖母 八八

父 八八

母 八九

妻 八九

馮氏封太孺人制 九〇

韓治贈官制	九〇
余殊封官制	九一
陳規贈父制	九一
馬欽贈父制	九一
折彥質贈父制	九二
張婕妤贈二代制	九二
祖	九二
祖母	九三
父	九三
母	九三
繼母	九四

全宋文卷四一五八

胡寅 六

趙鼎贈三代制	九五
曾祖	九五
曾祖母	九五

祖父 九六

祖母 九六

父 九七

母 九七

繼母 九七

妻 九八

趙嶠贈官制 九八

劉光世贈三代制 九九

曾祖 九九

曾祖母 九九

祖 一〇〇

父 一〇〇

母 一〇〇

妻 一〇一

盧法原贈五官制 一〇一

太上皇后贈三代制 一〇二

曾祖		一〇二
曾祖母		一〇二
祖		一〇三
祖母		一〇三
父		一〇三
母		一〇四
繼母		一〇四
故楊時父贈正議大夫制		一〇五
呂源落職制		一〇五
撫問張浚制		一〇六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		一〇六
行遣章惇蔡卞詔		一〇七

全宋文卷四一五九

胡 寅 七

除中書舍人謝表		一〇八
除集英殿修撰知邵州謝表		一〇九

除徽猷閣待制謝表	一一〇
嚴州到任謝表	一一〇
駕幸建康問起居表	一一一
永州到任謝表	一一一
代家君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謝表	一一二
代先公遺表	一一三
賜先公銀絹謝表	一一四
辭免賜田蒙降詔允謝表	一一五
辭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恩命蒙降詔不允謝表	一一六
永州到任謝表	一一六
乞宮祠降詔不允謝表	一一七
除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一一八
冊立皇后賀表	一一八
致仕謝表	一一九
進先公文集表	一二〇
落職謝表	一二一

散官安置謝表	……	一二一
再表	……	一二二
自便謝表	……	一二三
復官職謝表	……	一二四
代劉待制遺表	……	一二四
代向直閣復職除湖北憲謝表	……	一二五
代范漕移湖北漕謝表	……	一二六

全宋文卷四一六〇

胡 寅 八

辭免起居郎奏狀	……	一二七
辭免起居郎奏狀	一	一二七
辭免起居郎奏狀	二	一二八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一	一二八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二	一二九
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	一二九
舉王蘋自代奏狀	……	一三二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一三二
乞出第二狀	一三三
待罪狀	一三三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一三四
辭免徽猷閣待制第二狀	一三四
辭免徽猷閣待制第三狀	一三五
乞宮觀奏狀	一三六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一三六
永州辭免召命奏狀	一三七
永州辭免召命第二狀	一三七
永州辭免召命第三狀	一三八
永州辭免召命第四狀	一三八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一三九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奏狀	一三九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第二狀	一四〇
申尚書省議服狀	一四一

全宋文卷四一六一

胡 寅 九

進萬言書劄子		一四二
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		一四四
乙卯上殿劄子		一四六
輪對劄子 一		一四八
輪對劄子 二		一四八
輪對劄子 三		一四九
輪對劄子 四		一五〇
輪對劄子 五		一五〇
輪對劄子 六		一五一
輪對劄子 七		一五二
輪對劄子 八		一五二
輪對劄子 九		一五三
輪對劄子 一〇		一五四
輪對劄子 一一		一五四

輪對劄子 一二 一五五

輪對劄子 一三 一五六

全宋文卷四一六二

胡 寅 一〇

轉對劄子 一五七

論遣使劄子 一六二

再論遣使劄子 一六五

全宋文卷四一六三

胡 寅 一一

論衡州修城劄子 一六九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一七〇

請行三年喪劄子 一七一

乞回避呂頤浩張守呂祉劄子 一七四

戊午上殿劄子 一七六

乞宮觀劄子 一七八

辭免直學士院劄子 一七九

乞春秋傳序劄子 一七九

議服劄子 一八〇

宮祠劄子 一 一八一

宮祠劄子 二 一八二

全宋文卷四一六四

胡 寅 一一

繳傅雱用赦量移奏 一八三

繳湖南勘劉式翻異奏 一八四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奏 一八六

繳宣諭官明橐乞封龍母五子奏 一八七

繳岑朝殺妹該赦奏 一八七

繳吳玠逐便奏 一八八

繳內侍馮益轉官奏 一八九

繳資善堂畫一內未有先聖奏 一九〇

繳劉僊復秘閣修撰奏 一九一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產減年奏 一九一

繳都督府辟范希荀充廣西經撫庫官奏	一九二
繳戶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奏	一九三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爲桃源令奏	一九四

全宋文卷四一六五

胡 寅 一三

繳馮躬厚特補蔭奏	一九六
繳郭東知台州奏	一九七
繳劉黻潼川府提刑奏	一九七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奏	一九八
繳王義叔黃願李膺復職奏	一九九
繳朱勝非從吉宮祠奏	二〇〇
再論朱勝非奏	二〇一

全宋文卷四一六六

胡 寅 一四

上皇帝萬言書	二〇七

全宋文卷四一六七

胡 寅 一五

應詔言十事疏 一二五

全宋文卷四一六八

胡 寅 一六

謝貢啓 一二四

問候張相啓 一二五

答湖北趙憲啓 一二五

賀湖南王漕啓 一二六

答沅州王守東卿啓 一二七

謝浙西帥啓 一二七

謝浙漕啓 一二八

迎呂相啓 一二八

答王鹽啓 一二九

答秦德儒啓 一二九

答路樞賀年啓 一二四〇

賀年啓 一 一二四〇

賀年啓 二 二四一

賀年啓 三 二四一

答唐道州啓 二四一

答鎮江劉待制啓 二四二

答李校書啓 二四二

答胡校書啓 二四三

答錢待制啓 二四四

答張寺丞啓 二四四

赴永答衡守啓 二四五

答任大夫啓 二四五

謝曾漕吉甫啓 二四六

答邵守啓 二四六

答趙漕啓 二四七

全宋文卷四一六九

胡 寅 一七

答李憲啓 二四八

答梁潭州啓	二四九
賀沈潭州啓	二四九
答江簽判啓	二五〇
賀范漕元作啓	二五〇
答處州陳倅啓	二五一
賀湖南鈎漕啓	二五一
答永倅啓	二五二
答交代羅寺丞啓	二五二
謝湖北王漕東卿啓	二五三
答湖北王運判啓	二五四
謝趙鹽啓	二五四
答張桂陽啓	二五五
答高參議啓	二五六
答朱鹽啓	二五六
答劉帥啓	二五七
答孫判監啓	二五七

答韓諫罷歲旦往來啓	二五八
答崇安詹令啓	二五八
答江令賀冬啓	二五九
答趙守賀年啓	二五九
答鄧倅柞啓	二六〇
答化州周守啓	二六〇
自便謝政府及中司啓	二六一

全宋文卷四一七〇

胡 寅 一八

代范伯達謝及第啓	二六三
代人賀陶帥啓	二六四
代季父上湖北王帥啓	二六五
代人賀劉鹽啓	二六五
代人賀范漕啓	二六六
代人賀晏憲啓	二六七
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啓	二六七

代人謝端州守倅啓	二六八
代季父上劉帥求薦章啓	二七〇
代范仲達謝孟郡王薦章啓	二七一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二七二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二七三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二七三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啓	二七三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啓	二七五
代張子期上秦太師啓	二七六
代向深之上范漕啓	二七七
爲大原作上劉帥啓	二七七

全宋文卷四一七一

胡 寅 一九

寄秦會之	二七九
寄張德遠	二八一
寄宣撫樞密	二八三

寄趙相	二八五
寄張樞密	二八六
寄折帥	二八八
寄張德遠	二八九

全宋文卷四一七二

胡 寅 二〇

寄趙張二相	二九一
寄劉致中書	二九三
寄秦丞相書	二九五
致黎生書	二九八
寄張教授書	三〇〇
代人上廣帥書	三〇一

全宋文卷四一七三

胡 寅 二一

寄張相	三〇四
寄折參謀	三〇五

寄張相	一		三〇六
寄張相	二		三〇六
寄張相	三		三〇七
與制置參政	一		三〇七
與制置參政	二		三〇八
寄參政	一		三〇八
寄參政	二		三〇九
寄張相	一		三一〇
寄張相	二		三一〇
寄張相	三		三一〇
寄張相	四		三一〇
寄張相	五		三一〇
寄張相	六		三一〇
寄張相	七		三一〇
寄張相	八		三一〇
寄張相	九		三一〇

寄張相 一〇		三一六
寄張相 一一		三一六
寄張相 一二		三一七
寄政府 一		三一七
寄政府 二		三一八
寄政府 三		三一九
寄政府 四		三二〇
寄政府 五		三二一
寄政府 六		三二二

全宋文卷四一七四

胡 寅 一二一

寄張相德遠 一		三二三
寄張相德遠 二		三二四
寄趙秦二相 一		三二四
寄趙秦二相 二		三二五
寄趙秦二相 三		三二六

致李叔易	……	三三六
致單令	……	三三六
致蔣教授	……	三三七
謝魏參政	一	三三七
謝魏參政	二	三三八
謝魏參政	三	三三八
謝湯侍御	一	三三九
謝湯侍御	二	三三九
謝湯侍御	三	三四〇
謝湯侍御	四	三四〇
答張子韶侍郎	……	三四一

全宋文卷四一七五

胡 寅 二三

送郭偉序	……	三四二
送張堯卿序	……	三四三
送劉伯稱教授序	……	三四四

示張醫	三	四	六
示雲瑞	三	四	六
崇正辨序	三	四	七
上蔡論語解後序	三	五	一
進先公文集序	三	五	二
傳燈玉英節錄序	三	五	三
智京語錄序	三	五	四

全宋文卷四一七六

胡 寅 二四

洙泗文集序	三	五	六
熏峰集序	三	五	七
向鄉林酒邊集後序	三	五	八
魯語詳說序	三	五	九
跋高宗御筆	三	六	二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三	六	二
跋劉殿院帖	三	六	三

跋唐質肅公詩卷	三六三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三六四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三六四
題畢西臺墓誌後	三六五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三六五
跋胡待制詠古詩	三六六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序	三六六
跋葉君論語解	三六七
跋石洞霄傳	三六七
跋羅長卿所藏蘭亭帖	三六八

全宋文卷四一五三

胡 寅 一

胡寅（一〇九八——一一五六），字明仲（又字仲剛、仲虎）。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安國弟之子，安國養爲己子。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僞立，棄官歸。建炎三年，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上疏，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尋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上疏，高宗嘉納。除集英殿修撰，復以徽猷閣待制知嚴州，又改知永州。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秦檜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訕朝政落職。復劾寅不持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著有《讀史管見》三十卷（存）、《崇正辯》三卷（存）、《論語詳說》及《斐然集》三十卷（存）。見《宋史》卷四三五本傳。

本書所收胡寅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斐然集》爲底本，以清經鉅堂抄本（簡稱抄本）爲校本，缺文亦以此本補。兩本含文三十卷，另輯得佚文三篇，合編爲四十一卷。

原亂賦

始予納履于重圍兮，期汗漫而遐征。又眷眷而躊躇兮，觀國光于廣陵。方郊裡之先慶兮，祥雲鬱乎帳殿。忽黑幟之連林兮，朔吹激夫鳴箭。瞻日隕于武林兮，又浴光于秦淮。何羲和之鞭車兮，與吾願以或乖。弔夫差于姑蘇兮，望句踐于會稽。送龍旂之翩翻兮，怒雲氣之淫裔。俯潮海之洋洋兮，蹇吾行之不濟。傷春心乎江南兮，懷《九辯》乎三湘。莽蒼梧之愁予兮，顧洞庭而浩湯。計北歸之幾時兮，誓南征而徊徨。星攸拱必北辰兮，客子懷惟故鄉。雖山川之信美兮，非吾土以安翔。結湘雲以爲廬兮，攬明月而爲袂。煮澗石以考槃兮，樂琴書而卒歲。曷斂迹之遙遙兮，道未昧而孰睹？鯨鯢翻于陸海兮，曠野嗥夫兕虎。掃欃槍于紫清兮，翳黃道以榛莽。蹙四方而靡騁兮，民曷罹此怒也！豈天運抑人事兮，吾未聞其故也。悼厲階之方梗兮，誰不仁而落基？泝頽波以討源兮，我有云君其聽之。監自古與在昔兮，懿哲后之御極。儼動作于威儀兮，起風化于衽席。故妹喜、妲己兮，滅夏商之祀，飛燕、太真兮，傾漢唐之國。何覆轍之荒忽兮，邇聲色而縱極。曼三十六宮之蛾眉兮，承倩盼而弗懌。慚栢谷之主人兮，託富平之貴客。朝貰酒乎新豐兮，暮更衣乎綺陌。湛露瀼瀼乎草茨兮，孔鸞雍雍乎枳棘。九侯爭寵以迅衆兮，五家競麗于淫佚。靡夜宴而絕纓兮，姱大庭而衷衲。寵光爛以相紛兮，莫敢指乎東霓。入聲。故沫鄉采葑菲于要期兮，溱洧贈芍藥于戲劇。三綱蕩而淪胥兮，此所以啓亂萌者

一也。人才不足以屹柱石兮，法度不足以斥麗敞。崇傾宮與瑤臺兮，鳩班輸與工倕。土賈埒于粟帛兮，木林蔽于河渭。粲珠宮與貝闕兮，耀金塗而玉砌。沙堂方連以蛾綠兮，網戶縹緲而朱綴。轟穹窿而交翬兮，界天邪而鱗次。前鐘鼓之未移兮，後繩墨已新制。曾步游之幾何兮，又改圖而更締。眷蒼頭之下陳兮，錫歌兒之外嬖。近皇宮之秀色兮，峙北闕之大第。毀孤臺之室堵兮，快狐鼠之憑崇。激宏侈以交夸兮，紛渠渠之莫計。嗟赤子之流離兮，或風雨之無庇。竟不得以託處兮，此所以失土宇者二也。事遠略于四陲兮，闢疆境而孔貪。收夜郎于已棄兮，指青海而必戡。建石泉于成都兮，置真、播于巴濤。策振武于河外兮，開古平于瘴嵐。軍旅動而繹騷兮，民呻吟而弗堪。竊弄兵于潢池兮，繡衣斧以斷斬。又使講于強敵兮，航東海以揚帆。遂渝盟而北師兮，授兵符于老閭。罄大農之陳陳兮，飽虓虎之飢饉。乃計口而調庸兮，吏疾視而欲芟。乖皇祖之仁術兮，換幽薊以帑縑。府廐何知于壁馬兮，稱慶之觴猶未銜。通烽火于甘泉兮，突騎已漫乎關南。隳廟祐其何救兮，獵九土而血染。微道德之安強兮，此所以不戢而自焚者三也。舉籍包于四至兮，闢提封于禁地。視崑閬之規模兮，壯天都之形勢。作崔嵬之艮方兮，六五岳曰萬歲。笑祖龍之驅石兮，憚瑤池之騁轡。斲瑰特于太湖兮，浮巉巖于汴泗。役歲星其兩周兮，崇峩峨于天際。望峰巒之連娟兮，瞰洞壑之遐邃。跨玉梁于瀑下兮，漾金沙于澗涘。珍林日以劍拔兮，嘉卉藹其雲萃。移西域之蒲萄兮〔一〕，轉南海之丹荔。空檀欒于江湖兮，牛曳輦以道瘁。扛綺檻及雕籠兮，殫文毛與彩翅。豈中貴人之未稱兮，又應奉焉有相使。聳福威以享上兮，十五里而傳置。盡動植之怪奇兮，夫烏識其稱謂？疇若予之虞衡兮，日千斛爲鳥飼。宜便

璧之自忠兮，忍暴殄之滋熾。或蕩析其家巷兮，咸此物之攸致。胡爲阱于國中兮，失一兔而與死。比彼佞巧之偷樂兮，方腰束夫金賜。通權科于私門兮，竊揮霍以如志。邊塵空其既揚兮，山猶覆乎一簣。予及汝以偕亡兮，此所以不能獨樂者四也。海上燕齊之士兮，神姦變化之語。投耽肆以易惑兮，遂服行而莫悟。上天安得而矯誣兮，曰李耳乃吾祖。積氣何有于基扃兮，曰神霄其有府。夫孰爲此譖譎兮，幻羽客慧名而姓楮。握符籙之小技兮，駭恍惚于呼吐。神光煒其炳夜兮，雷隆隆而在戶。赤劍鏗然電焱兮，墮梨棗以如雨。按神變之是則兮，謂天地之神祇。亦可睹降玉皇于圜丘兮，出方澤之后土。接萬靈于明庭兮，紛肸鬩之延佇。惕群臣之薦恭兮，閔下俗之聾瞽。皇自躋于上帝兮，七廟曷其孔俯？敞千柱之琳宮兮，兩帝君之攸處。騰步虛之希聲兮，廣袖颯以翻舞。遂覃風于八紘兮，黃冠紛其鶴舉。排閭門遊禁內兮，戶者莫之敢禦。日再中不可候兮，鼎金餌而何補？渺三山之安在兮，奚用神之巨武？豈聞異教之駁雜兮，正座講于黌宇。六籍危其不焚兮，學士窘而如鼠。痛人紀之俶擾兮，強鄰固宜予侮。既彝倫之大斁兮，此將亡而聽于神者五也。朝既列夫高位兮，國又賦于重祿。聖王所以俟天下之豪傑兮，爲億兆而作牧。彼刀鋸之殘人兮，祇閹寺之役。畜一身而二任兮，達內外而妾僕。資慘刻而厲荏兮，示柔靡而含毒。任巾車而秦敗兮，殿國師而齊辱。仰前古其一律兮，禍必發于所伏。悼崇觀之已還兮，乃卒踐于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纛。踵澄樞師傅于南漢兮，睇令孜總兵于西蜀。根盤據于紫闥兮，奪萬乘之心腹。以小善要君之諗己兮，以巧思逢君之多欲。外攘擅以肆行兮，況奉承而加肅。從媒狎于閨閣兮，事繕營于土木。攬尚方之工技兮，筦靈囿之花竹。司

防扞于城闔兮，導津梁于河瀆。籍稻畝于塘水兮，領修宮于洛卜。資文武之二柄兮，將相涵其恩育。稱門生其未厭兮，又申義子以敦篤。口天憲而慘舒兮，脅不附己以赤族。沛恩澤之四漸兮，走貨賂而上黷。逮僭亂之引咎兮，勢已迫于指鹿。昭廣陽之雙節兮，飛燕領以食肉。帷籌蠹其無良兮，百萬挫于一衄。皇匆匆而內禪兮，孽隸凜而頸縮。就斧質于倉卒兮，罪未書于獄牘。雖少紓天下之憤兮，已無益于顛覆。木蠹盡而自及兮，此親小人所以傾頽者六也。姑置此而勿論兮，敢請循夫厥初。河源可濫觴兮，下流憂其爲魚。曾議道以持世兮，申商術而施諸。昔願治而更化兮，荆舒秉夫國政。詆先后之持循兮，肇欲新夫邦命。憎鼎鼐之敦古兮，工鑿之而鍛銷。悅鄭衛之利耳兮，罷希夷之咸韶。陳王度以法律兮，興太平于聚斂。惡私藏之削國兮，曰民富爾何僭？日剝割而月朘兮，民岌岌其愁跼。城高危而復隍兮，此損下而爲漸。飾六藝以文姦言兮，假皇威而敷之。示好惡以同俗兮，蒙一世而愚之。標榮利以爲誘兮，敕罰法以爲驅。何中人之敢桀兮，謹迪率而取模。又憺威於西戎兮，拔將軍於利口。俄斬將而軍沒兮，終兀擦於羌醜。考氓利於畎洫兮，嗣涇漳之古功。茗莝權而奪商兮，掘五金於地中。璫碎逮於手實兮，籍釜甌與彘狗。坐市吏以龍斷兮，列賈肆而窶藪。何下漁之竭悉兮，皇自富以九有。行犖然而弗恤兮，捩萬情而力揉。夫孰與羽翼斯化兮，哀細德之險巖。斥忤恨之異己兮，群刺天而高飛。久咸喻乎僻志兮，般新進之合黨。黜諫說之忠辯兮，謂以私智非其上。輔累葉之遺老兮，籲昊穹以血誠。皇中疑而未決兮，雋欲殺而示懲。勢崇成而權一兮，換斗魁而自幹。闔闢汹其雷風兮，喬木萎而先拔。鳳知幾而高逝兮，翔梟鴟而來巢。赤麟不屑於好時兮，紛孽狐之在郊。綿七閭

而弗績兮，皇晚悟而悚恫。罷輪臺以富民兮，授馬呂於震宮。彼柏充亦何忍兮，迷德意而弗將順。忽龍胡之不可攀兮，紛須厲以吾刃。雖任姒之黃裳兮，席晏粲於九載。慘鍾山之死屬兮，憇媚卞以無改。卞先登而拔幟兮，京背水而力攻。一戰勝而奪國兮，此蔡方之崇墉。詭丕承之前修兮，謂遂非爲達孝。進興亡之大規兮，曰汝詈夫宗廟。皇不核其損益兮，垂衣裳而聽之。梟與狐其彙昌兮，迄進退而證之。洽韋布之美譽兮，修禮樂之彌文。茲誦播於要荒兮，殍瘠惠之宰墳。鑄九金以聚粹兮，圖忠良爲魑罔。闢三雍而旌伐兮，植衛輔以自廣。劫特操以犴獄兮，鉗民口以誹謗。哀善類而網舉兮，聯祖孫而流放。襲貂蟬於幄內兮，玩主組於乳嬰。著籍通於永巷兮，家人紛紜以紫庭。夾城洞以復流兮，輕舟颺而小輦。角與徵其合奏兮，闕諼慝之非淺。總六害以自躬兮，益蠱疾乎皇衷。阿瞞肝膈之有要兮，巨君肯休乎漢公？冠沐猴於巖廊兮，豺狼閱其相牙。飛廉舞以夷羊兮，白晝號乎鬼車。歌桃李之成陰兮，乃雜族而此等也。迫荒耄而未試兮，韜匕首而心猛也。兵氣躔於岱華兮，橫彗孛於太微。載頭顱而遽南兮，前星升而闡威。披穴窟於城社兮，逐蛟鱷於潮海。式拂除夫氛曠兮，或礮鑊以俎醢。予以天爲可恃兮，網不漏而恢恢。豈霜霰之既零兮，杳陽春之不回。少皇銳而致理兮，升陸沉之髦傑。俾投戈於瀚海兮，奠弔筭而未發。土雲興而踴來兮，願爲皇而捐軀。忍城下之盟辱兮，誰出口而矢謨？約質以皇之介弟兮，約盟以朝之台袞。獻服以國之冕輅兮，輸器以廟之圭瓚。周赫赫之南仲兮，實獫狁之於襄。我舊學之老傅兮，何執計之不臧。皇洞監其不任兮，割邦寄於爰立。傅忿懟而復戾兮，怵自營而增急。終故恩之孿孿兮，侍黃門而眷留。荐呼吸其阿好兮，與清議而爲仇。嫉導日

之啓明兮，彎大弧而落之。妒止車之金柅兮，騰謗口而鑠之。敵陽張而內恇兮，虎臣蹙之以羆貔。恥
籌略之衆詘兮，得氣去而弗追。愚自用而何燭兮，禍方隱於旋踵。舒施施而委蛇兮，諛媚態以取寵。
么嗣子之讒僇兮，方舞智而矯虔。間乃翁之多猜兮，罔上下而爲後先。斷畝蘭與畹蕙兮，畦藝之以艾
蒿。蔭嘉樹以方榮兮，逸殘剝之騰猱。倘受和於三關兮，何并門之淪陷。又割分以大河兮，何京師之
環闕。皇勤恤而旰宵兮，駭顧輔而託疇。何望傳以隆平兮，傳遺台以幽憂。二百年之洪業兮，敵舉之
如持葉。沙漠漠以北吹兮，悽孤城之遺堞。妖魃出不憚人兮，張楚坐而受圖。欣藉藉而附攀兮，猶老
姦之黨徒。自熙寧之師臣兮，反淮蔡之維垣。迄宮傳之調護兮，咸喪邦於一言。坦周道之如砥兮，今
胡鞠爲茂草。過宮闕而禾黍兮，塗黔黎之肝腦。彼臨川之雄才兮，妄仰儔於伊臯。偶睿思之有作兮，
沕配合其自遭。若賊京之巨猾兮，尚得輩於林甫。嗟耿耿之庸暗兮，才闔茸而誰數？貽大患之既彰
兮，曾莫較其重輕。嗟世俗之蒙欺兮，或未歸之罪名。亂與敗孰甚於此兮，蓄萬古之遺憾。往噬臍而
奚及兮，吾將爲來者之龜鑑。惟黃茅與白葦兮，日既淹而就摧。習新說之小生兮，亦寂歷於寒灰。握
京手而磨足兮，紛淫朋之比德。天剿殛而莫追兮，又多淪於鬼蜮。獨傳黨之肖翹兮，銜卵翼之類我。
班陸離其錯綜兮，固幸時之轆軻。膠投漆以締要兮，繡汲井而必隨。指九天而誓日兮，憂一朝而顛
隳。幸少康之續祀兮，又美衛文與燕昭。宣王遇災而側身兮，漢光四征而勞焦。偉哲王之英達兮，撥
亂世而反之正。求豪傑與之馳騁兮，掃舊跡於邪徑。蚤發軔於暘谷兮，行萬里以爲期。選騏驥使伏轅
兮，駕玉輿而乘之。建霓旌之千仞兮，五色耀其相章。騰蛟龍之螭略兮，驂雲氣而高驤。詔豐隆使導

路兮，風伯屏夫埃昧。役太歲而隸辰星兮，勇有進而無退。遂弭節於清都兮，登通明而受朝。跌蕩蕩而天門開兮，群仙侍而超遙。樂九奏以萬舞兮，執斗柄而斟酌。調玉燭於四時兮，備太和於九洛。憤下土之虐妖兮，流虹氣與星精。嘯涕爲霾霖兮，噓旱爲蟲螟。帝有命以下討兮，集海嶽之百職。建修鋒而乘飛霆兮，汹震蕩而翕若。威橫廓以雷迅兮，欬掃滅而無蹤。藐神凝而息癘兮，帝不言而自功。噫嘻乎！世幽鬱而迫隘兮，黨人曷其猶紛。就重華以陳詞兮，儻濬哲之予聞。亂曰：天道周如循環兮，治與亂必因續。吾端策而潔筮之兮，得七日而來復。《斐然集》卷一。

〔二〕兮：原作「分」，據抄本改。

送吳鄂賦

宣和四年，江陵吳衛道求師於漳水之濱，因遂稔熟，亦復切偲。逮庚戌秋，脫寇難來湘澨，叙舊道故，又八年於茲矣。聞湖之北，稍稍有城郭村聚，流散幸存者皆思還其故處。一旦束書買馬，慨然告別而去，誦子路之言曰：「何以贈我？」再而三而益勤。予應以可，且問之曰：「子裹囊窶貧，行乎凋殘之千里，山川良是，而無遑然似人之喜，曷遑其行，而又曷以康夫至日之計耶？」衛道愀然曰：「丘壠所以不忍離，而先人之敝廬庸葺，而世業之常產所不可不治也。是三者，泝而修之，其必

有序，庶幾於苟合以不忘畀付，則生於斯世，又何慕矣！」予應之曰：「是之所志，確乎本務。然子故鄉荒萊蕪沒，蓋有年所。子將啓而闢之，必有烈薙之勦；墾而畝之，必有斲揉之利；溉而滋之，必有源泉之蓄；播而稼之，必有五種之美。高下肥磽之宜，風雨霜露之齊，滅裂閔力之殊，螟蝗水旱之氣，於是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稊稗之莫比者矣。幸而登場，舂釋簸揚。炊以釜甑，薦以匕鬯。乃不曰常珍而異饌之嗜，又有不知其味，雖食而弗肥者矣。故凡今人之田，荒萊蕪沒不能自理，至於流離漂轉，仰哺待活，以死於凍餒，蓋不可勝計也。子獨有復業之志，惟本是力；益既乃心，勿中道而畫；泯饑豐於糠粃，毋輟耒而太息。觀沮溺之避世，察荷蓀之體勤，懲宋人之無益，考陳相之並耕，問大舜於歷山，訪伊尹於有莘。若禹、稷之躬耕，與樊遲之小人，孰爲力穡，孰爲曠耘？孰舍其田，孰收其成？用彼之效，爲我之績，固將稻粱蔽疇，稂莠不殖，倉箱既盈，時萬時億，鼓腹行歌，醉於酒而飽於德也。我未能有行焉，敢謂老農之不如。書以遺子。」辭曰：「餽贐尙可以爲開荒之資乎？」

《斐然集》卷一。

李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制

朕觀自古立德立功之人，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終身固守，以克有成。子房爲韓報仇，孔明志在復漢，皆其素所蓄積，用則舉而措之，扶持大倫，垂訓萬世。豈吾臣子，曾是才難。具官器資英明，

業寓高邁。能斷大事，先見如蓍龜；永堅一心，後凋如松柏。爰自奮庸之日，已陳雪恥之謀。民所具瞻，邦之表幹。中排掣於邪論，嗟備嘗於艱難，治世之業益宏，許國之志彌勵。朕以怨讎未殄，寢食不康，厭聞避敵之言，灼見和戎之失。知卿秉義，可繼前修，起於祠庭，付以方面，兼隆節制之號，用侈蕃宣之儀。其早迄於外庸，以對揚於休命。《斐然集》卷一二。

呂頤浩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制

惟三湘東南上流，土瘠而民匱。自敵兵殘破，雖無屈辱，而盜賊盤據，常有奸謀。奉公守法之人，愛而莫助；蠹國病民之吏，恃以肆行。俗既甚偷，人又重困。逮王旅掃平之後，值天災旱暵之傷，軍食尚興，道殣相望。念民惟邦本，當厚於拊循；必政擅吏師，乃膺於委寄。具官精勤應務，權略投機，早宣力於四方，屢奮庸於百揆。嘗佐勤王之舉，獨高衛上之功，既將相之迭居，乃安危之注意。其釋閒館，往臨大藩。爾當慎柬官僚，蠲除疾苦，惟謹度可以制節，非敦信不能立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畢公保釐而正色率下，方叔元老而克壯其猶。尚服訓言，聿觀績效。《斐然集》卷一二。

席益端明殿學士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制

朕以禮使臣，記功忘過。念股肱之舊，嘗麗丹書；眷藩翰之勞，克孚清議。方隆施于事任，宜載錫于徽章。具官術略宏深，材猷敏達。頃留兵騎，保障湖湘。事同出于戒嚴，迹或疑于方命，姑從貶削，以警其餘。爾乃率職甚修，幹方殊懋，卒乘輯睦而無犯，閭里愁嘆之不聞。睠彼長沙，分鎮南楚，地接荆襄之會，水通江漢之津。惟恢拓之遠圖，賴忠勤之協濟。升華秘殿，制節中權，以壯具瞻，用昭寵數。雖身在外，彌肩恭順之心；自葉流根，徯報阜成之政。毋煩朕訓，勉迄爾庸。《斐然集》卷一一。

吳革升職名制

國家建延閣，使儒學之士寓直其間，其有趨事赴功，亦預茲選，所以廣懋賞，俟群才也。以爾風力敏強，見推能吏，屢將使指，功緒可稽。肆予臨戎，整旅誅叛，輸將盡瘁，軍不乏興。宜疏加職之榮，庸示報勤之勸。爾其念兵食之當足，民力之已殫，益究乃心，稱此光寵。《斐然集》卷一一。

溫厚母年九十封太孺人制

仁善之報冠于五福，子孫所願于其親者，孰加于此？明堂敷慶，燕及高年。爾克膺之，申錫書命。古人不云乎，貴老爲其近于親也。夫此豈獨爲爾一門慈孝之賚，蓋所以見朕志焉。《斐然集》卷一二。

王侯轉一官制

朕惟人臣之義，自致其身，不待爵賞而後勸也。然有功而不見知，則待賞而後勸者，必怠于趨事，而罰之有所不勝矣，其可緩乎？以爾政事疏通，才猷敏達，踐揚中外，譽處甚休。方虎旅之徂征，比革車之親駕，奔走先後，職思其憂，軍食坐豐，事不愆素。丕視功載，序進一官。勉服茂恩，益思來效。《斐然集》卷一二。

王瓚降三官制

朕待遇將臣，務推恩厚。非行姑息之政，欲收戡定之功。其或孤負使令，蔑聞底績，法所難縱，罰其可辭？具官世受國恩，久提軍律。河東乘塞，投戈西遁于劍門；江左援師，卷甲南趨于甌粵。旌旗所過，井邑爲空。朕貸其往愆，責以後效。所當創艾，思報寵靈。而乃長惡弗悛，亂常滋甚。躬捕湖寇，首殲舟師。反歸獄于偏裨，敢便文于功狀，執掠編戶，補充伍符。日費千金，行苞苴而易竭；士食半菽，豐觴豆而自安。藩臣解體于中傷，計使捐軀于陵暴，官由貨授，政以賄成。軍心坐離，敵勢愈張。自損威于一戰，遂遺毒于兩湖。制節乖違，已失爲臣之義；玩兵放恣，不虞怙亂之嫌。罪既稔盈，人皆憤疾。屢閱糾邪之奏，謂稽司敗之誅。少降官聯，尚頒祠祿。往思內訟，毋速大刑。《斐然集》卷一二。

范正己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制

將幕上僚，參決議論，欲其可否相濟，協成事功。乃被削書，難逃黜典。爾名臣之子，宜自愛重。從軍于外，規益靡聞，元戎露章，罪狀顯著。黜官二等，免乃攸司。既不謹前，尚思善後。《斐

然集》卷一二。

陳宥復景福殿使制

朕祇祀明堂，均福臣庶，凡陷于戾，咸與維新。具官見謂小心，偶坐薄謫。會赦當叙，在法靡私。俾還舊官，以責來效。惟避權利，可以保爵祿；惟蹈忠信，可以遠罪愆。益勵乃衷，毋忝明命。

《斐然集》卷一二。

呂源復一官制

朕愍祀總章，覃福在序。丹書所載，咸與惟新。以爾屢更劇煩，見稱才吏。廬陵之政，以過舉聞；坐法削官，會赦當叙。稍還舊秩，漸洗往愆。夫風力悍强者多違于仁厚，智術皎厲者或短于篤誠。能抑其有餘而勉其不足，則何過之有？祇服明訓，益勵乃猷。《斐然集》卷一二。

仲儻自外官換環衛制

夫枝葉茂蕃，而後本根有所庇。自敵騎南馳，同姓剪落，朕讀《角弓》《葛藟》之詩，未嘗不三復而永慨焉。以爾濮園之後，屬近行尊。頃緣便私，願試外吏。宿衛益缺，司宗有言，良愜予懷，俾奉朝請。爾其務信厚，修恪恭，自期于賢公子，以稱茲意。《斐然集》卷一二。

陳康伯回授封祖居仁制

人道以祖爲本，惟仁者不忘其本，惟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懷德居善，既壽而康。燕及其孫，位于朝列。加上封秩，應吾禋賚之命，贊書申勸，併爲爾寵。里居稱道，尚及耄期。《斐然集》卷一二。

張宗顏轉四官制

遙宣

國家匿武累年，觀釁而動，小試江北，反虜讐焉〔二〕。朕不愛勇爵之頒，作勵士氣，將以復祖宗境土，而恢中興之業，非濫賞也。具官勇力持重，襲擊遁師，幕府上功，謂有奇績。躡官四等，遙屬使權。爾當貪著戰功，思稱冠軍之保任，勿謂重賞可以幸得，而見絀于公議，然後爲榮矣。《斐然集》

卷一二。

〔二〕反虜：原作「敵人」，據抄本改。

戚方王再興再加兩官制

功重而報輕，人何以勸？勞小而賞大，政則無章。朕之治軍，以是爲戒。果有等狀，其可異科？具官躡擊敵兵，多所俘獻。再閱元戎之奏，謂有殊常之績。請與奇比，加進兩階。爾當戮力效忠，益茂功實，怯于希賞，而勇于捕敵，使不爲公議所貶，乃可無愧矣。《斐然集》卷一二。

祖秀實叙官制

朕愍祀太室，大賚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矧惟修士，其可弗甄？爾受寄祥刑，常失使指，遂坐貶削，既閱歲時。雖不謹前，諒深內訟，稍還舊秩，庸示寬恩。夫人各有才，貴于審己，量力受任，則無不勝。若爾者質直廉清，時論所與，益思勉勵，以俟寵嘉。《斐然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四一五四

胡 寅 二

宇文淵劉僅排轉制

周廬之衛，待遇加隆。矧執羈勒，而從者可無爵賞之勸乎？以爾祗扈戎行，勤力可尚，序進軍麾之列，遙分州刺之榮。益思效忠，以報恩寵。《斐然集》卷一二。

宇文淵南荆門歸峽公安安撫使制

朕惟古郢名城，上流重鎮。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蔽湖嶺，東連吳會。其土沃衍，可以足貨食；其人壯力，可以充甲兵。頃緣寇殘，鞠爲茂草，改命帥守，夫豈苟然？具官才智有聞，忠勇自奮，久領師衆，頗著勤勞。擢從宣司，全委方面之政；罷易鎮使，首還綏撫之權。注意既深，圖功可

緩？夫盛軍容而入國，仗將鉞以臨民，非寬猛得兼濟之宜，則本根有先撥之患。爾其奉法擇吏，務農通商，必使民力富强，然後兵威震疊。坐成南紀之勢，可以進規中原；寬于西顧之憂，豈特捍禦外侮？克若明訓，嗣有寵嘉。《斐然集》卷一二。

李璆轉一官制

郡守兼軍旅之寄，訓兵以義，銷患于未萌，職也。至于欲危其上，以告而後殄之，抑末矣。又賞及焉，則亦爲中材之勸，不虞之戒耳。以爾持橐舊侍，剖符大邦，發摘凶謀，剪平煽亂。行己有恥，初不自明。連帥以聞，遂應褒典。進官一等，豈爲爾私？其深服于訓言，以克臻于靜治。《斐然集》卷一二。

閻丘陞復職制

朕愍祀總章，賚及臣庶。丹書所載，咸攷拭之。爾頃緣勤王，逗留左次，坐黜既久，宜克自省。還直秘府，庸示寬恩。其服訓言，以圖來效。《斐然集》卷一二。

范正國江東漕制

朕于元祐之臣，既追褒之，又錄用其子孫，不獨雪黨籍之沈冤，意有能濟其美者，出爲吾君耳。以爾祖父世篤忠貞，遺澤未泯，必在後裔。用召爾于遠服，使敷奏其言，而視其所以。乃能纂述先正忠宣之事業，成編來上，亦可以見幹蠱承考之志矣。足食裕民，今日大計也。將漕一路，惟爾所諳，加賁身章，併示華寵。毋謂憑藉，可取世資，往懋厥官，以稱朕命。《斐然集》卷一二。

向子忞復職制

朕愍祀太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甄叙。爾屢分符竹，所至有聲。不肯曲從，久坐直廢。乃能勇于進學，思亢厥宗。俾還直于圖書，以漸階于進用。夫自克之士，緩于責人，育德既深，乃能致遠。倘益勉勵，人其舍諸？《斐然集》卷一二。

張戒國子丞制

朕感詩人衿佩之篇，思先聖俎豆之對。雖時右武，未皇庠序，而存其官秩，將以爲修廢之漸，非冗設也。爾召自遐方，敷奏便朝。志意克修，說辭亦贍。既寵以京秩，且俾丞于胄子之宮。爾其謹守舊規，勿使墜失。益進所學，期于有成，稱予獎掖之意。《斐然集》卷一二。

黃子遊江西憲韓膺胄江東憲制

昔皋陶之告舜曰：「罪疑惟輕，刑故無小。」朕率是道，監于祥刑，欲有平反，謂冤濫也。而有司失指，乃以縱出有罪爲賢，使被殺者入地而含冤，殺人者籲天而不死。凡四方具獄來上，疑非所疑者十之七八，反則有矣，平其謂何。此豈舜與朕之志哉？以爾子游溫厚不苛，見稱長者；以爾膺胄敏慧克幹，是謂世家。並付使權，往司詳讞。必使輕重諸罰，無僭亂辭。其審克之，庶幾稱職。《斐然

集》卷一二。

李健直秘閣督漕制

朕志平僭亂，兼用衆材，督府餽糧，尤資幹敏。以爾奮由科第，即列儒館。牙籤萬軸，既以飽聞。金版六韜，又能詳說。亦念從軍之久，必知足食之方。賜對便殿，授以使指。冀未忘于俎豆，俾寓直于圖書。服我寵光，尚克自振。《斐然集》卷一二。

王子獻復職制

朕謁款真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爾早以文行，擢秀士林，胡爲中身，數絀清議？寓直延閣，惟爾舊聯，既逢寬恩，例得甄叙。夫古人貴于改過者，將以不辱其生，豈爲耄期而廢稱道？尚思奮勵，庸稱寵光。《斐然集》卷一二。

鄭滋顯謨閣學士宮祠制

侍從之臣，紀綱所賴，去就之際，風俗是儀。爰錫寵章，式存禮貌。具官學殖博茂，造養和夷。

羽儀禁途，多歷年所，可謂服勞之舊，居聞譽處之休。輟從銓曹，屈貳民部，實重大計，豈爲左遷？乃繼露于枕辭，願少休于散局。重違雅尚，毋有遐心。《斐然集》卷一二。

崑山縣靜濟侯加靜濟永應侯制

式觀祭典之文曰：「山林川澤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古誼也。爾神保茲穹阜，蓄泄蒸澤，惠于民庶，可信不誣。有司上聞，加隆爵號。其歆予寵命，以無失職而孤民望，則惟爾休。《斐然集》卷一二。

黃克柔落致仕制

人臣齒髮逾邁，膂力既愆，則致事于君，告老而去。倘欲再用，不在此科。具官既嘗乞身，想克靜退。今俾復仕，勉思忠勤。毋取逸于外祠，以見貶于公議。《斐然集》卷一二。

宋唐卿入内侍省都知制

《書》稱文武之盛，以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夙夜承弼，然後其君動無違禮，言無非法。朕甚慕之，于諸常侍，必擇而後任，又況其貴者乎！具官廉介畏慎，不蹈過愆。召于退休，俾尹内省。夫恭顯甫節之事，至今人猶疾之，則呂强、張承業之美，豈非汝之可願歟？勉服朕訓，以永終譽。《斐然集》卷一二。

某人入内侍省副都知制

朕監祖宗之憲，懲近世之失。于諸近習，不借以權，必擇端良，然後委使，所以保全之也。以爾習知文書，克自檢戒，服事甚密，不犯公議。參典禁省，以示褒擢。夫前人之美惡成敗，後人之師也。益務恪恭，稱此光寵。《斐然集》卷一二。

仲儼轉一官制

武秩所以勸武功也。我國家強幹弱枝，是以宗子多在右列。矧今單削，又思培植之道，凡可官爵者，吾何愛焉？爾既自外官，入備環衛矣，以爾母遺奏，加進一階。朕非徇私，猶前志也。其益思忠慎，勉從振振之習，乃稱茂寵。《斐然集》卷一二。

令玘正任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制

仰惟太祖，誕受天命，列聖嗣統，百世不遷。爰自神祖以來，隆續小宗之緒，封王襲慶，遂著國章，增固本枝，其意遠矣。今當繼絕，必擇親賢。具官春秋既高，多閱義理，仕官已久，不聞過愆。諗于宗司之言，謂高雋望之譽。召自外職，俾紹王爵，廉使觀風，併示榮寵。爾其知富貴之難保，念驕矜之當戒，樂于爲善，慎厥表儀。庶幾不辱訓言，以長守其祿位。《斐然集》卷一二。

孫渥川陝宣司參議制

古者大國三卿，其一自命，其二命于天子。自命者猶今之奏辟也；命于天子，則非臣下所得請矣。宣撫之任，蓋方伯連帥之職，豈直大國哉！凡廢置其屬，朕未及命而惟請之從，則推赤心，重閫寄，非苟從也。具官整軍經武，見推勇略，元戎幕府，欲藉爾謀。夫所爲據險宿師者，實惟保民力，固邦本耳。民力一困，雖有貔虎之士，何所仰食？今當熟議，莫急于此。汝其勉之，以稱命書之意。

《斐然集》卷一二。

王居正改台州制

古之世用人，至于可使南面則至矣。姬呂父師以聖賢之業，分茅列土，百里而止，德廣于地，游刃有餘。宜其爲政，後莫能及也。今中州下郡，猶侈于古子男之邦，而仕者小之，不顧其力，何恕己之甚歟！具官材氣不群，服在邇列，輟使共理，以饒易台，自視欲然，其志遠矣。往布朕德，惟既厥心，嘉靖一邦，俾無愁嘆。僉聞報政，予則汝褒。《斐然集》卷一二。

余祐之將轉一官換封祖母制

顧復之恩，有懷欲報；節行之美，視典宜褒。爾守義不渝，教孫以仕，舍官一等，請爲爾榮。慈孝蔚然，出于右列。苟可以訓，吾何愛焉。《斐然集》卷一二。

池守陳規失按降兩官制

臧吏病民，甚于盜賊。若祖宗之憲，必罰無赦，乃有罪刑至死。而長吏弗察，法所不縱，予何敢私？具官智略足以扞城，忠藎見于尊主，時論稱美，遂列從班。所部受賕，偶失廉刺，不以貴近而有佚罰，庶幾邇遐知所懲畏。削秩二等，是爲寬恩。益謹教條，以臨爾屬。《斐然集》卷一二。

任仕安立功轉一官仍貴州刺史制

朕不愛官爵以待有功，矧時戰多，豈復稽賞？以爾勇力自奮，久總師旅。頃在閩粵，嘗建奇績，及戍湘楚，亦稱勤勞。元戎露章，請從褒序，進加名秩，仍分州榮。克底樓船之績，尚推《杕杜》之

恩。《斐然集》卷一二。

仲儼磨勘制

考績之法，三歲而遷。獨于宗子，俟之尤久。爲其居佚祿厚，鮮能寡過，至于十年而無犯，則亦可以陟矣。以爾守身恭順，不事貴驕，作正外宗，克有儀矩。茲緣大計，叙進一官。益務恪勤，以永終譽。《斐然集》卷一二。

王滋將隨駕恩賞回封祖母制

甲冑之臣，干戈衛上，必先孝順，乃有忠勤。爾孫不忘劬勞，報以封叙，用心如此，良所嘆嘉。其益教之，使立功效。予用康爾，繼此未量。《斐然集》卷一二。

陸寘落職制

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奴隸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之論列。醜

憲昭著，典憲未申，則奸貪肆然，自謂幸免矣。褫直中秘，尚爲寬恩。往愼厥終，庶逃大譴。《斐然集》卷一二。

皇叔士勸磨勘制

宗籍無吏責，故其考績之法，俟之最久。久而後計，則黜陟明而功罪當，其得賞也不爲過，而益知所勸矣。以爾屬在諸父，惟慎惟恭，不以過聞，至于十稔。進官一等，爾實宜之。尚勉厥修，以稱明訓。《斐然集》卷一二。

郭仲荀宮祠制

陳力就列，或告不能；均逸閔勞，當從所欲。矧在爪牙之任，尤推心腹之恩。具官世濟勲勞，器凝莊重。比疇宿望，深倚雋功。建兩纛之威儀，分四明之符竹。帷籌決勝，未施虎豹之韜；尊俎折衝，已帖鯨鯢之浪。方資卧護，遂以病辭。諒非避事于危時，姑俾奉身于閒館。往近藥石，益專精神。尚慰聞顰之思，重煩據鞍之勇。《斐然集》卷一二。

張順換翊衛大夫制

強敵侵暴，國家之讎；父兄不還，吾怨不釋。具官嘗從主將，協力往捕，雖未成擒，亦見忠勇。遷進官秩，用勸有功。益務戰多，當受重賞。《斐然集》卷一二。

張宗元轉官制

臣服其勞，君施其賞，非相爲賜也，上下之交，施報之道，如是然後稱爾。以爾才識精敏，政術通明，比從軍麾，宣力陝蜀，王事鞅掌，不已于行。忠勤具昭，可無嘉勞？序進官秩，既已有功而見知；勉趨事爲，尚思無德之不報。《斐然集》卷一二。

魏安行改官制

守令民之師帥，一有不善，則病吾民。而令于民爲尤親，故朕尤加意焉。爾爲政有方，率職無過。信惠既著，百里安之。使凡爲令者咸爾之如，吾何憂乎邦本之不固哉！嘉錫贊書，寵畀京秩。勉

終課最，嗣有褒陞。《斐然集》卷一二。

王居正降授待制宮祠制

朕待遇近臣，進退以禮。若公議之有貶，豈國法之敢私？具官召從退閒，寢被任使。入則周旋臺省，獻納論思；出則畀付郡章，承流宣化。自初遇合，厥有休聲。逮毀謗之相摩，亦慷慨而自信。茲焉請外，曾未淹時。屢閱彈章，頗疏舊失，有無于此，汝實自知。少黜近班，尚仍次對，往分祠祿，深務省循。夫止謗莫若自修，惟責躬可以遠怨。名浮于實，如雨集而澮盈；行顧其言，則鶴鳴而子和。丁寧以訓，善後是圖。《斐然集》卷一二。

某人追復待制制

朋黨之論，明君所惡聞也。東漢禁錮，逮于五族，終成分裂之禍；唐季報復，投諸濁流，徒增跋扈之勢。天啓朕心，深監前失。雖覆轍之難救，庶後車之不傾。故于在籍之沈冤，盡復平生之故秩，所以明示好惡，垂訓方來。具官德由類升，嘗任言責。論新法之不善，與賊卞爲深仇，遂遭詆誣，繼被黜逐。昔也忠賢之士，同麗丹書；今焉甄錄之恩，再昭清議。皆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斐

張嶠秘書正字制

朕惟喪亂以來，文籍散落，屢詔有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又選英髦，分職讎正。考古以建事，育材而待用，兩有冀焉。爾賜對便朝，策文制苑，辭藻溫潤，議論正平。擢寘書林，俾益涵養。夫有志于世者，立德立功是謂不朽。若夫詞章末技，非予所以望于多士也。爾其勉哉！《斐然集》卷一二。

李光知平江制

士有直道而行，懷忠不二。憂心悄悄，雖屢及于謗讒；明哲煌煌，終弗移其志節。予所尊用，人無間言。具官趨操端方，識慮深遠。氣剛大而無撓，才左右而具宜。頃在靖康，嘗司言責，備罄精神之感，曷聞比附之私？事朕累年，周旋中外，望實愈著，時論所歸。茲改付于大邦，仍漸還于故職。財殫民匱，更觀綏輯之方；訟理政平，嗣有褒揚之寵。往欽予訓，益懋爾庸。《斐然集》卷一二。

楊種直秘閣制

吾所幸州郡，四方輻輳，人衆事夥，貴于靜治。爾佐刺大府，風力敏劭。便朝賜對，所陳有取。俾寓直于中秘，增別乘之光華。是爲異恩，勉思報效。《斐然集》卷一二。

子劇贈威德軍節度使封嘉國公制

生而顯仕，既敦睦族之恩；沒有追褒，乃厚飾終之典。具官本支雋望，肺腑懿親。知爲善最樂，而脫屣膏粱之風；以博古爲賢，而捐情狗馬之好。謂宜壽祿，遽爾湮淪。當戎塵暗闕之時，未皇劭恤；念祖父流芳之緒，良爲盡傷。稽故實以疏榮，稱情文而示寵。齋壇授鉞，當帥閫之雄權；名壤分茅，列公主之貴爵。下以慰爾子孝思之請，上以昭予家惇叙之規。英識尚存，欽承無斁。《斐然集》卷一二。

張翬直秘閣移鼎州制

武陵爲郡，界于湖湘，控制蠻獠，以捍兩路。昨以官吏貪虐，政煩賦重，民窮爲盜，于此六年。招徠之初，正賴綏撫，改命守將，其任重矣。以爾練達政術，無適不宜。劍津巴陵，未究材業。往臨新治，善拊循之。寓直圖書，併示光寵。無使令問，少損于前，則予汝嘉，奚愛爵賞！《斐然集》卷一

崔邦弼轉一官制

良民之心，畏兵爲甚；勇將之烈，殺賊爲賢。爾久提師徒，頗有紀律。往捕反寇，克奏成功。序進一官，用爲勸賞。益思自奮，以取寵榮。《斐然集》卷一一。

劉大中中書舍人制

朕惟舜命九官，簡言而盡義；商《盤》周《誥》，煩悉而盡誠。凡代予言，宜尚體要，具知惻怛

之意，形于播告之修。厥惟艱哉，孰克稱任？具官好善如不及，守身如奉盈。列在諫垣，多直諒之益；出將使指，有激揚之功。臺省踐更，聲望甚美。爰自秉筆，試之演綸，議論持正而弗阿，文詞務實而有補。往即真拜，益觀遠猷。《斐然集》卷一一。

閭丘籲叙官制

朕慕虞舜宥過之道，凡諸臣自陷于戾者，待以歲月，得用赦原，忠厚之至也。以爾頃緣保任，有乖審詳，繼被驅馳，又涉稽慢。併坐黜削，亦既省循，稍復舊階，庸示矜貸。過而能改，可不務乎？

《斐然集》卷一一。

皇兄安時用遺表轉一官制

廉車之寄，武職高選。若時宗子，效官于外者，無次遷之文，可謂重矣。具官以英皇近孫，賴叔父遺表，服在南列，遂膺此除。爾其恭順自持，閱習義理，以貴驕爲可戒，乃能保其榮祿矣。《斐然

集》卷一一。

王亦特叙翊衛大夫制

朕祀明堂，大賚四海，凡有宿愆，咸與洗滌。具官頃提軍律，不能馭下，縱逸部曲，害及郡縣，遂從遠黜，茲稍甄叙。爾其自省往過，深革厥心。思報寵光，勉立來效。《斐然集》卷一二。

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制

古之典刑者莫非孝弟吉德之士，逮其流弊，則苛刻而寡恩，非其性然，蓋不善推其所爲也。爾孫職自法家，能篤「匪莪」之念；幼依王母，不殊「陟屺」之情。願以一官，歸上恩號，綏爾眉壽，吾用嘉之。《斐然集》卷一二。

趙椿大理寺丞石淑問軍器監丞制

人命至重在獄，國之大事在戎。分職置官，慎選其屬。爾椿其明慎刑罰，體予好生之德。爾淑問其飭除器械，備師禦侮之用。往丞而長，毋怠厥職，以稱選任之意。《斐然集》卷一二。

許亢宗知台州制

士君子有所蘊積，然後能安于退閒。退不克安，而以憂世自名，汲汲求用者，銜鬻之道，朕不取也。以爾頃在靖康，已服吏職。十年遠外，放意山樊，廉靖無求，諒非徒爾。召對便座，言足聽聞。俾班內閣之華，往試臨海之政。夫民所利病，在爾知之宜熟矣。勉布朕德，以觀爾成。《斐然集》卷一二。

饒守董耘降一官制

官無大小，職無內外，食祿受任，咸曰事君。職分之中而有不舉，則其處心積慮及于弗恭，可無小懲，用存大戒？具官以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綰郡章，不聞報政。按章來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心竭力于權倖之人，而今乃曠事瘵官于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往思循省，毋重後悔。《斐然集》卷一二。

周綱措置收糴轉一官制

建官設職，使之趨事而赴功，事功有成，于職纔稱。熙豐而後，以賞誘人，逮其末流，國之所賞，乃民之所病。朕甚非之。然足食足兵，欲伸志義于天下，非急功利也。人效其材，國賴其用，獎勤而示勸，豈異時僭濫之比哉！爾頃持使節，儲輓有勞，民無強糴之嗟，吏謹輸將之役。雖爾廉靖，無意于遷官，而以身率人，亦體國者之所樂爲也。尚服訓言，益勵乃守。《斐然集》卷一二。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制

忠智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邦，維人無競。疇克堪于重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爲之氣，截然不撓之忠。睠東海之寇疆，邇鄞江之藩輔，貔虎星羅于要害，舳艫鱗次于渺茫。施置隨時，惟敏果足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略安能折衝？付爾裁制之權，委爾拊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斐然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朱震中書舍人制

昔者周穆繼南征之後，而無討賊之心；至于平王爲東遷之君，而無興復之志。觀其書命，與成康之世無異，君子是以知周德之衰矣。嗚呼！有能宣我惻怛難喻之情，如奉天制書，以助中興之烈者乎？具官學博而造深，行和而志正，以道獻替，簡于朕心。擢陞綸誥之司，兼率金華之業，尚賢西學，諭教如初。夫士以得君爲難，朕之待爾者厚矣。論思潤色，尚克欽哉！必無愧于古人，乃有辭于永世。《斐然集》卷一二。

王縉秘閣知温州制

永嘉爲郡，介乎山海之間。其士則學道而愛人，其民則勸善而易使。苟無君子，斯焉取斯？朕命守臣，奚敢不慎？以爾稟資忠孝，有學有才。所臨之方，治課必最。輟自郎遷，爲我出牧。升華中秘，式寵其行。爾益以古之從政者自期，使治效有加于前日。乃稱予意，可不勉哉！《斐然集》卷一二。

王良存度支員外郎制

文昌諸郎，一時遴選。非有材業，疇可冒居？以爾吏治詳明，向公奉法，民曹攝事，備見勤勞。因任所長，往司支計。益思自勉，以稱寵光。《斐然集》卷一二。

張宦秘書郎制

麟臺置郎，參治書府衆務。雖非文字之任，然自昔分典四部，通掌三閣，處于無競之地，多爲起家之選。實維清職，非才不授。爾修潔博雅，達予聽聞，敷奏以言，克孚衆譽。往服新命，益觀器業之成。《斐然集》卷一二。

劉大中吏部侍郎制

惟用武之時，入官者衆；而經兵之後，冒法者多。詭迹譎辭，漫無稽考。用寬則濫，尚嚴則怨。天官貳卿，可不得其人乎？具官守正篤義，無所枉撓，踐更臺省之久，備形獻納之忠。輟從祠闈，往

試小宰。昔韋陟剛腸嫉惡，則僞集退聽；崔暉介然自守，則選司畏之。汝必優爲，奚俟吾訓？《斐然集》卷一二。

賈若谷成都運副制

均輸有無，上下俱濟，計臣之職也。今以理財自名者，嚴刑峻令，督責郡邑，取目前之辦，幸賞而去耳，吾民何以堪之？爾材諳有聞，餽餉無缺。元戎剡上，改漕益部。夫兵籍不加于舊，而調度之費歲倍，民力不勝其困，而科斂之勢日增。朕心憂之，汝必有以處此矣。欽若訓命，尚勉之哉。《斐然集》卷一二。

郭淪潼川府路提刑制

民之多辟，非在位者有以致之乎？比其麗于刑也，又忽而不察，欲百姓之不冤難矣。則授使指，可不慎乎？以爾明慎愷樂，政術通敏，肆予命爾，詳讞一道。必也故犯，罰之無赦，如其不幸，矜之勿喜。一付于法，無容心焉。則梓潼之風，雖在西南數千里之外，若朕親決其曲直，豈非爾之美歟？

《斐然集》卷一二。

李健應副收光州錢糧轉一官制

夫所以克復郡邑者，擒其主守，攘而斥之，使封疆無虧，民人有恃者也。弋陽之克，元戎以功狀聞。爾服勤輸將，使軍食弗缺，亦云懋矣，可無賞乎？序進一官，益思後效。《斐然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四一五五

胡 寅 三

王縉監察御史制〔二〕

憲府置糾察御史，乃進居言職之漸，負中外觀望〔三〕，爲朝廷重輕，其任亦難矣。以爾忠信愷悌，才識俱優，更練事爲，所居可紀，俾輟郡寄，往冠惠文。夫善惡是非，出于人之良心，自古至今，不可泯也。然直言不聞，毀譽亂真，則爲國家病，有甚于三辰失行，螟蝗水旱之變，朕所深畏也。若夫有司簿書不報期會之政〔三〕，廉按常職耳，豈朕用爾之意哉！《斐然集》卷一三。又見《深川足徵錄》文部。

〔一〕《深川足徵錄》署作《除監察御史汝楫誥》。

〔二〕中外：原作「申外」，據《深川足徵錄》改。

〔三〕政：原作「故」，據文意改。

韓駒轉一官致仕制

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具官早以詞藝，躋于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于西清，俾優游于真館，庶幾善後，以獲令終。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復恩綸，尚綏壽嘏。《斐然集》卷一三。

范柔中特贈直秘閣制

士之效忠于上者，犯顏納說，死且不顧，初豈有意于身後之名哉！然使人至此，國必隨之。朕所以深監亂原，閔悼黨籍，盡從昭雪，以爲後日之永戒。以爾秉心端直，抗疏危言，困于凶渠，迄用淪殞。列職中秘，少湔沈冤。使披肺肝效丹赤者，知不朽之義在此，而不在浮雲之富貴也。《斐然集》卷一三。

湖南漕薛弼湖北漕劉延年並直秘閣制

屬者臨遣輔臣，督視師旅，盪平湖寇，不日告功，亦惟輸將之臣，克舉餽餉之事。進直中秘，是爲異恩。悅于見知，當益自勵。《斐然集》卷一三。

郭執中秘閣修撰督府咨謀制

鼎澧之民，弄兵沅沚之間，六年未平，深介吾念。比命次輔，往督師征，靈旗所麾，不戰而下。惟是幕中之畫，豈無口伐之功？以爾識慮精詳，尤習軍事，往從咨議，果協成績。中秘論譔，以旌厥勤。欽乃攸司，益務罄竭。《斐然集》卷一三。

王世忠轉武功大夫刺史制

邊塞不和，稱兵南驚。凡將士有能，戮力斬捕者，吾厚賜之。蓋爲祖宗基業，父兄憤恥，非我一人之私也。具官忠勇自奮，頗著勤勞，超進官榮，仍廉郡刺。益思滅敵之計，勉立非常之功，則予賞

汝，又有加焉。《斐然集》卷一三。

趙子偁特轉朝奉郎秘閣修撰與郡制

漢唐宗室之盛，其文武政事，昭當年而垂後世者，史有傳焉。居今而慕古，則亦勸勉之道有未至耳。以爾佐刺近郡，達于從政，被服儒素之習，馳騁仁義之途。敷奏以言，實副厥譽。既俾升其秩任，又畀以論譔之職。吾用是勸，爾尚勉哉。好學謹禮。以持乃身，守法奉公，以保乃位。則于古人，何遠之有？《斐然集》卷一三。

知宣州趙不群直龍圖閣再任制

朕聞有定主然後可責其下以忠，有定民然後可責其下以化。江左之治，昔稱元嘉，得非任守宰以六期爲斷乎？或謂久任而非其人，何以賢于數易？如朕意者，吏爲民病，將不終日而去之；民所願事，將使終其官而不徙，惟其當而已矣。以爾宗屬雋茂，所治稱最，秩當歲滿，民適安之，吾不忍奪也。義圖寓直，以示勸獎。慎終如始，惟既乃心。《斐然集》卷一三。

劉昉宗正丞制

宗伯典司屬籍，其任甚重。仍置丞職，處以清流。非時俊髦不在此選。爾富于文章，達于從政，肆予命爾，往踐厥官。夫立志之士，于職務清簡之地，進德修業，而待世用，將有餘力矣。往其懋哉？《斐然集》卷一三。

孫逸大理少卿制

典獄賤事也，然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體之安危在焉，則其事重矣。朕所盡心而不敢兼也。肆于廷尉之任，慎擇所寄。以爾詳練忠恕，久更事爲，必能審克辜功，茲俾貳于棘寺。夫希意迎合以取賞于明，縱出有罪以幸福于幽，聽獄者之大疵也。汝當以古人自期，庶幾于民自以爲不冤者，乃稱予意。《斐然集》卷一三。

何慤度支員外郎制

文昌六職，郎選甚高，民曹諸屬，司度爲重。非有資望，則不輕授。以爾行能謹飭，中外踐更，賜對察言，益見練達。毋鄙出納之吝，而廢有司之事。往懋厥職，以若訓旨。《斐然集》卷一三。

李公懋著作佐郎制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群處大雅著作國史，文學清選也。以爾敦朴而文，勁正而通，列職書林，士論甚美。其陞東觀，益究撰述，使一代施設，後世有考焉。往其勉哉，以稱明命。《斐然集》卷一三。

馬觀國直顯謨閣添差江東帥司參議制

凡帥幕預議論之臣，必得智謀忠信之士，乃能裨贊，協成事功。爾進對便朝，所陳可采。往處賓筵之右，仍加內閣之名。祇吾訓言，思自罄竭。《斐然集》卷一三。

張誼龍圖閣學士知温州制

卿士分職，已高八座之名；師帥承流，爰慎六條之寄。具官猷爲敏劭，業履強明。志在愛君，不憚死生之變；義深許國，罔辭險阻之嘗。自陟邇聯，久司大計，疏利源而無壅，足兵餉而不愆。方期協濟于事功，何乃屢陳于懇款？永嘉山水，維東土之名邦；義閣典謨，號西清之極選。遂爾便親之欲，分吾共理之憂。服此寵光，無忘報效。《斐然集》卷一三。

程克俊兵部呂丕問工部陶愷金部並郎官制

六曹郎選，各有司存。而衆建材以待進用，皆異時卿相之儲也，其任豈不重哉！以爾克俊器業端良，以爾丕問見聞遠大，以爾愷操守堅正，或就加于陞擢，或初預于柬除。勉罄猷爲，稱予光命。

《斐然集》卷一三。

呂祉權兵部侍郎制

朕以父兄遐狩，戎馬生郊，講武訓兵，九年于此，思得俊父，協成丕烈。維時武部，尤念得人。具官材識疏通，志在當世。頃備諫列，知無不言，持節奉藩，咸著聲績。踐揚既久，器業益宏。擢自省聯，俾貳兵政。若通和遣使之失，朕已曉然；而伐仇討叛之圖，衆多疑者。勿以司存之常守，而望獻納之嘉謀。惟究乃心，欽予時命。《斐然集》卷一三。

潘良貴秘書少監制

朕徧閱群材，仰稽治道，思皇直諒之士，共開公正之途。人皆曰賢，吾然後用。以爾志剛而氣勁，行肅而言端。久矣踐揚，夙高風望，澹然安靜，莫掩旦評。簡在朕心，召還秘府。領袖群彥，雖多圖史之娛；談論古先，當有箴規之益。往復訓命，嗣承寵光。《斐然集》卷一三。

張致遠戶部侍郎制

孟子談農桑于戰爭之際，光武勤稼穡成中興之功。王道所先，民食爲急。今百姓已弊，六師方張。將竭澤而漁，豈無後患；不加賦而足，安得此言？若時版曹，慎選卿貳。具官持心近厚，經德不回，數總利權，獨推善計。輟從選部，往佐司農。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頭會箕斂，罔貽今昔之譏；食足兵強，一洒乾坤之憤。是爲稱職，可不勉哉！《斐然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李宋上殿改官制

朕夙興御朝，延見多士。一言動聽，賞輒隨之。非爲泛然之恩，蓋將以示勸勉之道也。爾敷奏詳慎，不辱所知。其從易秩之榮，勉稱懋官之寵。《斐然集》卷一三。

梁弁監察御史制

朕求直諒之士，置諸憲臺，于其所言，考其取舍，以灼知其心術，公卿侍從多由此出。其或弗

稱，爲臺之差。厥選重矣！爾以才行，達于聽聞，召從外官，奏言有取，擢備察史，時惟茂恩。其服訓詞，將觀爾守。《斐然集》卷一三。

田欽亮改初等官制

朕推心魁將，倚集大勳。凡所奏陳，多即聽許。狀功來上，以爾名聞。總叙勤勞，願從改秩。觀其保任之力，必無僥覲之文。往服官榮，益思報效。《斐然集》卷一三。

孫安道贈三官制

人臣克致其身，立天下之大閑，則宜有褒嘉，以爲在位之勸。爾當總兵京輔，不屈強敵，恥與偷生失節自同于犬彘者伍。朕聞而壯之，追錫名秩，用慰忠魂。爾雖死而猶生也，可謂榮矣。《斐然集》卷一三。

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制

湓城爲郡，據大江之中流。在昔宿勁兵爲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材望，乃畀符竹。以爾秉節立義，術略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履變故，不懷二心。夷貊知名，姦回破膽。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于世業，斯無忝于訓言。《斐然集》卷一三。

周鼎特贈待制制

朋黨之論，不聞于帝王盛時，而起于漢唐季世。夫舉賢才之士，目以附罔，而加之罪辟，其效至于戎馬在郊，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深懲艾，盡湔沈冤，激勸具寮，爲世永戒。具官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有聲。昔蒙邪慝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賁九泉。尚其有知，服我休命。《斐然集》卷一三。

靳博文夔路提刑制

民惟邦本，獄繫人命。廣朕好生之德，實賴按刑之臣。以爾持節選方，謹奉憲度，忠厚明允，不聞過愆。其易使華，往司詳讞。若冤濫之有實，則當平反；或奸宄之無良，亦難故縱。式欽訓命，庸副選掄。《斐然集》卷一三。

晏孝本大理丞制

廷尉有丞，所以佐其長平刑獄之事，人命所繫，其選亦難。昔狄仁傑嘗居是官，歲中斷滯獄萬有千七人，無冤訴者，最號稱職。以爾名臣之後，克承家法，初從委用，其往欽哉！《斐然集》卷一三。

郝最遥郡刺史制

洞庭之寇，爲南國患久矣。比命大將，往蕩平之，爾協心招徠，不待討殺。刺史之任，古人所榮，今寓武聯，非功不授。予用嘉爾，以勸有勞。勉竭乃心，毋怠報國。《斐然集》卷一三。

种師道謚忠憲制〔二〕

古者死而無謚，至周有之，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褒貶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焉，垂勸大矣。具官世載韜略，性服仁義。早親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黜使退休。女真內侵，起受師柄，昌言擊討，國勢所憑，和議奪之，至于禍敗。驅馳出入，以沒元身。四海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之資，是宜爲憲。使爾不朽，名言在茲。精爽未淪，尚歆嘉寵。《斐然集》卷一三。

〔二〕种師道：原作「种思道」。據《宋史》卷三三五《种師道傳》，師道于建炎中謚忠憲，其行迹與詔文所述相合。據改。

孟庾觀文知紹興府制

西樞宥密，方資帷幄之籌；東輔翰宣，允賴股肱之寄。具官裕和而強敏，篤實而疏通。頃疇器業之良，擢與政幾之重。宣明威略，督護軍師。忠嘉備罄于夙宵，勤瘁早驚于華皓。念足國富民之大

計，申畀利權；有雪仇討叛之丕圖，載謀兵政。薦閱囊封之奏，懇陳膂力之愆。章屢却而復來，守甚堅而難奪。俾升華于秘殿，姑出鎮于名藩。夫豈吾心，重違爾志。往雖閉閣，尚期靜治之功；有以殿邦，宜共安平之福。勿忘眷注，尚服訓辭。《斐然集》卷一三。

任良臣司農丞制

大農掌金穀出入，國計所資，則其屬官亦豈輕授哉！以爾名臣之孫，克自修飭，俾丞司稼，以觀厥能。益勵乃心，稱此光寵。《斐然集》卷一三。

趙霈大諫制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其君，官與世變，乃專設一職，選之既遴，則責之尤重。得其人，乃能置君于無過之地；非其人，則變是非移黑白，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朕所以原省因任而不敢苟也。具官久服諫垣，多所陳述。蔽自朕志，就正大夫之位。夫朕躬得失，施于有政，惟臺諫二三人任耳目之寄，聰明蔽塞，罔不由之。爾當以先正清獻所以事朕祖宗者事朕，毋求姑賢于近世之士而足，則予之德，惟乃之休。《斐然集》卷一三。

陳古知瀘州制

昔武侯治蜀，思先入南，故五月渡瀘，用遏蠻方，庶幾出師劍門，無後顧之患。今瀘南列爲郡縣，亦已久矣。苟非撫綏得人，則平民猶能弄兵，況夷獠之風相接乎？以爾將漕益部，見推幹敏，元戎剡奏，請守是邦。往奉教條，以壯藩屏。勿謂朝廷之遠而怠忽官箴，勿憚權勢之威而浸漁民力。佇聞善最，自取寵榮。《斐然集》卷一三。

程千秋轉一官制

國家法令，皆保民之具。官吏能守，奚寇盜之興？以有違慢而出一切之政者，民用不堪，弄兵苟免，究其所自，予忍殺乎？爾能勞來之，降者頗衆，肆用進官一等，以爲服勞之勸。夫殄戮治民而謂之有才，苛急辦事而謂之赴功者，致寇之道也。爾其念之，乃稱寵命。《斐然集》卷一三。

任申先左史制

史，國典也。昔有姦臣，尊尚私記，遂參實錄，以誣神祖。朕用憤之，選官訂正。爾總職策府，細書金匱，是非去取既有功矣。維時記注，東華入侍，尤資端亮，乃可傳信。以爾文學行誼，世濟其美，老而益壯，氣節凜然。古人不云乎，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朕方克勵，以是自期。若夫有舉不書，書而不法，論思之際，獨無責哉！往欽新命，仍卒前業，以稱委屬之重。《斐然集》卷一三。

胡世將兵部侍郎制

六官貳卿，侍臣高選，古大夫之職也。聞事而不聞政，大夫恥之。然則守繩墨簿書之細，而于周公分職之本旨不及知焉，豈侍臣之體哉！具官才氣敏達，輔以藝文。由持橐之近聯，當維藩之重寄，具有聲實，孚于師言。茲用召還，爲小司寇。今四郊多壘，姦宄竊發，爾其思明邦禁，詰暴亂之道，祇佐戎辟，勿以有司自處。尚克欽哉！《斐然集》卷一三。

劉登禮部郎官制

儀曹郎掌式度牋奏，爲文昌清望之地。必時鴻碩，乃堪此選。以爾文學純茂，行誼端飭，久于奉常之屬，庶幾稷嗣之譽。因才而用，必有可觀。往服訓言，以光厥職。《斐然集》卷一三。

林季仲吏部右選制

銓曹右選，于今多事。滌除宿弊，非明不能燭；鈐制姦吏，非斷不可行。司列大夫，其選匪易。以爾學知原本，行有持循，爲郎文昌，才望甚美。因能叙進，以究所長。祇服訓言，往修厥職。《斐然集》卷一三。

蘇符司勳郎官制

朕器使人才，厚于褒勸，典司功籍，必資通敏之士，然後六賞有等，輕重不頗。以爾名臣之後，詞學甚優，內外踐更，名實相副。寵以儒科之目，往從勳府之聯。益究爾能，對茲榮訓。《斐然集》卷

張守侍讀醴泉觀使制

出有藩條，已著列侯之式；入陪經幄，方嚴一節之趨。爰錫徽章，用昭眷禮。具官職明而行粹，器博而用周。窮六藝之本原，發爲事業；兼四科之品藻，名重薦紳。自往鎮于海沂，忽屢更于歲籥。乃眷服勤之久，宜頒均逸之恩。召使遄歸，副茲虛佇。路門勸讀，僉聞入告之嘉言；瑤館奉祠，仍示閔勞之殊渥。朕求多聞而建事，咨舊弼而圖勳。正學以言，勿事公孫之阿世；責難于我，當如孟子之欽王。諒克奉承，無煩訓勵。《斐然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一五六

胡 寅 四

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制

仰惟宣仁太皇太后御簾聽政，功在社稷，聖叡賢德，克嗣徽音，蓋與任姒比隆，而高出漢唐之右。小人誣毀，罔復顧忌，天下憤之，莫敢式遏。具官精忠直道，不負言責，力排奸賊之計，獨謫瘴海之外。自今遐想，凜有生氣。朕表章坤德，而刊正謗史，昭雪鉤黨，以祇慰在天，又取正諫美官，爲爾光寵。使世知公論之不可滅，讒慝之不可行，而盡言納忠之士，雖絀于初，終得申白，垂勸之義大矣。《斐然集》卷一三。

曾懋知福州制

維福州自昔割據以來，崇尚異端，以規利益，遺俗至今而未殄。名田沃壤，歸浮圖者十六；請謁行貨，撓官府者紛然。政化不行，民彝泯亂。此非帥守之任，爲人上者之恥乎？具官清修不競，恬淡寡求，揚歷禁途，踐更內外。稽譽處以無玷，觀政術而有方。式是南邦，今以命汝。夫使民興于孝悌，不失其良心；直道而行，不惑于邪說，此致治息兵之本務也。祇服予訓，往其欽哉。《斐然集》卷一三。

沈長卿秘書省正字制

昔仲尼無所不學，而于疑則闕焉，其不疑者，尤慎言之。故除黜《丘》《索》，考正《頌》《雅》，而于魯史則有損而不能益也。而後之人以私意更易古書者多矣，豈聖人之訓哉！以爾學識明審，趨操端亮，書林訂正之職，宜以命汝。古之人正心以正身，正己以正物。汝服膺此道，以懋遠業，則于魚魯之辨，又何難哉！《斐然集》卷一三。

葉煥復待制制

西清次對，儒學高選。時方右武，亦以賞能。具官起從久廢之中，往當一面之寄，稔聞政術，頗著勤勞。俾復列于近班，以有光于藩翰。爾當益戒前失，深圖來效。使清議之無貶也，可不欽哉！

《斐然集》卷一三。

薛弼劉延年轉官制

爾等分使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秘，亦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以是爲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官一等，益務靖共。《斐然集》卷一三。

邵伯溫贈殿撰制

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于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如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間哉！維先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爾以孝謹爲之子。維先正弼、光、

公著、純仁，道德勲賢，表儀百代，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沈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資，庸示儒林之深勸。《斐然集》卷一三。

王縉殿中侍御史制

朕慕帝舜達聰而聖讒說，好問而察邇言，託耳目于二三言責之臣，使司天下毀譽之實。苟非良士，孰副吾意？具官疏通篤厚，練達世務，擢自臺察，實于副端，越次而升，時論維允。夫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善人病焉，小人怙焉。君子以是爲御史之責也？往祇予訓，以增憲府之重。《斐然集》卷一三。

何掄著作制

自崇、觀而後，時政闕焉不記。朕廣攬髦士，付以制作。閱歲滋久，成書未上，使右文用武之際，來世無考，可乎？以爾彈見洽聞，詞藻清麗，召自西蜀，入直東觀。其服訓詞之寵，肆觀良史之才。《斐然集》卷一三。

董將刑部制

昔漢高以寬大除去秦苛法，三章之約，民至于今安之，固不以殺人者不死爲德也。我國家本仁尚義，法之所制，民自以爲不冤。逮熙寧用事之臣，析言破律，以舉首之似，亂刑名之實，流弊至今而未止。朕欲變而更化久矣。爾強慎明恕，爲時望郎。茲以次升，列職憲部。其佐而長，監于舊章，使輕重有倫，不蹈前失，以稱予恤刑之意。可不勉哉！《斐然集》卷一三。

錢葉都司制

惟用武既久，都官之籍日衆，能否真僞，朕疑其淆而不覈也。循名而進之，他日安取官闕給是哉！以爾茂文劭行，嘗爲察吏，茲服新命，列職司僕。必也，參稽成憲，疏理近弊，使無壅積僞冒之患。以昔之察人者今而自察，然後爲稱。若餘所典，亦罔不欽。《斐然集》卷一三。

董弅少常制

朕以孝弟之情未伸，雖郊裡大祭，毋敢以樂。若夫格宗廟以一民志，訓軍旅以嚴等威，謹邦交之聘好，示天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必得鴻碩之士，典朕三禮，厥任豈不重乎？以爾文史足用，勁正自將。出使觀風，不畏強禦；召還敷奏，持論據經。茲擢貳于奉常，實一時之妙簡。爾其深惟天秩之意，以丕承明訓。直清夙夜，尚克欽哉！《斐然集》卷一三。

范直方閩憲制

用刑者疑而後有讞議，濫而後有平反。若夫縱釋罪人，謂之陰德，使良民無告，訟獄不公，此豈朕好生之意哉！爾勳賢之後，辨治詳明，輟從天臺，往按閩部。惟閩之俗明恩讎，尚氣義，御失其道，狙詐亦興。往慎刺舉之權，去其陷民于罪者。朕將閱奏牘多寡，下酌民言，以考爾之賦政，可不勉哉！《斐然集》卷一三。

梁燾復資政制

維元祐大臣，咸有功于宗社，久陷黨籍，天下冤之。自朕疚心以次昭叙，豈伊丞弼，尚闕贊書？具官勁節深忠，遭時委質。有犯無隱，夙高諫諍之風；同寅協恭，遂格平康之化。巧言既作，遐竄不還。行直道于三代之間，吾誰毀譽；考公議于百年之後，彼自愛憎。追秩故官，參聯峻職。昔也賢哲之士，俱麗丹書；今焉湔雪之恩，再光清議。皆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斐然集》卷一三。

朱震轉一官制

典謨訓誥，皆上古之書；筆削《春秋》，著先王之志。其文雖史，垂世爲經。朕仰奉孫謀，恭繩祖武，覽裕陵之實錄，悼私史之謗言。譬夫氛祲之興，或掩昭回之象。乃詔群彥，同次舊文。具官學貫九流，趨皇極會歸之要；識深五傳，窮古人作述之原。頃預編摩，克明去取。茲閱奏篇之上，彌嘉汗簡之勞。十九年之勲德既昭，千萬世之楷模斯在。祖宗有慶，非出朕私，爵秩所加，式爲爾寵。名附不刊之典，實彰有永之辭。《斐然集》卷一三。

陳桷直龍圖閣知泉州制

七閩貧瘠，異時調斂不及焉。惟泉南負海，有舶市之饒，未嘗罹兵革之禍，于今爲望郡。然造舟艦，鬻僧牒以佐軍興民，不能無事矣。而賈寇大盜出沒乎渺茫，其患方滋，朕所以南顧睠焉，求良二千石而付之也。爾學修而行潔，志靜而慮周，臺省踐揚，恬然自守。惟此爲政，必有可觀者矣。寓直延閣，善撫吾民，治最上聞，褒典奚吝？《斐然集》卷一三。

楊時贈四官制

自聖學失傳，道無統紀，以佛老而亂周孔，託六藝以文奸言。聰明才智之人，溺于空虛而不知安宅；猥瑣蔽蒙之士，安于卑陋而莫肯遷喬。高明中庸，析爲二致。學術既壞，興替隨之。具官躬稟異材，早親有道。德宇和粹，望而可知其賢；事業修明，用之未究所蘊。方立言而垂後，將以道而覺民。邪說漸排，正途斯闢。朕念談經之益，爰深憲老之懷，而天不憖遺，邦其殄瘁。已詔有司，厚賻恤之禮；又給史札，取辨正之書。茲俾愍章，更加榮秩。用作興于多士，以表著于斯文。《斐然集》卷一三。

徐度李誼宋之才孫雄飛除館職制

若古有訓，大亨養賢。將開拓丕基，永圖康濟，必搜羅群彥，以俟選掄。爾等行義潔修，文詞敏妙，試言來上，陳誼甚高。俾接武于英躔，共讎書于秘府。惟志趣遠大，不萌富貴之心；則涵養博深，必著事功之美。淑慎爾止，明聽朕言。《斐然集》卷一三。

范正平贈直秘閣制

朕觀士大夫守正者必疾邪，爲惡者必遏善。方詐力取勝，則小人有時而肆行；及公道既伸，則君子豈至于久屈？順天休命，吾職則然。爾志操剛方，孝義有聞。以小吏而抗大奸，終守其節，遂陷黨籍，德名愈光。朕于元祐之臣，苟賢且忠，不間末微，咸用褒秩。所以申廣勸戒，非爾一人之爲也。死而不朽，豈不在茲？《斐然集》卷一三。

余應求江西憲制

陰慘陽舒，天之大德；五刑五用，所以憲天。間者典獄之臣，罔燭厥理，舍姦戾法，謬謂從寬，使柔善之民，冤憤不伸，于朕心有戚戚焉。爾守身直諒，久從閒曠，所養宜厚矣。俾持憲節，往慎折衷。而況江右列城，半罹賊虐，昏頑註誤，亦兩有之。必清心迪智，則下不敢欺；必推恕及人，則刑斯無濫。克若予訓，豈忘汝嘉。《斐然集》卷一三。

某人司農丞制

自昔寺監丞貳，進爲臺省之用，出爲郡守部使者，故非材效已著，不預是選。省併以來，用人不次，幾于輕矣。然誠得其人，朕亦何憂乎？爾學求有用，留意乎世務，往丞大府，試才之始也。夫爲委吏而會計，當聖師猶盡心焉，可不勉哉！《斐然集》卷一三。

謝惇德上書改官與升擢差遣制

朕好聞直諒有益之言，雖小人怨詈，猶惕然康色以受之，而況所陳中理者乎？爾爲遠邑小吏，騰書來獻，議論可用，實嘉乃心。既易其官，又擢其所任，非獨爲爾之報，蓋使志義之士，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予以善也。《斐然集》卷一三。

趙子洎判西外大宗正司制

朕遭家之多難，思宗子之維城，眷求親賢，分典屬籍，推吾惇叙之意，助成信厚之風。以爾天稟浚明，吏能超邁。有文好學，早讀元王之詩；近義親仁，不忘穆生之醴。曩緣進銳以得過，亦既退閒而省愆，艱難備嘗，齒德俱劭。召從遠外，逡巡持克慎之心；入對諮詢，慷慨多可行之論。用還舊職，俾正外司。抑抑威儀，往篤本支之慶；振振公族，庶幾磐石之宗。《斐然集》卷一三。

周葵殿中侍御史制

朕惟祖宗盛世，斯民直道而行矣，猶汲汲于求忠良，開言路。矧今邪說趨利而作，毀譽不核其真，辨政事則規一切而忘遠功，論人才則以一眚而掩大德。至于九法斁，三綱淪，國家安危所在，則未有能正之者也。然則居耳目之官非難，不惑朕之聰明爲不易耳。爾學修而行美，有意乎當世。廉察向久，今庸次升。勉竭乃衷，無忝明命。《斐然集》卷一三。

詹至郭執中進階制

頃命相臣，督護戎旅，膚功克奏，婉畫是資。爾識慮端詳，預聞機事。第功來上，式畀寵名。思稱異恩，可無來效？執中云「爾識慮端詳，諮謀有補。第功來上，加進崇階」。《斐然集》卷一三。

陳彥忠轉一官制

頃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官屬，咸有勞能。具官材力敏強，克總行務。第功來上，加進官聯。

思稱異恩，可無來效？《斐然集》卷一三。

輔達馬師謹邢舜舉與郡制

比命虎臣，出平寇盜。凡在將領，咸有勞能。爾既克摧鋒，又能撫納。師謹云「爾期會不愆，敏于招納」。舜舉云「爾敏有才能，恪恭師次」。第功來上，寵畀郡符。思稱異恩，可無來效？《斐然集》卷一三。

韓仲通大理寺丞再任制

廷尉用法，天下取平焉。屬者未聞審克之譽，而有徇情出入之譏。朕思得守正不撓者，往革其弊。爾爲佐理卿，見謂諳練，請爾久于其事，諒非私舉矣。謹遵法律，將考爾之成績。《斐然集》卷一三。

何伯熊改官制

爾以學行，著稱乎西南，而達于聽聞。召對考言，有足嘉者。錫以書命，易其官榮。謹守爾身，

將有任使。《斐然集》卷一三。

張浚母計氏改封蜀國太夫人制

朕念恢復土宇，莫若內修，肅清江湖，實繫良弼。及褒揚而懋賞，乃謙畏而辭榮。嘉哉誠節之彰，尚矣義方之效。可無寵錫，以表慶覃？某氏懿範慈祥，清風肅穆。靡他守志，恪遵衛婦之規；爲子擇鄰，遠寄軻親之識。浚仗孤忠而許國，爾能萬里而移書，不形姑息之言，純是激昂之戒。行光往牒，福萃高門。王珪之交友皆賢，固宜有立；陶侃之功名寢盛，可見所原。庸侈君封，以華邦號。昔先正作股肱而洎養，榮孰此如；維冲人慕父母而報仇，功殊未建。益康乃後，用相我家。《斐然集》卷一三。

席益成都利州梓夔潼川安撫制置大使制

朕自南渡以來，不忘北向之念。慨昔者經邦之多誤，致中原宿盜之未平，下拓兩淮，中收漢沔，漸規進取，期殄寇仇。乃眷西南，地連關隴。猛士如雨，待弦矢之機；岷山導江，有襟帶之勢。內蕃王室，外張天聲。非得傑才，曷勝重寄？具官器度凝遠，智術通方。入預政幾，忠嘉屢告；出當方

面，威望孔昭。勿辭沔峽之難，往懋幹方之績。况益部之甘棠不翦，而渭川之草木知名。吾方因任于世臣，爾盍勉移于忠藎？昔孔明治蜀，光照古今，以集衆思存設教之心，以攻己闕爲平賊之本。故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處經事而知其宜。茲委使權，仍加職序。思蹈前規，期于有成。《斐然集》卷一三。

向子諲江東漕制

古之大夫老而得謝，則不復可仕。其或壽耆康寧，時之所賴，亦不以年及而聽其去。蓋知足者一身之事，而用賢者國家之計也。況能齒髮初艾，精力未愆，才智足以周事爲，氣節可以壯形勢。而乃確然堅卧，以必退爲高，失出處之宜，非朕所望也。今江南之民，困窮日甚，以豐凶相半之歲，給雲屯待哺之卒。將漕充使，非爾孰堪？毋執小謙，久稽成命，能副期待之意，是乃世臣之忠。《斐然集》卷一三。

董弅右司制

左右司置郎，文昌高選，宰相之屬也。彌綸闕失，裨贊庶務，非取其奉行成事而已。間者典籍散亡，人有求于法之所不可者。六曹具上，必付都公，而吏以其情先擬所決，抱牘叢進，請占書之，習

以成風，是將何賴？爾才識明敏，志操端方，所臨有聲，宜任此職。必使廟堂之上無過舉，胥史之志不得伸。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斐然集》卷一三。

何慤太常少卿制

中國之所以久安長治者，有禮樂以節文仁義而導迎和氣也。自昔承平既久，人欲肆行，而天秩不建，以致雅廢之禍。今將撥亂世反之正，則凡禮之所不可不爲，與其所不必爲，及夫流習承誤而當損益因革者亦衆矣。秩宗之任，必惟其人。以爾學行明粹，智慮詳謹，茲由宰士，擢貳奉常。其思訓言，往懋乃職。《斐然集》卷一三。

趙子洧江西運使制

自軍旅之興，九年于此，土宇未闢，而兵食日衆，賦于百姓者悉矣。既不得已斂民以養兵，則亦豈可厚兵而殘民？思得通材，付以利柄，庶幾士飽而歌，攘敵于外，民安其業，守邦于內，上下交濟，是惟難哉！具官才刃優游，心計精敏，久于閒散，慮患克深。自初召還，逡巡以進。及此委寄，辭避靡寧。先聖不云乎：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江西之地，寇旱相屬。往思厥職，務弭師言。

《斐然集》卷一三。

李迨兩浙運使制

國以民爲本，以兵爲衛。今輔弼大臣詔朕均節于上，而計司守令率職供億于下，日不遑給，兵事聿艱。深惟其方，必得公勤智能之士，以總輸將調度之計，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猶庶幾焉耳。具官才智強明，吏事肅給。盤根錯節，游刃有餘，至于理財，尤見推許。今二浙之稔，國用所資，而嗣歲之豐，天時難必。都漕置使，莫如汝諧。職思其憂，以副朕命。《斐然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一五七

胡 寅 五

范直方樞密院檢詳官制

本兵宥府，幾務實繁。前之所行，後以爲例，視已成事，詳處厥中。必待更練之才，乃副司屬之任。爾議論明發，才周事爲。朕思文正、忠宣，肇敏戎公，而不得見；訪求後裔，倘或有聞。爾宜以奕世之所傳，參今日兵政之治否，告于而長，豈曰小補之哉！《斐然集》卷一四。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制

朕之用人，必內外劇易，無所不試，然後其才之宜否，灼見不疑。爾頃由薦論，超列樞屬，柔濡退默，不露其鋒。褒揚和議之人，以贊本兵之政，吾固知爾之所存矣。俾聯內閣，出剖郡符。更觀所

爲，尚服休命。《斐然集》卷一四。

吳革福建提刑制

任力者必勞逸相半，然後所任不蹙，用才亦然。苟勤其才而不閔其勩，此《北山》之詩所以刺役使之不均，而歎從事之猶賢也。爾屢領漕寄，未嘗辭難。軍不乏興，厥績既茂。稍從休假，俾按祥刑。咨爾七閩，僻在一隅，大盜之後，已漸安堵。能使訟獄平允，民謂不冤，刺舉無私，吏知所畏，則爾之職亦不勞而稱矣。《斐然集》卷一四。

李謨知潤州制

維京口重鎮，自昔南北之際，必謹守以固國。今城池高深，天塹截然，其險阻之勢自如也。獨以數罹寇攘，民散不復，而供億軍師之資，重困遺黎，是皆守險所當念者，可不務乎？爾學優而仕，揚歷有聞。曩在北方，嘗著干城之略，茲爲敵使，益高足食之能。矧爾鄉邦，潤爲北境，又嘗攝事，恩信已孚。往祇厥官，勉建勲績。《斐然集》卷一四。

朱震轉一官制

朕惟帝王之治，求端于天，本天理而時措之。後世用智力判天人，凡曆象授民之妙，散爲術家。至于閏餘失次，攝提無紀，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拂天害民，亂之大者也。具官學深象數，智潛幽眇，會于道要，得其本元。屬曆法之有差，視算家而參正。成書來上，七政以齊。雖史遷之起《太初》，子雲之明《三統》，不得專美，予用嘉之。序進一官，少旌勞勩。是謂德賞，往其欽承。《斐然集》卷一四。

陳葵將作監丞制

朕卑宮陋室，不敢少安，營繕之事，蠲省久矣。而大匠官屬猶存不廢者，意將恢復中原，則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之制，有其人而後政舉，非爲冗設也。肆其命爾，往丞于監，勿謂無事而忘職思。《斐然集》卷一四。

劉大中回授祖一官制

蓋聞木落糞本，水深則回。德善之修，既覃其後裔；孝愛之報，必光于前人。天理固然，朕心所尚。爾質直而好義，泛愛而親仁，言行信于鄉閭，氣節厚于風俗。輕財重士，教子起家，遂生聞孫，靖共正直，居朕左右，爲國羽儀。會修史而遷官，願疏恩而追賁。特屈常法，旌其念祖之心；尚有英知，歆此漏泉之渥。用爲世勸，豈獨爾私。《斐然集》卷一四。

汪應辰改官制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于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爲舜何難焉。苟以利爲義，其去跖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秩，服此訓言。《斐然集》卷一四。

趙伯牛湖北提刑制

大湖之北，土沃俗富。自軍興賦重，吏緣爲姦，訟鬱政煩，民不堪命，乃相保聚，以延歲月。今既蕩定，吾加惠焉。按臨列城，尤在良吏。以爾才藝之美，性質之厚，用付使節，俾司祥刑。問俗觀風，舉才刺否。爾其正身率下，寬刑省苛，勿庸喜怒之私，惟民便否是視。庶幾遺黎，知朕德意，安其生業。往思勉之。《斐然集》卷一四。

韓璜廣西提刑制

朕閱諸道讞奏，病庶威奪貨，頗類放紛，未嘗不申飭憲曹，再三欽慎。矧八桂二十餘郡，遠在數千里外，大姓侵漁州縣，小民訟獄失平。言者上聞，朕所隱惻。以爾廉明公介，學道而愛人，爲吏南方，聲實甚著，就易使節，俾按祥刑。夫嶺海僻陋之邦，華夷雜居，俗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惟力去其爲民害者，則訟理而政平矣。《斐然集》卷一四。

馬擴轉一官制

比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略從橫，曉暢軍事。朕勤于外，績用甚昭，加進官聯，用爲衆勸。其祇新命，益務遠猷。《斐然集》卷一四。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

朕以世仇未復，軍政是修。既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虛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早周旋于塞上，更事已多；晚諮議于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勩而罔辭。其次對于西清，以近承于中旨，尚詢黃髮，勿云膂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斐然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六。

吳超等轉官制

侵敗王略，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敵愾，勇克摧鋒，戰艦孤騫，敵舟盡覆，

淮壻不聳，紀律無譁。旌以郡符，餘人云「超進官聯」。用爲勸衆。《斐然集》卷一四。

王權轉一官制

侵敗王略，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衛國，勇可冠軍。總貔貅以前驅，鬪朦臃而盡獲，淮壻不聳，紀律無譁。超進兵團，用爲衆勸。益思遠績，別對寵光。《斐然集》卷一四。

李弼直太常博士制

奉常禮樂之所自出，凡有大典，詢度訂正，必及于屬士。歷世以來，皆爲清選。爾學識趣正，文藝宏博。往踐厥職，夙夜惟寅。使議論屈服于諸儒，禮儀不專于胥吏，是爲稱矣，可不勉哉！《斐然集》卷一四。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制

朕稽若上古，治歷明時。歲久或差，未之有改。爾潛心數學，高步算家，推往知來，無一不合。

成書既上，正朔以齊。用錫寵名，少旌篤志。歸榮華皓，服此訓言。《斐然集》卷一四。

潘良貴起居郎制

左右史秉筆入侍，言動必書，凡有嘉謀，直許進對。惟不欺可以信後世，惟有學可以宏規益。久虛其選，疇克當之？以爾瑚璉守身，冰霜勵操，達于世務，心在國家。德譽日隆，朕所器重。入聯東省，莫若汝諧。以無玷之身修，行可移之忠順，不獨俾司于記注，實將有取于論思。尚服訓言，以對光寵。《斐然集》卷一四。

某人贈直秘閣制

昔元祐初，登用先正司馬光，天下賢材，由類而至。小人不利，黨論興焉。自今觀之，孰邪孰正？朕所以昭洗冤憤，而次第施恩，實惟垂勸方來，非獨有憫于既往者也。爾得所附麗，名掛于籍，閱世之後，清議皎然。茲用追錫以中秘之美，其視爲讒邪竊富貴，死而與草木俱腐者，亦相遠矣。尚服明訓，增爾之光。《斐然集》卷一四。

孟某贈直秘閣制

有國家者養才勸善，如藝嘉木，扶持拱把，以須合抱之成。而或夭于斧斤，遭彼霜露，匠伯睥睨，尚且歎惜，況佳子弟近出戚屬，不幸類此，吾懷如何？以爾天質茂明，有志自立，以積學爲富，以敏行爲貴。維我昭慈，先後慶門，所賴秀而不實，孰測其然？中秘萃資，儒林妙選，今以贈爾，雖死而猶生矣。《斐然集》卷一四。

某人太府丞制

外府受藏，國用所待，凡厥官屬，非才孰宜？爾來自遠方，見稱行治。往司丞職，益究所能。克謹有司之常，當被陟明之典。《斐然集》卷一四。

某人改合入官制

屬者臨遣使臣，宣諭諸道，委以刺舉之事。爾才學行治，克膺薦論，賜對便朝，審如所舉。俾易

京秩，庸示寵嘉。服此訓言，以永終譽。《斐然集》卷一四。

某人加職制

朕選忠智之士，佐議于軍師。又時親考其策畫，以觀中否。爾以職事入奏，所陳辨達，可謂能矣。夫言適于用，好謀而成，朕之所樂聞也。增畀榮序，益思厥績。《斐然集》卷一四。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制

廬陵之俗，喜爭而鬬訟，賦輸所入，乃甲于江西。自頃鄰邦寇殘，或逮屬邑，赤子流散，鮮安南畝。是以大農所仰，數減于舊，而習俗利弊乃甚于前。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爾才智疏通，吏能肅給，踐更中外，咸著嘉稱。茲俾對揚，有言動聽，進班延閣，往服郡章。其推吾子養百姓之心，以善爾拊循千里之最。《斐然集》卷一四。

吳玠贈三代制

曾祖

朕方用武，西顧秦關，爰有虎臣，爲時而出。居秉鉞建牙之位，貳宣威撫俗之權。克奏膚公，以佐戎辟。想其慶衍，蓋有福基。屬毖祀于合宮，用均恩于幽顯，以明積善之效，而慰孝孫之心。具官曾祖隱約自修，沉潛弗耀。仁深德厚，報雖不在其身；本固末蕃，久而克昌厥後。東朝二品，名寵秩尊，加賁愍書，以重褒典。朕之所以惠爾三世，而玠之所以逮其重祖者，可謂盛矣。歿而未泯，尚克歆茲。

曾祖母

人臣忠力自奮，雖起孤單，逮其功績既昭，官尊職鉅，則所以寵之者，上及其三世。蓋欲爲服勞者之勸，而示天下以積德累仁之有報也。具官曾祖母靜專閨淑，嬪于令門。流澤既長，啓佑乃後。時予禦侮之士，實爾多才之孫。付以節旄，任重陝蜀。合宮敷慶，追錫有章，登崇號名，易畀嘉郡。往奠厥壤，歆承茂恩。

祖 父

朕祇率舊典，裡祀總章。五福之敷廣覃于民庶，四簋之惠下及于翟閭。矧時仗鉞之臣，久懋幹方之烈。遠承祖武，克享宗祧。爰有彝章，豈忘追賁？具官祖懷實不售，種德自深，義訓所覃，戎昭是力。念功原始，加秩疏恩。東朝之孤，傳位最寵，愍書申賁，兼示哀榮。俾致告于烝嘗，尚無忘于祇服。

祖 母

朕惟婦人功用不得表于世，而于其子孫觀焉。才力忠勤，能扞門戶之寇；謙恭謹畏，罔干典憲之文。富貴不離其身，以克光大勳閥，則其祖妣之所以教，亦可考矣。疏榮上達，厥有國常，裡賚方頒，追褒可緩？具官祖母行應儀矩，化行閨門，祚其材孫，作我名將。易封上郡，申錫贊書，揚于廟中，服茲寵渥。

父

蓋聞父愛其子，則因其材而教之；君愛其臣，則俟其功而褒之。既褒其功，以是爲未足也，則又推其義方之所自。愍有加寵，位不次授，獎忠勸孝，各得其宜。然後吾所以待臣子之心，于是爲無

歉。具官父蘊材抱器，雖不自見，而其後嗣能讀父書，瑞節虎符，佐使秦蜀，功名浸美，克大其門。惟爾教忠，衍有茲慶。明堂大賚，恤典致隆。貳子官師，名秩尊寵。尚其如在，服此茂恩。

母

人子愛其父母，孰不願于顯揚？人臣致其勳勞，乃克膺于追報。得預茲典，豈非至榮？具官母作德懿純，慈而能教，錫羨流慶，在爾後人。茲有事于總章，廼均賚于存歿。許國之忠既效，終天之念不孤。豆籩致隆，那復「大隧」之賦；膏沐贈腆，改卜小君之封。尚其靈明，服膺寵號。

妻

部伍致衆，猶家人僕妾之蕃；原野陳兵，積鞭扑譴懲而大。我有材將，克成武功。想其閨門，必有賢助。推齊家之道，資馭衆之方，副笄六珈，是宜偕老。矧當慶贊，可後褒封？具官妻懿淑令儀，歸嬪勳閥。婦職恭順，母道慈嚴。爾夫所以能忠于君而臨其下者，蓋有取矣。山河象德，湯沐君封，祇服恩榮，永宜家室。《斐然集》卷一四。

馮氏封太孺人制

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孫仲服在右列，乃能請損小君之封，以歸榮其大母，朕用嘉之。咨爾馮氏，其服寵章。勉修慈仁，永綏眉壽。《斐然集》卷一四。

韓治贈官制

朕有先正之臣曰忠獻魏王，德在生民，功在宗祏。福澤所播，克有賢孫。慎守其身，不忝厥祖，而位不稱德，美名獨彰。朕見喬木而興懷，念九原之難作。屬當禋賚，國有故常，申錫寵靈，以昭幽魄。具官行誼甚飭，政術有方。冠紳累朝，而典籍是好；富貴奕葉，而家聲不頹。知以義榮，肯爲利動？迄不大試，尚其後人，贊吾事樞，繫爾是賴。爰自宮師之重，升聯亞保之崇，加錫贊書，聲于其廟。豈特大官高位，著韓氏家傳之盛，蓋將表仁旌善，爲具僚立宗之勸。明命如此，汝其享哉。《斐

余殊封官制

明堂敷慶，燕及耆老，所以勸夫爲慈與孝者也。爾以眉壽，克膺此寵，其益教爾子，以孝爲忠焉。《斐然集》卷一四。

陳規贈父制

總章毖祀，徼福于神祇；霈宥施恩，兼榮于存歿。以爾躬積至善，克生令子，忠以衛上，干城一方。遂服列于從臣，以克膺夫追錫，加畀顯秩，爲爾寵光。魂而有知，尚其歆受。《斐然集》卷一四。

馬欽贈父制

明堂敷慶，存歿畢及，以廣忠孝，以昭典常。具官生于朔方，嘗列顯仕，克訓厥子，慕華而歸。官聯既高，得用追贈，大夫之貴，團兵之職。併爲爾寵，尚體予恩。《斐然集》卷一四。

折彥質贈父制

朕御戎衣而憤國家之辱，聞鼙鼓而興將帥之思。眷昔虎臣，克當閫寄。屬茲禋賚，宜錫愍章。具官河曲令門，山西賢將。不由附麗，自致功名。謀闢天都，戎嫗棄帷而遠塞；功成夜帳，泰陵受凱以臨朝。未殫金櫃之奇，已靜玉關之柝。澤流後裔，世有顯人，贊予宥密之謀，繫爾猷爲之緒。九原難作，故國興懷，用追秩于庭槐，以增光于泉壤。尚惟精爽，能體哀榮。《斐然集》卷一四。

張婕妤贈二代制

祖

祇祀明堂，均福臣庶。矧時內職，法等外官，得以追恩，上及祖廟。國有常典，其可廢乎？某人祖積善在躬，久而愈著。有孫令淑，進列九嬪，位視上卿，豈非餘慶？聿加顯秩，爲爾之光。精爽未忘，尚克歆受。

祖母

宗祈歲事，霈澤流恩。凡欲顯揚其祖先，蓋均式典于中外。某人祖母作配名族，德爲女師。爰咨令孫，入備嬪御。淑慎厥職，弗累其宗，得援敷錫之恩，加賁大母之號。申以書命，尚其歆承。

父

祀于明堂，示民以孝，爰及慶賚之典，庸慰顯揚之心。矧時女卿，均法外職，疏榮上逮，可廢國常？某人父德善甚豐，源流有衍，克生賢女，進列貴嬪。罔極之思，欲報以德，追贈加秩，是爲茂恩。想克有知，服此光命。

母

若古宗祀，斂福錫民。欲顯其親，無不如志，用廣孝道，內外惟均。某人母淑令慈祥，宜其家室。慶流之美，有女甚賢，登進掖庭，光列嬪御。藐矣歸安之日，終然顧復之情。改畀新書，以昭舊號。沒而未泯，猶克有聞。

繼 母

總章告慶，民皆受福之人；褒贈及親，國有追封之典。若時內職，視法外庭。某人繼母允蹈柔嘉，不愆訓範，克生令女，進預內卿。念溫養之無從，庶顯揚之有慰。美號雖仍于舊貫，命書庸示于新恩。芳識如存，諒知歆受。《斐然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一五八

胡 寅 六

趙鼎贈三代制

曾 祖

三代王者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矧夫正位上宰，弼亮王室，協同姓之親，而任天下之重。仰延爵命，不臻重祖，將何以稱朕倚注之心，示勸有位哉！具官曾祖榮德光厥身，垂範後裔，本大末茂，彌遠益昌。嘉爾曾孫之賢，服我股肱之任。爰從亞弼，擢拜元輔。觀典刑之具美，識故老之遺芳，是用躋榮公台，參位師傅，疏九原之渥澤，煥百辟之光華。爾尚有知，享予休命。

曾祖母

婦人無非無儀，克守箴戒，乃有德配君子，宜其室家。義訓仁風，覃及後嗣，將必有以，夫豈苟

然？具官曾祖母柔惠慈祥，端莊靜順，育德望族，作嬪高門。蘋藻之職孔時，尊章之禮不懈，用能光昭奕世，丕赫于曾孫，爲予大臣，秉國魁柄。不有休顯之數，何以增賁九泉？庸侈君封，改畀大國，式彰婦道，用格幽顯。贊書寵錫，尚克欽哉！

祖 父

朕推心股肱之臣，康濟艱難之運。委任既重，禮貌宜優。疏恩及于前人，錫寵自其初拜。用章眷意，仍慰孝思。具官祖友直懷寶沉潛，福基隆厚。以積善爲傳家之慶，于高閤知種德之深。聿生聞孫，作我元輔，計安社稷，身任安危。俾登冠于台衡，遂推仁于祖廟。式昭遺訓，爰示愍章，頒一品之命書，陞三公之崇秩，訓辭褒大，存歿哀榮。尚其英靈，不忘歆識。

祖 母

人道本乎祖，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至于挺不朽之功業，居人臣之極地，則得追秩其三世，而加崇其祖妣。君于大邦，以永慶譽，國章維舊，朕敢忘之？具官祖母早以懿範，歸配賢德，既茂宜家之慶，永垂傳世之裕。佐予艱運，爰正位于台躔；繫爾有孫，廼疏榮于湯沐。相攸安定，改卜新封，申錫命書，哀榮兼至。尚惟未泯，歆此休光。

父

若昔太祖，肇造丕烈。佐命先正曰韓王普，咸有一德，奄旬萬姓。朕開闢否運，寤寐英賢，爰得宗臣，置諸左右，以保我皇家之基業。慨懷祖武，若合符契，則惟大臣追賁禰廟，厥有令典，孝心如我，其可弗敦？具官父玘葆德在躬，流光裕後，道義輕乎萬物，然諾重于千金。和氣所鍾，乃生賢子，嘉謀是賴，爲國柄臣。觀百善之所從，想九原之可作。爰錫上公之服，就封曲沃之邦，酬狐突之教忠，嘉畢萬之有後。三牲致養，雖不逮于平生；四海知名，斯有光于來裔。尚其幽壤，服我隆恩。

母

豕宰之統百官，職已躋于上位；君子之澤五世，福當及于前人。爰錫命書，用尊母道。具官母早由淑德，來相令門，能安在饋之常，迄享充閭之慶。以外觀內，灼知閨閫之肅雍；自葉流根，宜有服章之盛美。昨之大國，錫以綸言。禮等君封，義彰子貴。慰吾賢相，有念母不見之悲；俾爾臣工，知移孝爲忠之效。泯而未泯，庶或有聞。

繼母

蓋聞仲尼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有深淺大小，則其慶有淹速廣狹。若乃布衣之士，致身

台衮之崇。舟楫巨川，與民俱濟。苟非善積深大，何以慶流廣速？顯揚之報，理所當然。具官繼母天資高明，德性宏大。輕財重義，有能治千人之功；以禮防身，繼髮彼兩髦之誓。三遷而教，易世遂昌。拓爾小君之封圻，蓋自大臣之寵數。庸慰罔極之念，且旌移孝之忠。贊書哀榮，尚克欽受。

妻

朕爲民父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仁義之澤，故選其衆，而舉其英傑，以佐吾治。則于其室家，可無恩紀，以慰痾瘵之念乎？具官妻行應儀矩，化行閨門。德則可師，宜享成家之報；仁而不壽，空餘異室之悲。眷爾良人，位予元弼。玉瑟之音雖斷，金花之誥加榮，改卜名邦，以薦膏沐。往奠厥壤，永康後人。《斐然集》卷一四。

趙嶢贈官制

宣力服勞，既致爲臣之義；飾終厚往，宜昭有國之恩。具官胄出名門，時逢熙旦。早以材諳，荐更猷爲，聯議論之崇官，列禁嚴之近職。清郡訪道，尚期壽履之綏；夜壑移舟，遽起淪亡之嘆。既追錫于名秩，復推恩于後人。存歿哀榮，吾心有慊。諒惟冥漠，能服命書。《斐然集》卷一四。

劉光世贈三代制

曾祖

官爲貳公，人臣之顯位；爵胙大國，贈典之異恩。惟克尚其後人，乃能膺于追錫。具官曾祖受資勁果，結髮從戎。積忠致誠，必在君父；奮勇宣略，不二險夷。謙恭無長傲之心，樸厚無虛辭之態。天之所助，福之所鍾，未及百年，勳閥增大。慶流有衍，爰啓曾孫，建兩鎮之節旄，位三孤之表著。加榮重祖之廟，惟國有章；改卜大名之封，于爾甚寵。九原可作，尚或有聞。

曾祖母

古者廟制，諸侯五，大夫三。今雖上公家廟，止于三世，視古爲殺。然追命贈錫，則與周公上祀先公祭以大夫之意不殊，可謂美矣。具官曾祖母柔嘉莊順，作嬪令族。以忠正勉其夫子，以義方貽厥孫謀，于再世而遂昌，逮曾孫而尤盛。出擁兩邦之纛，入聯九棘之班。扞城其民，思懋公侯之績；無忝厥祖，爰增廟祏之光。乃澤平涼，薦爾湯沐。諒惟芳職，歆此寵靈。

祖

昔在周成，董正治官，三孤二公，其任最重。若今臣子以功自致，則于初拜之日，聿頒追贈之恩，蓋眷顧于大臣，俾顯榮于私廟。古今異制，典禮維時。具官祖氣稟金方，家受韜略，志吞仇敵，功未及施，精誠所傳，在其後裔。勲名丕顯，爵位崇高，乃錫上公之封，式紓尊祖之願。信都大國，堯壤舊邦。往奠厥居，歆茲寵命。

父

維我七廟，世都大梁，祖宗神靈，夾河卜宅。朕方用武，汎掃中原，喬木故都，寢食在念。是故委任將帥，多西北之人，又以齊晉燕秦之邦，胙其父祖，使開國邑。禮典雖舊，注意則深。具官父才術通疏，功業未究，篤生令子，能讀父書。方陣圓機，縱橫善應；五權七略，囊括靡遺。坐陞孤棘之班，居擁將旄之重。疏恩上逮，諷地改封，乃眷常山，用錫爾祉。俾爾子思爾國之所在，爲予將副予意之所圖。是惟休哉，往歆命訓。

母

若古爵齒，婦人從夫。厥今大臣，加贈三代。蓋從夫之遺制，非子貴之陋典，行之久矣。世少知

之。爰因贊書，申著正誼。具官母儉勤是守，淑慎其身。躬《采芣苢》之和平，協芝蘭之占兆，篤生英偉，爲國勲臣。朕既取上公，加爾良人之秩；遂列名壤，侈爾小君之封。用旌義方之有成，式慰孝思之罔極。服我明命，往宅新邦。

妻

陰陽交泰，然後能成萬物；夫婦義和，然後能成室家。古之名門，多由內助。視其爵秩，乃得榮名。具官妻族望高華，言容端肅。躬此慶譽，嬪于功臣。不務貴驕，克遵禮訓，相彼閨中之治，協成閫外之勲。遂聯孤保之崇，宜易君封之地，會稽大國，汝湯沐焉。夫閔其夫之勤勞，而勸之以義，勉之以正，載在《國風》，至于今美之。爾閑習圖書，所宜自飭，以永保其富貴。《斐然集》卷一四。

盧法原贈五官制

始終之際，人道之大常；贈恤之恩，國家之令典。矧持從橐，久總戎旃，奄忽云亡，吾心所惻。具官才刃利達，器使具宜。入侍禁嚴，雖在右文之旦；外分閫寄，乃當用武之辰。輯和師徒，攘却仇敵，形色已臨于乾寶，阜安何止于坤維？方倚長城，以寬西顧，遽聞窀穸，不返東流。宣力四方，功著爪牙之助；錫官五等，秩隆章綬之華。旣旌爾勞，又燕乃後。想其營魄，猶克欽承。《斐然集》卷一

四。

太上皇后贈三代制

曾祖

朕躬飭清裸，祇薦明禋，昭格神祇，導迎景貺。近以福于九族，遠以覃于庶民。有異姓王，實予舅祖。疏恩追賁，又可後乎？具位曾祖積善在躬，貽慶厥裔。如木之根深本固，其華實繁以滋多；如水之源遠流長，其浸潤廣而莫禦。母儀四海，燕及眇躬，揆厥所原，實爾孫子。荊州三楚之大國，既啓曩封；堯都五服之上游，更申令命。庶加榮于英魄，用遙慰于母懷。精爽未淪，歆承無斁。

曾祖母

祇祀明堂，爰有大賚，凡一命以上，猶得以恩榮及其父母，況予舅族，維國戚藩，可無徽章以昭令典？具位曾祖母心迪至善，躬蹈深仁，種德隱約之中，收報光明之旦。宣和大練，惟爾令孫。母儀四方，王爵三代。凡有錫慶之事，又隆加贈之名。兼君大邦，改卜韓楚，非特著我心之惻怛，亦將慰吾母之悲思。服此寵靈，尚綏厥後。

祖

所貴乎子孫者，謂其能顯榮祖考，有隆而勿替也。若夫裂土以封之，因襲以崇之，至于奄有大邦，爵臻王號，以極人臣之位，其于顯榮，又豈常人之可擬？則非懿戚，夫孰宜然？具位祖陰德不貲，流光甚遠，遂啓女孫之淑，肇開文母之祥。既已追上隆名，國于南鄭，今茲大賚，改畀周疆。藏劍履于廟庭，侈旌麾于門戶，以舉中朝之典，式昭外戚之榮。想未淪亡，諒能祇服。

祖母

明堂之祀，示天下以孝也。匹夫庶人，有孝愛之志而不預其儀；公卿大夫，遂顯揚之心而未極其禮。若時母后，追賁外家，恩典之行，于斯爲盛。具位祖母秉德莊靜，宅心慈仁。作嬪高門，種慶孫女，觀福基之隆厚，驗流澤之深長。豈惟一世之功，必本百年之積，是用加榮其祖妣，庶幾少慰于母儀。其釋夏商之舊封，往君吳越之大國。絲綸寵錫，泉壤蒙休。

父

朕惟國家盛時，太上皇后母儀天下，有《葛覃》之本，歸安父母；上皇抑制外族，不假以權，將以常保其富貴。撫今念昔，睠焉永傷。適均慶賚之恩，可後追封之禮？具位父懷仁蹈善，德厚流光。

六五黃裳，惟爾淑女，母儀天下，垂二十年。榮戟高門，邈不可見。傳龜襲紫，爾有慶而可貽；路車乘黃，吾欲贈而無與。茅土命社，改圖新封，莫如博平，往奠厥壤。以寫母懷之愛，以昭國典之常。英識尚存，服茲休命。

母

婦人之心，愛女爲甚；女子之德，報母爲勤。矧居椒屋之尊，不逮《葛覃》之化，適降慶賚，宜篤追榮。具位母氣涵太和，行率至善。肇佳祥而夢月，中元吉以承天，澤及四方，爵隆三代。自昔母懷之愛，爰告爰歸；于今宗祀之恩，或燕或譽。相坤維之大國，疏湯沐之新封，以隆厚于舅家，以昭明于國典。芳靈未泯，尚克有聞。

繼 母

昔者西漢皇后封其母爲平原君，而鄧后以新野爲其母爵邑，湯沐萬戶，世不以爲過，何者？爲天下母而孝愛其親，亦其禮宜也。又況慶賚疏恩，有國家之舊典乎？具位繼母行蹈儀訓，德蘊粹和。百祥所鍾，爰有淑女，配儷霄極，厚載群生。歸寧之化日徂，追錫之章未愍。按圖考地，改定爾封，天水大邦，庸薦湯沐。申以贊書之寵，兼紓存歿之懷。《斐然集》卷一四。

故楊時父贈正議大夫制

裡祀敷恩，凡大小之臣皆得以官封追榮其先世。若夫仁人君子，垂裕之慶，顯揚之心，而膺此典禮，則其榮當有甚焉。具官隱約弗耀，沉潛自珍。閱躬有數世之仁，種德爲百年之計，是生賢哲，爲世名儒。寵秩閔章，上覃禰廟。又惟爾子，天不憖遺，既有請而遽亡，悵疏恩之不嗣。精爽如在，尚服休光。《斐然集》卷一四。

呂源落職制

城郭溝池之固，守臣所當盡心也。勞民費財，而無見功者，以爾喜興作，急功利，志在希賞而不恤百姓也。比以霽恩，既還舊職，茲緣按舉，復黜除之。一予一奪，咸爾自取，朕何容心哉！往思省愆，毋重後悔。《斐然集》卷一四。

撫問張浚制

奉旨撰

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讎。初陪端揆之司，未遑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紆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問？今俾信使，往諭朕懷。《斐然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七。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

奉旨撰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內，威服四夷，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秉國政，所當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姦說，附會聖經，名師帝王，實慕非軼。以聚斂爲仁術，以法律爲德政。排擯故老，汲引儉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禍亂相踵，率獸食人，三綱五常，寢以堙滅。而習俗既久，猶未以爲安石罪，朕甚懼焉。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後世。朕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說，使不淪

胥于異學。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絕《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今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子大夫體朕至意，倡率于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庶幾于抑水膺戎，驅猛詎詖，崇夫子之事，爲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于永世，惟子大夫之休烈。尚明聽之哉！《斐然集》卷一四。

行遣章惇蔡卞詔

奉旨撰 紹興五年八月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蔑太母九年保佑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諛慝未彰，公論猶鬱，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哉！可令三省取索見存干照文字，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爲萬世臣子之戒。《斐然集》卷一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二，《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三，《南軒集》卷三三。

全宋文卷四一五九

胡 寅 七

除中書舍人謝表

記言文陛，已非傳信之才；承乏詞垣，遽有即真之命。省循負愧，隕越拜嘉。中謝。竊以典掌贊書，爲儒林之妙選；與聞幾務，乃法從之要津。基帝命于省中，闡人文于天下。自非學深往訓，識達今宜，判花協僉論之公，視草擅語言之妙，端方有守，忠信不欺。則何以潤色遠猷，參聯近列？伏念臣降才魯鈍，聞道淹遲。挾策少年，漫習雕鏤之小技；趨庭壯日，方聞經濟之大端。指夷路以騰驤，顧急流而斂退。頃因入侍，嘗請賜休。入則事父兄，初識仲尼之爲政；言必稱堯舜，更聞孟子之欽王。懼素業之未成，悵流光之坐易。荐蒙嚴召，俾即舊班，重入修門，覬當前席。豈謂美芹之獻，而堪華袞之褒？策牘家傳，敢自期于麟角；絲綸世掌，曾何有于鳳毛？惟是教忠，于焉資事。恭承明制，不獲固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耆定武功，誕敷文德。謨訓之懿，上配于三王；昭回之章，下飾于

萬物。宜有能言之士，出膺給札之榮。顧慚微臣，塵玷盛選。況父子並躋于禁路，在縉紳咸以爲美談。伏惟恩私，何以報塞？補天煉石，雖無五色之文；委質策名，夙有二心之戒。以茲自勉，儻稱所蒙。《斐然集》卷六。

除集英殿修撰知邵州謝表

方司帝制，忽剖郡符，戴從欲之慈仁，積違顏之深戀。中謝。伏念臣資才既陋，術業仍疏。未能善己，而疾惡太深；無以逾人，而叨榮已甚。物情夸己，世俗尚諛，凡司毀譽之人，皆惡丁寧之語。至于同省，正爾自疑。出則誦言，謂陛下惡臣之訐直；入而浸潤，指大臣用舊之黨偏。謀欲譖人，如得奇貨。陛下知由來而罔惑，察交鬭以甚明。欲一網而盡者，計未得施；思直道而行者，人姑自保。臣于此日，幸免嚴科，許以便親，坦然去國。比出修門之外，上還次對之除，曲賜矜憐，特形慰諭。雖慈父之于子，不過如斯；惟大恩之所蒙，若爲而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覆幬，並日照臨。稽衆如堯，知巧言之可畏；取人如舜，聖讒說之震師。施及下臣，獲全小節。臣敢不增培學殖，勉勵操修？有社與民，事主何分于内外；移忠以孝，致身終誓于糜捐。《斐然集》卷六。

除徽猷閣待制謝表

詞闡請去，初乏年勞；綸命疏榮，遽遷職序。仰銜殊眷，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聞道不先，效官太早。行致身之義，雖力慕于前修；迷涉世之方，常恐貽于後患。昨預招延之列，浸登機要之司。翰墨非工，言尤已積，褒嘉猥被，朝嫉遂多。終賴保全，俾逃躋藉。招些忍同于激楚，夢魂空遶于勾陳。覬奉真祠，少安蹇步。向使有功于演語，猶當累日而拜官。況無東里之稱，濫次西清之對。一蒙拔拭，那復瑕疵？徒愧恩施，未知報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用人惟己，以道觀能，將博取于衆謀，欲恢張于丕業。絕壑萬牛之重，咸備棟梁；疲駑十駕之凡，亦歸鞭策。遂令遠迹，重簪近班。臣敢不學務知新，行思寡過。循良豈弟，期無負于承宣；獻納論思，豈有分于中外？庶收塵霧，以答丘山。

《斐然集》卷六。

嚴州到任謝表

上還濱水之章，不蒙賜可；改畀桐江之紱，更荷親除。已見吏民，具宣德意。拜嘉甚寵，受任奚勝。中謝。伏念臣早以諸生，濫塵黃甲。初典芹宮之教，繼參蓬館之遊。雞省握蘭，螭坳載筆，遂躋

法從，專掌贊書。曾未習于治民，乃自期于補外。已勵飲冰之操，偶牽嘗藥之情，因請奉祠，反叨易地。內量才力，無以逾人；仰迫恩私，不遑將父。臣今所領，地望尤高。氣象鬱葱，上聖兆興王之迹；溪山瀟灑，前賢遺高世之蹤。近止朝廷，隱然藩輔。豈伊綿薄，所克堪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擇人任官，愛民猶子。謂臣嘗侍軒陛，必知惻怛之懷；察臣久在里閭，或諳疾苦之狀。付之牧養，責以循良。惟是此邦，本亦無事。政煩賦重，弄兵或至于陸梁；薄斂緩刑，按堵自臻于靜治。臣敢不服勤夙夜，少效涓埃？期免後艱，以副保全之意；更申前請，冀從孝養之心。《斐然集》卷六。

駕幸建康問起居表

日行天運，四方均被于照臨；雷厲風飛，萬物悉歸于鼓動。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存九廟，心切兩宮，誓將伐獫狁而出車，豈特鋪淮瀆而執醜。沉潛剛克，肇敏戎公，上契帝心，下符人欲。當六飛之初駕，宜萬福之是膺。臣限以守符，阻于扈蹕。闕。《斐然集》卷六。

永州到任謝表

瀝懇干威，蒙恩賜可。稍諧色養，亟服官箴。中謝。伏念臣學謝通方，材非適用。與時寡偶，同

朝嘗困于斷斷；造事多窮，一介自知其斷斷。幸值聖明之主，嘗叨剴切之褒。遂欲請纓，仰酬知遇；豈甘懷綬，退即便安。屬父年已迫于摧頽，在子職尤先于定省。良藥地偏而莫致，珍羞市遠而缺供。陟岵遐瞻，共結雲飛之恨；循陔相戒，深懷日短之憂。屢瀆天聽，果從人欲，俾解桐江之印，復分瀟水之符。因蹙縮于鯉庭，更婆娑于萊戲。朝敦孝治，誠錫類以非難；民偃德風，乃興仁而競勸。顧臣何者，荷眷如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蘊堯天，德昭舜日。至心不匱，推內恕以及人；博施無方，遣近臣而分土。臣敢不益殫夙夜，祇服訓詞？三釜及親，榮已逾于曾閔；六條宣化，效當勉于龔黃。仰瞻華闕之賒，彌積丹心之戀。恩雖難報，忠必可移。《斐然集》卷六。

代家君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謝表

臣某言：昨奉聖旨，以臣解釋《春秋》書成，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仍賜銀絹三百疋兩。臣尋具辭免，准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已扶疾望闕謝恩，祇受訖。末學荒疏，上瀆高明之聽；異恩濃厚，俯加劬瘁之身。拜賜有光，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志雖汲古，才不逾人。方太平極盛之時，久甘貧賤；逮神武中興之運，已迫尪殘。獨抱遺經，自從所好，潛思雖篤，涉造弗深。窺美富于宮牆，詎臻彷彿；揀粹精于沙礫，忍棄錙銖？閱歲律以屢更，顧聰明而凋喪。因加紀述，聊備遺忘。私淑諸人，罔繼昔賢之軌；道興乎世，幸承溫詔之言。促就簡編，仰塵几御。涓埃自竭，海嶽何裨？頒陸賈

之金，獨緣《新語》；賜春卿之爵，止爲舊恩。豈如微臣，兼受大賜，褒嘉甚腆，稱塞知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英資，日躋聖德。守經合變，稽筆削以有爲；舍己從人，采菲葑而不棄。肆推德賞，加賁陋儒。臣敢不仰體眷懷，恭承嘉惠？奇蹤自遠，尚陪清切之班；大藥有資，庶獲康寧之福。傾葵莫喻，結草爲期。《斐然集》卷六。

代先公遺表

有生必死，乃物理之大常；無德不酬，實人臣之至分。將違聖代，更納善言。中謝。伏念臣奮迹寒鄉，策名熙世。且降才甚鄙，造事多窮，功書蔑著于涓塵，仕路漫諳于升黜。晚叨殊眷，復列近班。隆旨閔勞，俾就祠庭之逸；羸軀嬰疹，更慚廩粟之頒。念獨抱于遺經，矧特蒙于優詔。畢精竭慮，庶克祗承，廢寢忘飢，遂臻危殆。日西頽而已迫，川東逝而弗還。生也有涯，夫奚可益；斃而得正，則亦何求？伏望皇帝陛下保合太和，建用皇極。撥亂反正，深明尼父之心；任賢使能，早繼周宣之治。再安神器，永御寶圖。臣已隔清光，空餘忠戀。裹屍效死，雖莫逮于昔人；結草報恩，誓不渝于素志。《斐然集》卷六。

賜先公銀絹謝表

昨于紹興八年九月，臣本家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父所進《春秋義》著一王之法，方欲召用，遽聞淪亡，可特賜銀絹三百疋兩，令湖南轉運司應副葬事，仍賜田十頃，以恤其孤，餘人不得援例。除賜田臣先具辭免外，餘已祇受皇恩者。遺忠作聖，具存謹始之書；宸念閔賢，特厚飾終之典。恩併沾于孤息，義深勸于百寮。中謝。伏念先臣早潛大業，願學孔子，故服膺于《春秋》，譬之宮牆，蓋見美于宗廟。壯年發憤，皓首成書。親逢睿智之日躋，況許遠猷之辰告。奏篇迄上，方裨乙夜之觀；召節垂頒，遽作重泉之隔。注懷未愍，錫命有加，將厚意于幣金，給稱財于壤隧。至謂著一王之法，方袞贈以誠諭；更令絕援例之人，示夔章而已足。恭味崇儒之旨，深惟遺老之思。在昔鮮倫，方來是式。豈茲存歿，竊以哀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祖述帝謨，憲章王道。叙典秩禮，以承夫天意；命德討罪，以馭夫人群。慨然撥極亂之絲棼，卓爾被中興之眷佑。麟經不絕，鳳德那衰。臣頃在居廬，弗遑奏牘。書藏石室，嘆古人待後之傳；疏列銀臺，述此日蒙休之異。莫勝殞咽，曷副矜憐！

辭免賜田蒙降詔允謝表

昨蒙聖恩，閔先臣淪亡，賜田十頃，以恤其孤。臣不敢上當異數，即具辭免。伏奉詔書獎諭，依所乞者。賞延于世，欲令永謝于窮愁；父教之忠，將使不墮于清白。懇誠上達，聰聽俯從。蔀家容日月之光，坎水適井蛙之願。中謝。竊以許行去楚，本乏一廛；季子擯秦，因無二頃。急于衣服之奉，是或物情之常。雖斥廣田疇，固非高士；而服勤隴畝，亦有先賢。恩私既軫于談經，寵答遂光于畫壤。族多困弊，人覬溫饒，惟揣分以當安，故拜嘉而莫敢。誠仰宅心之訓，必敦處約之仁。不慕執鞭，自窺絕筆，視握苗而興嘆，觀學稼以知非。既浮雲莫翳于靈臺，乃汗簡克當于賞鑑。顧茲愚嗣，皆曰凡人。出預論思，早竊累鍾之奉；處修孝弟，尚均斗粟之春。比先臣自奮于艱勤，愧諸子已甘于豢養，君羹不泊，負米長悲。理合屬厭，幸蒙賜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俟賢加腆，勵俗戒貪。錫以膏腴，始推仁而博施；嘉其廉遜，終徇志以曲從。諷誦堯言，激昂參魯。臣謹當益堅素守，祇率義方。修禮以耕，庶不茅于心地；移忠而事，期無忝于德音。《斐然集》卷六。

辭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恩命蒙降詔不允謝表

祇奉新書，已愧聖知之厚；荐蒙溫詔，益知官寵之優。志雖守于匹夫，義難形于再瀆，撫躬兢惕，拜命徊徨。中謝。竊以列聖圖書所藏，非俊乂之臣，孰堪寓直；遠方民社所寄，惟循良之吏，乃克承流。稱一職以爲難，兼二能而豈易？伏念臣學蕪而識陋，智短而才疏。感慨逢時，夙抱捐軀之志；思皇得士，嘗蒙前席之咨。論功蔑繼于時髦，撫迹空縻于歲紀，遂罹釁罰，良自叨逾。洎三釜以長悲，首一丘而待仆，既邈劬勞之報，便頽榮進之心。而況舊苦臂拘，新纏心悸。砭湯未效，付餘燼于寒灰；雨露重沾，出寸萌于顛木。不令避免，更欲激昂，衆耀蒙休，懼深履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臨朝願治，以道觀能。念方州之太輕，故分庸近侍；考毀譽之已試，乃因任舊人。曾是獎提，及茲孤瘁。臣謹當溫尋廢忘，勉策疲庸。倘幸到官，誓竭涓埃之效；庶幾寡過，以酬天地之恩。《斐然集》卷六。

永州到任謝表

誕敷德意，播告疲民。雖江山千里之遙，如觀闕九重之近。非惟良而共理，斯受寵以若驚。中

謝。伏念臣道學弗深，吏能更淺。致身事主，嘗聞大訓于趨庭；中孝顯親，徒負深悲于過隙。餘生雖在，諸念頗頽。敢謂恩私，再加褒用。仕宦至二千石，載籍稱榮；前後纔六七年，除書屢降。矧是永州之古郡，實惟平楚之中流。蜀相受知，社稷早推于重器；唐人謫宦，星芒獨耀于高文。雖窮陬乏金谷之饒，顧雅俗有絃歌之盛。輒蒙委寄，何以堪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保固邦基，簡求師帥。不泄邇而忘遠，同周武之用心；欲訟理而政平，邁漢宣之圖任。俯憐羈瑣，曾侍睟嚴，庶能宣惻怛于遐方，固可責循良于薄技。而臣比緣久役，增重宿疴。巨擘無強，豈有人功之指畫；靈臺易震，未還神觀之精明。少效微勞，再干洪造。黃庭紫府，奉香火以周旋；赤箭青芝，變筋骸而康濟。遂起將深之疾，進輸無隱之忠。《斐然集》卷六。

乞宮祠降詔不允謝表

削牘輸誠，願投散局；出綸示寵，尚闕俞音。拜命有光，撫躬增懼。中謝。伏念臣材資甚鄙，智略尤疏。自蒙特達之知，未立殊常之報。銅魚繼佩，獲邇松阡；竹馬再迎，乃慚棠茇。惟竭愚衷于辰夜，勉宣德意于疲羸。倘副委令，庶無罪悔。而乃閱方《肘後》，覺身慮之亡聊；趣辦目前，悵聰明之不及。永念專城而竊食，敢云閉閣以偷安？踏地靡遑，籲天有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賢以圖外治，累日而責成功。視民如傷，每錫循良之懋賞；使臣以禮，常全進退之大恩。曲軫皇慈，過形溫

諭。顧忼然之質，被華袞以難勝；而蕞爾之邦，耀宸奎而增重。臣雖貪藥石，尚冀涓埃，終祈從欲之仁，以逭瘵官之譴。《斐然集》卷六。

除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不任郡事，久稽曠職之誅；請上印章，再被閔勞之寵。洪私所浸，弱植奚勝？中謝。伏念臣術業空疏，智能謏薄。自沐藩宣之寄，亶惟芻牧之求，不善催科，軍興屢乏，所期靜治，民瘼小蠲。顧祿賜之已豐，緣福基之素薄。陰陽交寇，憂慮積傷，臂運指以不能，疥遂疔而增劇。綠鬢遽裝于白雪，清臚復翳于昏花。對鑑無塵，漫有功名之意；觀雲不駐，敢萌富貴之心。瀝此危衷，瀆于公聽。豈意仍叨于清貫，且令自逸于殊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並日照臨，侔天覆幬。支持厦屋，兼收榘榘之材；駕御英雄，不竭駑駘之力。遂令孤蹟，尤軫深仁。臣敢不愛惜分陰，訪求大藥？雖辰猷仰告，自隔于江湖；而夜氣默存，均沾于雨露。恩光未答，糜隕爲期。《斐然集》卷六。

冊立皇后賀表

乾坤合德，日月並明。凡居覆載之間，均被照臨之賜。中賀。竊以塗山啓夏，媯汭興虞。若稽聖

帝明王，罔不齊家治國。恭惟皇帝陛下孝思九廟，色養東朝。眷中壺之久虛，考外廷之僉議，樂茲淑德，非以愛登。煒煒椒塗之尊，柔嘉葛施之化，一人有慶，四海是孚。臣竊祿觀祠，馳誠魏闕。獻百男之祝，三復《思齊》；想萬壽之觴，載歌《既醉》。《斐然集》卷六。

致仕謝表

剡牘陳情，願乞骨骸之賜；出綸許謝，得安林壑之居。拜命有光，捫心增愧。中謝。伏念臣器同瓠落，材更液橘。少也習文而匪工，壯焉委質而甚慙。讀書涉獵，但傳糟粕于前人；論事荒唐，寧補絲毫于當世？入班二省清嚴之地，出畀三州尊重之權。侍經帷則未能陪日月之明，服詞禁則無以鼓風霆之動。典禮視秩宗而自愧，牧民方循吏以誰如？歲月侵尋，江湖渺緬，駭機屢發，獨賴矜寬。腴祿坐縻，詎忘捐殞？曾是福基之狹，居然氣幹之衰。既困負薪，遑干繼粟，雖則訪求于大藥，未甘慘慄于小山，而乃自覺支離，日臻癯瘠。目花眩蠅翼之翳，耳沸喧蜩聲之啾，跪起痠酸，秉持緩弱。班資故在，殊非厄閏之揚；齒髮遽彫，宛是望秋之柳。諒難勝于鞅掌，因決計于棲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遺遐，仁惟念舊。知士俗喜榮而憎謝，將激勵其廉隅；謂人臣辭位而告歸，必保全其志節。肆頒俞旨，仍進文階。聽違遠于官途，俾優游于聖日。訓言甚寵，名論莫踰。鷗下蓬蒿，顧逍遙而已足；鳬飛渤澥，計多少以何虧？洪造無窮，微軀獲考。雖在陳力不能之際，寔懷感恩未報之忠。臣謹當勉

所可修，輔其將弊，期復神明于舊觀，克存道德于初心。慕伯玉之知非，年從屢化；師仲尼之發憤，老亦何憂？用此答酬，庶逃罪悔。《斐然集》卷六。

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臣弟太常丞寧輪對奏事，伏蒙聖慈宣問：乃父既解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者。宸衷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夙簡淵深之記；遺餘篇翰，更蒙清燕之求。中謝。伏念先臣，早捐塵事，志希任道，謀不爲身。心遠地偏，寄陶廬于三徑；人憂己樂，甘顏巷于一瓢。吟詠性情，而無雕蟲篆刻之爲；交際往來，而乏竿牘苞苴之智。中經俶擾，多所散亡，晚獲莫居，僅成編秩。精忠皎皎，每提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闡濟時之用。進則傾懷于君父，退猶關說于公卿。壯懷投老而益堅，弱齒抱痾而彌勵，自期有補，終冀一伸。丘木成陰，雖鬱春秋之志；囊書奏御，何殊旦暮之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典學裕身，崇儒化俗。華袞豈惟于一字，緇衣不間于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溫言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已校定舛訛，分成門次，爰從傳置，進備覽觀。函劍有光，既徹斗牛之象；浦珠無類，合供旒冕之須。《斐然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下，

《八代四六全書》卷四，《宋四六選》卷六，《南宋文範》卷二七。

落職謝表

伏奉誥命，臣僚論列，臣坐昨與李光通書落職。職列禁廷，身居里巷，安榮難冒，鍰奪是宜。伏讀訓詞，恍驚方寸。中謝。伏念臣頃分符竹，合畏簡書。乃與罪人，輒敦風義，一講寒溫之間，寧存誹謗之心？相聞既類于交私，自保愈慚于明哲。九年宿負，閱寔如新；三褫嚴威，撫躬若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持八柄，駕馭群工。用刑弗間于隱微，示戒俾知于恭慎。江湖雖遠，震耀惟均。臣敢不言動加思，公忠是力，庶逃大悔，以答隆恩。《斐然集》卷六。

散官安置謝表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寮章疏言臣罪惡，奉聖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臣即日奔馳上道，水陸兼程，已到新州公參訖。重劾批根，期于勿植；皇慈軫舊，貫以有生「一」。姑置遐荒，俾知內省。危衷震動，感涕流漣。中謝。伏念臣初乏令猷，誤塵清貫，歲時淹遠，咎戾浸彰。乃致抨彈，謂虧忠孝，罪多擢髮，疵非吹毛。思父慕君，五情隕穫；拈舟踰嶺，六氣并毗。朝典至公，臺評勿僭，皆臣自取，反己誰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物爲春，退人以禮。德同舜大，干舞兩階；仁類湯

寬，網開三面。俯矜墜石，曾侍甘泉，特出隆恩，弗加大譴。臣敢不恪終嗣道，刻勵臣規。仰止先民，行乎患難；夙宵觀過，惟務修身。萬一棄瑕，尚圖報所。《斐然集》卷六。

〔二〕貫：疑當作「貫」，形近而誤。

再表

上二表既行累月，邸院駁下，新州不依條差官點對繳奏，亦以落職。初不見事因，後得大理寺符，方知坐李孟堅供，嘗與其父書，因經界誹謗。不敢自白，再上此表。邸院又打下，云左降官不應上表。

批根重劾，論以四凶；祝網隆私，開其三面。驚餘魄悸，感極涕沱。中謝。伏念臣初乏令猷，濫聯清貫，年時浸遠，罪咎滋彰。惕若微軀，虧乎大戒。正推子道，莫重承宗；雖遠仕途，敢忘祗辟？矧復華資難冒，淺局易盈，遂速顛隲，致干呵譴。拈舟踰嶺，行觸蘊蟲；裹藥負餒，居防瘴蠱。皆由自作，夫豈人尤？尚玷散員，仰繫善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侔天大，明並日中。立愛惟親，於昭孝治；使臣以禮，用勸忠規。俯念遺簪，嘗持舊橐，俾知循省，姑示竄投。臣敢不慎厥身修，行乎患難。雷霆震耀，既肅豐刑；雨露涵濡，猶祈解澤。《斐然集》卷六。

自便謝表

恩由獨斷，澤被諸纍。強臣之壅閼雖堅，聖主之聰明無蔽。乃公朝之盛事，非小己之私榮。祇叙孤忠，仰塵淵聽。中謝。伏念臣降才不腆，涉道甚膚，妄有意于壯行，蔑自知其躁進。螭拗載筆，當龍飛天位之三年；鳳掖演綸，實虎變人文之九載。荐更外使，還簪中臺，陪講幄以談經，參玉堂而視草。戇愚冒犯，嘗追斧誅；剴切論思，更叨袞贈。銜憂去位，從吉爲州。遭逢論道之人，憑恃貪天之力。黨同伐異，瘠國肥家，淪三綱而外交，託一德而上浼。臣受恩再世，雅意本朝，事主有悽悽之誠，輸忠無坦坦之路。輒慕隱居而求志，庶幾遠害以全身。遂掛衣冠，退尋丘壑，少待冰山之泮，還瞻雪峴之光。尚且猜虞，必加中害。臺評受其風旨，誣以不忠不孝之名；詞命出其妻家，當以腹誹反唇之罪。欲辨明而奚敢，具章謝而莫通，一墮黃茅，六看春草。病無醫藥，窮逮饑寒，忍攫抓于衆狙，聽欺凌于百鬼。戴盆伏地，難窺覆幬之高明；傾藿向陽，終預曦輝之臨照。獲脫賤拘之俗，復陶貴肆之風。仰荷矜憐，若爲報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收還八柄，陟降群工。臣作福威，既自罹于殃咎；天爲剛德，初奮發于沉潛。巍乎堂陛之尊崇，惕若風雷之鼓動。遂使赦無留令，昔阻隔而今行；士有非辜，姑放投而終宥。在顏威邇，銘腑感深。跼鳶已出乎煙嵐，豈忘飛戾；瘦馬倘加之秣飾，尚可驅馳。《斐然集》卷六。

復官職謝表

盡滌垢汙，恩波浩蕩，俾還官職，綸誥坦明。感切涕沱，喜深拜舞。中謝。伏念臣智謀不足以識時務，文彩不足以爲國華。唯資家學之教忠，仰慕先賢之致主。被遇況早，眷知非輕。雖拱侍北辰，歷光陰者兩紀；而放投南裔，蒙葦菲者六年。葵心密向于重光，蓬首莫知其萬死。白髮飄蕭而老去，黑裘破敝以歸來。苟非睿慈，垂察孤蹟，遺簪墜履，不忍棄捐，片善寸長，尚期采用，則何以首膺赦宥，荐對寵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弛張文武。博學造皇王之極摯，沉機收制斷之大權。旋乾轉坤而關機閣開，雷厲風飛而日月清照，泰通君子之志，夬決小人之柔。有如微臣，亦預大賜。臣謹當激昂衰懦，游泳至仁。顧摧傷疾病之餘，只合嗣農歌于堯壤；念獻納論思之舊，豈能忘雅意于漢朝？自結主知，更從今始。《斐然集》卷六。

代劉待制遺表

生也有涯，孰移定命；死而不朽，難跂前修。獨餘垂盡之忠，仰籲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早憑世賞，浸歷仕途。作屬外臺，入丞卿寺，偶鎮府上扞城之伐，于機司叨秘閣之嚴。繼忝使華，俄丁家

難。值神武中興于丕祚，而師干初試于邊庭。世屬艱虞，家傳忠義，妄意功名之際會，不虞材智之卑凡。祇赴詔音，亟聞除用。坐談將幕，曾無虎豹之韜；攝事帥藩，那有鸛鵲之陣？盡瘁謬殫于筋力，論功蔑著于絲毫。投鼠是宜，甄收未替。出駕輶車而撫士，歸分符竹以臨民。尋從祠館之便安，擢付江壩之要重，疏榮渙汗，還綴甘泉。而臣識昧遠猷，器慚大受，與時寡偶，造事多窮。推擠並噴于煩言，保庇盡歸于全度。念國恩之未報，豈家食之遑寧？尚冀驚鈐，再堪策礪；詎知蒲柳，頓迫風霜。顧靈劑以何施，悲逝川而莫返。將捐朽質，勉貢善言。伏望皇帝陛下並日照臨，侔天覆幬。持守盛成之治，柔能遠邇之情，燮太和于穆清，措群品于熙晏。任賢勿貳，永隆不拔之基；與時爲春，坐享無疆之曆。臣委身厚夜，絕望穹宸，拖司寇之紳，不能下拜；寢大夫之簪，獲以正終。《斐然集》卷六。

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下。

代向直閣復職除湖北憲謝表

戴盆絕望，仰洪覆之何私；傾藿當陽，祈容光之必照。丹書已削，紫誥仍頒，直中秘之圖書，付外臺之耳目。恭承擢叙，彌劇震惶。中謝。伏念臣稟資至愚，趨勢甚拙。屢忝分憂之任，惟思共理之忠。驅虎豹而遠之，善良是保；受牛羊而牧者，蕃息爲期。惟彼合江，最稱凋郡，遺種幸逃于鋒鏑，調庸復困于金湯。仍遭雲漢之憂，更急羽書之餉，猾吏豕心而蠹尾，疲氓鮒轍而燕巢。曾是羈單，誤

蒙器使，稍鋤巨蠹，漸振頹綱。施行恪奉于詔條，檢率先嚴于寮案，呻吟少定，流散粗安。庶有袴襦，免自書于下考；忍脩厨傳，以善事于上官。豈期饕餮之徒，敢負澄清之寄，巧爲章奏，公肆詆欺。內省不愆，甘受四年之譴；庶言既繹，初無一事之真。實荷聖明，洞知沉枉，併加湔拂，俾效捐塵。具臣慶公道之開，下士免脅權之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獎勵才猷。遠惡直醜正之人，重守法奉公之吏，慎選不遺于一介，哀矜尤在于五刑。臣敢不欽奉訓詞，益修履業？向以責人者今以責己，用不負于隆恩；抑聞守道者是爲守官，更勉圖于來效。《斐然集》卷六。

代范漕移湖北漕謝表

使指終更，蔑聞于底績；宸綸易地，仍畀于輸將。仰惟因任之恩，積有冒榮之愧。中謝。伏念臣箕裘替緒，薪樗荒材。少日趨庭，粗獲聞詩而學禮；長年從宦，惟知守道而向方。當大搜髦彥，以綏寧四方之時；乃累被諮詢，參刺舉一路之寄。憲章具在，何所建明，金穀羨餘，靡勤調度。況乏汝南之清裁，寧逃月旦之公評。所懼黜幽。更叨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參天人，治格氣和。思足國而裕民，用寧邦本；肆因能而授職，博盡衆才。致茲已試之罔功，猶辱上流之重地。臣敢不勉殫夙夜，恪守靖共。鞭點錢流，倘稱木牛之運；根盤節錯，敢辭鼯鼠之窮？《斐然集》卷六。

全宋文卷四一六〇

胡 寅 八

辭免起居郎奏狀

建炎三年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秉筆入侍，日近清光，有舉必書，事存規鑑。欲當妙選，宜屬名流。伏念臣種學弗優，屬辭無法。荐叨器使，未著事功。重念平奏鸞臺，臣父初蒙于嚴召；記言螭陛，臣身復玷于寵光。常情以爲至榮，微分之所深懼。倘仍冒昧，必速顛隳。當瀝悃誠，仰祈聰聽，收還成命，改授異能。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斐然集》卷九。

辭免起居郎奏狀

一 紹興四年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限三日起發。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急

養，常丐就閒，一遠天光，六更歲紀。豈圖疏逖，尚沐記存。特渙新恩，俾趨舊列。而臣操修弗勵，學業彌荒。秉筆非才，見于已試；出綸甚寵，疇敢冒居？輒罄惓惓，仰祈洪造，收還成命，改畀異能。《斐然集》卷九。

辭免起居郎奏狀 二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臣以已試非才，具狀辭免，仍依限起發，迤邐前路，恭候賜可。至潭州醴陵縣，據進奏官報，殿中侍御史常同除起居郎，奉聖旨，胡寅別與差遣，臣更不敢前去。竊念臣愚陋之資，不堪任使。伏望聖慈矜憫，特降睿旨，除臣宮觀差遣一次。《斐然集》卷九。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一 紹興五年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不許辭免者。聞命優隆，撫躬驚惕。恭惟皇帝陛下務戡世難，深軫聖懷。降禹、湯罪己之言，震文、武安民之怒，親臨戎事，廣攬時髦。豈謂疏蹤，再蒙嚴召。方敵騎憑陵之際，非人臣避免之時，義合捐軀，禮難俟履。伏念臣智能謏薄，術業空疏。念記注

清切之班，不宜冒昧；有冗散驅馳之地，儻幸使令。仰籲聖慈，俯矜微悃，收還成命，改付異能，別除臣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斐然集》卷九。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二

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尋具奏狀，以智能淺薄，術業空疏，難躡華途，願從冗局。至今多日，未奉俞音。夙夕以思，進退維谷。竊以通班鸞省，執筆螭坳，君舉必書，用垂規訓。克當妙選，宜得英材。而臣學未成家，屬辭無法，使遂貪于榮寵，寔懼速于顛隳。仰冀睿慈，俯矜愚悃，收還成命。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除一閒慢差遣，使得黽勉自效萬一。臣今來已至信州，迤邐于行在門外，恭聽賜可。《斐然集》卷九。

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伏睹近降聖旨，寺監長貳、監察御史以上，薦舉監司郡守，不限員數者。

一、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

頃任發運使，值張邦昌僭竊，僞命下東南者，子諲一切截送所司拘繫，申元帥府。餽給東南勤王

之師數十萬，不激怒生變者，子諲之力爲多。後守潭州，值前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亂，子諲夜半登陴，發兵擒捕，逮曉遂定，誅其亂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敵騎乘百勝之威，自江西來潭州，欲指顧受降。子諲率勵兵民，盡力守城，累日而後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火攻迫近，兵民不忍，相與扶掖上馬，力戰決圍而出。城雖不守，而二百年涵養兵民無一人投拜者。節義昭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彥舟、馬友、李宏、曹成百萬之衆相繼盤據，子諲以數百饑卒與曹成相持衡州累月，而邦昌之黨方據要路，不遣援師，遂致劫執。比入賊中，正色詛罵，賊卒不敢害。其才氣忠節大槩如此，正是今日可用之人。雖其少年恃氣陵傲，而其晚節更練淹詳。所以帥廣未幾，政聲翕然至公，有去思，委可充帥守之選。

一、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子翼。

頃知建州、南劍州，值范汝爲大亂之後，物力匱乏，民不聊生。子翼晝夜究心，寬以撫民，嚴以治盜，儉以足用。不事厨傳，以要虛譽，知民利病，政平訟理。至今二州去思之心，如慕父母。其人治官如治家，愛惜官物，通曉財利，委可以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

頃知真州，值女真焚劫之後，本州有招安賊徒數千屯駐，日夜恣橫。子忞用法彈壓，訖不敢妄動。招徠百姓，通惠商旅，課利增羨。朝廷有大支遣，數賴其用。後知明州，設方略捕強盜，取權臣之怒。知道州奉公守法，值監司以出巡爲名，住本州半年，子忞申陳小郡窮乏，應副批請不

前。又貽監司之怒，誣以罪犯，迎合權臣之意，遂被罷黜，至今道州冤之。子恣才力敏強，遇事立決，持身廉勤，愛惜百姓，可以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

頃知崑山縣，值朱勔恣橫之日，承與爭論圍田爲民害，遂被罷黜。後知岳州之江平、柳州之永興，今見任潭州之湘潭。老于爲吏，夙夜在公，賦斂均平，訟獄明允，公人皂吏，足跡不至鄉里。視民如子，防吏如寇，民感其惠，凡有公家之事，率先辦集。其持身儉約，舍飲食之外，一毫無所取。公廉健決，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大夫、前知通州海門縣張久。

頃任沅州曹官，值溪洞黃安俊反，守倅逃遁，牒州事與久。賊遂攻城，久倡率兵丁乘城守拒，出城接戰，數日之間，大敗賊衆，保全一州。朝廷嘉之，先轉四官，驛召赴闕。蔡京以久風貌不揚，止令還任，復爲荆門。方量指教，凡經久所按視，民皆帖服，無有詞訟，遂使一方田稅均平，爲長遠之利。後授筠州通判，爲人攘奪，安貧不競，退閒宮祠。賦性耿介，不干進，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宣義郎、通判全州軍州事范寅秩。

在范氏中最有智識，有才幹。頃權潭州通判，府事賴之以治。又爲宣司屬官，慕畫藉之亦多。見爲全州通判，郡政調和，發摘縣令贓污，民間忻快。可以充郡守之選。《斐然集》卷九。

舉王蘋自代奏狀

伏見秘書省正字王蘋，早親有道，潛心大業。精深之識，可以備論思；典實之言，可以資獻納。士林推重，臣所不如，舉以代臣，實允公議。《斐然集》卷九。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臣輒瀝危衷，上干聰聽，退惟冒昧，敢俟誅夷。伏念臣愚陋不才，分甘遠外。昨蒙陛下曲賜記存，召還左螭，遂司外制。每聞訓獎，常懼弗勝。既潤色之非工，復論思之無補，日月浸久，罪愆遂多。而臣父抱疾晚年，不獲迎侍，人子之志，夙夕靡寧。出而事君，忠嘉蔑著；入則事父，定省久虧。不待人言，臣自宜去。仰祈洪造，俯鑑微誠，除臣湖南小郡一次，既使臣得遂于孝養，又令臣粗習于吏方。他日復有使令，誓將九殞圖報。《斐然集》卷九。

乞出第二狀

臣近具奏狀陳乞湖南便親一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須至再干威聽。伏念臣天稟頑固，才出山下。自頃違去清光，歸就色養。意欲講明學問，以備使令。雖屢易于光陰，迄未成其志好。再蒙收召，適當戎車親駕之日；不敢辭避，遂叨禁闥腹心之選。亦惟陛下志在復讎，事先討叛，國論初正，志士思奮。臣不自揆，恐于此時，得以涓埃，仰裨海嶽。而不思智術淺短，何補于論思；辭翰不工，無裨于鼓動。寢歷時序，多積過愆。是臣出事陛下，無所取材；退思親闈，徒虧子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臣非不知貪慕恩榮，強顏就列，而愚戇之性，終不可移。久處要津，悔尤日甚，上辜知遇，厥罪逾深。臣是以悉罄惴惴，冀蒙矜許。早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乞施行。庶幾他日猶得奔走陛下左右，殞身畢命，別圖報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斐然集》卷九。

待罪狀

臣于今日具奏，以潤色不工，論思無補，仰籲天聽，乞除湖南一小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竊聞臣僚論臣行詞失當，臣已即時牒職事與在省，以次官見在假俟命。竊念臣文學至陋，謬司帝制。

不任所職，上負恩遇。退而自訟，其敢逃刑？伏望聖慈早賜黜責，以爲詞臣之戒。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斐然集》卷九。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以空疏，叨塵詞掖，蔑聞令譽，徒積悔尤。仰荷寬仁，保全終始，非臣捐軀殞首，所能報塞。分憂之寄，已懼弗勝；次對之班，豈宜輕授？切緣中書舍人在職一年，不以罪去，乃當此選，故事具存。使臣得非所宜，必致重招物議。臣雖愚甚，敢以死請。伏望聖慈察臣危迫，特指揮寢罷待制恩命，以安愚分。《斐然集》卷九。

辭免徽猷閣待制第二狀

臣近蒙聖恩，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即具狀乞寢罷待制恩命，以安微分。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竊以中書舍人與待制均爲侍從之臣，自來由詞掖外補，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學贊書，纔踰半歲，不能請

止，以逭刑誅。今叨任邊州，尚虞物議之未允。況西清近列〔二〕，本以待儒學忠賢之士。論臣疵賤，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仇，則刑誅不可免。上當寵數，無一而宜。雖知聖慈矜察下臣，務存終始，然使臣受所不當得，以速官謗，又豈陛下保全覆露之本意哉！臣所以不避再瀆，必冀矜許，非獨臣辭受之義，謹自爲謀，蓋名器所加，必惟其稱，乃陛下制賞罰馭人群之要術也。臣敢冒死上還恩命，伏望聖斷俯憐懇迫，早賜指揮。《斐然集》卷九。

〔二〕西清近列：原作「西近清列」，據文意乙。後文《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亦云「次對西清」，可證。

辭免徽猷閣待制第三狀

臣近具奏乞寢罷待制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聞辭受之際，人臣所謹。辭所不當辭則爲僞，受所不當受則爲貪。臣雖凡庸，粗知義訓，豈肯貪僞，再辱聖朝？所以懇免誤恩，稽違詔命者。前奏已具陳之矣，分當在譴，不合蒙休。重念臣多積言尤，久蒙間毀，止緣冒昧，上玷簡知。念若躡取顯名，循沿近例，既大違廉恥，又增積罪辜。苟物議之再喧，請天威之果斷，臣何足道，有累賞刑？伏望聖慈矜其懇款，收還成命，終始保全。《斐然集》卷九。

乞宮觀奏狀

紹興六年

臣昨蒙恩除臣集英殿修撰，知邵州，仰荷聖慈，俾便親養。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離行在，雨雪連月，道途濡緩，于二月六日方至臣父左右。去邵州本任雖止六程，迎侍赴官，可謂近便。而臣父自去冬以來，屢感寒疾，氣血衰損，尚多疲曳，板輿登頓，未任就途。既迎侍之不遑，難委親而獨往。輒披肝膽，仰籲至仁，乞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任便居住，庶幾不違菽水之奉，日勤藥石之供。臣父他日安康，臣當別圖糜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斐然集》卷九。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胡寅昨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奉聖旨除徽猷閣待制，改差知嚴州者。伏念臣頃以荒蕪，謬司帝制。禍機一發，將速大訶。仰賴陛下日月之明，特加照察，天地之量，曲賜保全，分以州符，俾便親養。適緣嘗藥，猶未到官，少效涓塵，仰酬恩施。豈期慈造，尚爾記憐。雖在江湖，不遺簪履，改畀近郡，次對西清，併示寵榮，若爲稱塞？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其知嚴州，臣更不敢辭避外，所有待制職名，本以寵遇儒學之士，如臣無取，豈得冒居？況臣

昨忝祠掖，未周期月，豈宜外補，通會年勞？雖眷待之隆，念嘗近侍而叨逾之甚，必致煩言。伏望聖慈矜其踦窘，收還成命，使免傾擠。《斐然集》卷九。

永州辭免召命奏狀

紹興八年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臣赴行在所，限三日起發者。伏念臣器能淺薄，學術荒蕪。嘗被使令，未聞報效。比者切于歸養，屢瀆宸聽，便郡疏恩，粗諧定省。即之官所，宣布詔條，曾未淹時，遽蒙收召，賜環甚寵，盡出宸衷。豈臣愚庸，所能稱塞？禮無俟履，夙夕靡遑。臣已恭依嚴命起發，前赴行在所。臣無任感恩惶懼之至。《斐然集》卷九。

永州辭免召命第二狀

臣昨准召命，已即時具奏，依元降聖旨日限起發赴行在外，伏念臣愚昧頑鄙，實無可用。往者叨冒近班，不聞忠讜之益；假守外郡，又乏異最之效。虛竊餼廩，常負愧心，分合投閒，庶免罪悔。敢謂宸衷尚記簪履，再加收召，恩意優渥，豈臣捐軀碎首能報萬一？退自量度，震懼靡寧。伏望聖慈憫臣便養之心，憐臣數奇之迹，特降指揮，令臣且依舊知永州，或除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安愚分。

《斐然集》卷九。

永州辭免召命第三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寅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者。臣昨在永州，仰承召命，已依限起發，先具奏知外。臣緣用舟行，遂成濡滯。既至衡山縣，略到臣父左右省侍訖，見不住起發。恭奉嚴命，再賜催促。天威咫尺，不遑寧處。顧臣何者，若爲稱副陛下收拾之意。臣只數日間至潭州，一面出陸蹉程，前赴行在次。重念臣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豈敢仰當異恩如此之寵？已具奏狀，乞依舊知永州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便養。冒瀆天聰，隕越無地。《斐然集》卷九。

永州辭免召命第四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仍具已起發日月申尚書省者。臣先具起發月日及辭免情實奏聞外，恭以陛下回鑾駐蹕，凡所收召，盡皆俊乂。如臣庸陋無取，亦預招延，恩命稠重，實難稱副。內惟色養，尤所不遑。仰籲聖慈俯矜誠悃，特降睿

旨，檢會臣累奏，追寢召命，以安愚分。《斐然集》卷九。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兼侍講者。竊以文昌貳卿，儀曹爲清選；經席勸講，儒者之榮遇。伏念臣識昧古今，學迷閭奧，召從遠服，賜對便殿。道閭里利病之細，何裨聖聽；玷侍從高華之列，遽被親擢。知效一官，猶懼不克；矧能共二，必速顛隳。方今多士並列于朝廷，壽俊皆承于顧問，豈茲庸陋，輒筵其間？敢控悃誠，仰干聰聽。特降指揮，收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侍親疾。他日再被委使，誓當粉骨上答隆私。冒瀆威嚴，無任戰慄。《斐然集》卷九。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奏狀

紹興十年

准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者。寵目維新，俯增愧惕。伏念臣昨丁家難，違去天臺。風木不停，痛深色養，隙駒易過，奄及禔除。慨此餘生，分絕榮進。敢圖洪造，尚爾記存。西序綴行，示不遺于舊物；南邦假守，俾未遠于新丘。汗渙初頒，涕零知感，便當祇受，不合具辭。重念臣緣在服中，稟行先訓，北逾荆渚，修省祖塋，南至甌閩，展親世族。摧心

本甚，血氣已凋，總轡既頻，指筋加緩，豈餘精力克任，顧憂而出？延閣清資，儒林妙選，併令冒處，尤用弗遑。敢籲聖慈，盡收成命，庶獲訪尋藥石，棲息衡茅。倘偷歲月之安，少復神明之觀。使令再及，糜捐是期。《斐然集》卷九。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臣尋具奏辭免。竊慮道途濡滯，未獲上徹天聽，須至再有干犯威顏。伏念臣孤露餘生，亟蒙記錄，超畀職名，付以便郡，所當奔走官次，少圖報效。實緣累歲憂患，心氣耗傷，指臂舊痼，因而加甚，記事多忘，書判又艱。以此承流，定虞曠弛。至于通班內閣，所以待遇賢俊。臣昨忝卿貳，甫閱旬時，遽蒙恩除，尤不當得。今臣既懇免郡寄，有自逸之嫌；更不敢輒丐祠宮，覬無功之祿。只乞聖慈檢會臣前奏及今次所陳，特降指揮，併收成命，且令休息疲瘁，收拾神明。年歲之間，獲就安健，自當請被任使，仰答天恩。冒瀆威嚴，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斐然集》卷九。

申尚書省議服狀

紹興十年

禪服人胡寅：右寅輒有私義，仰干朝聽。伏念寅于先父諡文定爲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合齊衰服，祖父祖母喪合期。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禪制。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末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內得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謗》一篇，以授寅二弟寧、宏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父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于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逮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于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爲是乎？」今來寅禪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遺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于此時當爲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于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貳正統，非爲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惟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有折衷。謹具申尚書省，伏望參政僕射相公詳酌，特賜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非特使寅得所遵守，不爲名教罪人，實足垂之四方，詔示後世。伏候鈞旨，謹狀。《斐然集》卷九。

全宋文卷四一六一

胡 寅 九

進萬言書劄子 建炎三年

臣竊考古者人君巡狩，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故舜以五載爲節，周以十二歲爲節，蓋有常制。不然，則詰戒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伐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爲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豫遊，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爲敵人迫逐，逃避奔潰，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爲安祿山所叛，首以萬乘之君棄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爲笑萬世。至其後嗣，習爲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爲恥。然猶所據得形勢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爲之宣力扞患，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剝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狩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以定大業，無有寧歲，卒平四方，奠宅中土，則與古戒兵戎，征不庭，伐鬼方、淮夷、玁狁之事，可無愧矣。至真宗親駕澶

州，戡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太平。思欲告功神明，昭示得意，遂祀汾陰，封太山，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凡欲爲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凡五朝，非以郊祀籍田，未嘗警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爲固當如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爲安爾。靖康之失，既往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周宣王所遇之時，而遽循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爲。公卿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自維揚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至平江，三年之間，國益危，勢益蹙，敵益橫，人益恐。回視過日，但有不如。況平江素無江山險固之強，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保，譬猶蹄涔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濤，雖螻蟻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緩于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肘腋之變，不待蓍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天下之人皆可，惟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懼，欲奮然陳論，慕斷鞅之所爲。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決不僉諧，虛浼聽聞，無補于事。欲泯默度日，又念備數近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己，輒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舉七策，別爲二十事，論巡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冒昧塵獻。其間切要，輒用黃紙貼出，以備省覽。至于因議大體，而泛及他事者，難以槩舉，則亦用紙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者，然今日大謀恐須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懇惻憂思，特賜詳閱。如可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參酌去取，斷爲國論，即日改圖。如或不然，則臣所見亡奇，止于如是，雖備任用，何能有補，願從廢黜，實所甘心。至于狂戇之言，觸犯顏色，私自揣

度，理難寬貸，陛下鴻慈天覆，必能恕之。震慄雖深，恃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

御札附

御札：已降詔命，召卿父赴行在。于今未到，卿可以朕意催促，俾疾速前來，以副延佇之意。押付胡寅。

臣昨日蒙陛下頒降宸翰，以臣父安國未到行在，令臣宣諭催促早來。臣已即時差人附書歸家，具宣德意。想惟臣父荷陛下眷記如此，疾病雖久，亦必勉力就道，入覲清光，自陳忠款。臣退伏思念臣父處身孤外，實無左右之容，而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堙晦之跡，蘊蓄之懷，遂將感會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辭受之大致，爲衆所毀，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臣固不當隱默而不自陳于君父也。臣父于哲宗皇帝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初，例察提舉學事官，到任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爲屬吏，所訴以爲所薦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當國，怒臣父沮毀學法，俾湖南、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停。臣父于是時已知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閭里，絕意仕宦。後蒙叙復，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宮觀，至于致仕。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何執中、鄭居正、劉正夫、余

深、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秉政之時，以臣父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顯榮可以立致。而守道不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加恩命，召爲太常少卿，又除爲起居郎，臣父亦以爲千載一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禮義，遵昔賢進退之規，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召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于對劄之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效未見，宜考古訓，以圖功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今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爾窺觀而交間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則恐奸雄竊發，于內不恭，恣行侵侮，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爲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讒毀百端，因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于五奏，指爲傲慢，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爲罪，至遣從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月，黜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賜收召，繼有瑣闥之除。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僻在遐遠，纔兩具奏，而給事中康執權已復祖述南仲之意，劾敵國恭，乞賜黜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而已。至于今日眷念不忘，促使造朝，恩禮隆異，保全所守，風動一世。人非木石，豈不知感？竊緣世方右武，儒學益衰，守禮義廉恥者反加以悖慢之名，喪廉恥苟得者乃稱爲恭順之行，瀆亂朝聽，使四維不張，深可痛惜。非特臣父一身体戚所係也。揚子曰：「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拘而賤。」或貴或賤，或肆或拘，豈士自能哉，皆上之所化，而其所係則國家隆替隨之。或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人臣之禮也。然則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

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夕引道，人臣之禮也。然則，諸葛孔明高卧草廬，蜀先主三往顧之，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綸當世，年未六十，鬢髮斑然，憂國之深，屢忘食寢，察其用心，非願枯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既以古人自期，則得志施爲，必以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同流俗，苟賤諂諛，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閒日久，今在朝公卿知識絕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于聰聽者。若不謂之曲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之釣名要君。考于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葵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輒具縷陳，不勝惶恐。惟陛下恕而察之。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

乙卯上殿劄子

文定公云：此章深得敷奏之體。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私欲，則背于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

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于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于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差，其用遂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于術數，謂教化不捷于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尼雅滿，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爲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爲之疽囊，以厚其毒。奸邪回遁，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于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于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南宋文範》卷一四。

輪對劄子 一 紹興五年五月

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爲民；受官蒞職，非以爲身。兵興以來，衣冠失所者衆。于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援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爲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爲譏謠，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成憲，有馳驚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澄清選授，興崇廉恥，合傳說「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產「惠而不知爲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輪對劄子 二 紹興五年五月

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在于教戒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

所謂大哉王言，言之必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宣，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意。遇其所好，則譽莊跖爲夷齊；遇其所惡，則毀晉棘爲燕石。極意夸大，有同牋啓，快心摧辱，無異詆罵，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于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言爲命之法哉！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爲實用，善者帖焉，惡者懼焉，其有益于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言也，曾謂是可忽乎？臣愚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褒嘉貶絀，務合至公，詞貴簡嚴，體歸典重。庶幾古昔誥命之意，以成一代贊書之美。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一八（第三冊第二四〇六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輪對劄子 三

臣恭睹陛下虚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對。資衆謀，屈群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于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守，既爾徘徊，不無妨廢。其間嘉言讜論，稽于上達，又無以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僚，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實封于閣門進入。則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滯之嘆，兩得之矣。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〇。

輪對劄子 四

臣聞皋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于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仕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編置，咸得食宮祠之祿。夫祿之爲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于縣官，王府賦于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爲之分別，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乃加「權」字于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于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睿旨，立爲定制施行。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輪對劄子 五

臣聞天下之惡莫大于謀爲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爲深可懲戒哉！然止于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

過，請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誘人告變。夫以反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猾怨家不忍小忿而致人于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令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處、廬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禁其末，見目前之小利，昧經久之遠圖，將使官吏軍民盼盼相伺，在上者不敢治其下，在下者得以持其上。謀慮如此，傳笑四方。臣謂弭亂之要，在于州郡得人。至若告陳之法，自來條制莫不備盡，只合申明行下。所有昨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庶幾人心不搖，禍亂不作。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

輪對劄子 六

臣竊見靖康中孝慈皇帝以朔望分謁龍德、寧德，而用祀宗廟之儀。以太常官贊道，知禮者非之。陛下思慕兩宮，發于聖情，每于朔望，率群臣遙拜，七年于此，可謂至德矣。然禮以義起，《易》窮則變，正使二聖在宮無恙，陛下孝友忻愉，問寢侍膳，固無常日，而外廷臣子致恭瞻拜，當有常時。以義起禮，變而通之，必不至若是數也。臣愚謂自今以後，每遇朔旦，陛下宜于宮中用家人禮，北望遙拜，宰臣宜率百官于東閣門奉表遙致起居。既畢，則陛下御殿受朝如常日。然至于天寧、乾龍二節及冬至歲旦，然後陛下躬率親王宰執已下望拜于庭，以表中外臣子上壽之意。雖他日二聖南還，綿蕝

禮儀，不過如此。伏望聖斷，詔大臣詳酌施行。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

輪對劄子 七

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于民，而已報除代矣。建官分職，皆以爲民。今二年成資，徒欲爲人擇官，速于使闕，非爲民也。爲政而不爲民，苟循士大夫饗祿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爲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輪對劄子 八

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祿養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益濫，任子益衆，賢士不勸，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爲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

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日月、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于今日興事建功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僥冒之不可爲，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輪對劄子 九

臣竊以州置通判，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關陞通判，其難其慎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爲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叅部，便欲直爲通判。其意以爲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援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于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威瀆貨賄，爲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徇其欲，豈所以爲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輪對劄子 一〇

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于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爲對；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以庠序爲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奧，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五。

輪對劄子 一一

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熹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

繫以未制乎？」司馬光韙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于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于立法，此與三互同爲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輪對劄子 一二

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于宮廟；而自以爲能者，則未必不爲民害。此國用之所以日屈，而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籍中外已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臣監司同共辟奏。立爲定格，不得差誤。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

刺舉二人之姦賊者，皆籍于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胥爲之，安民固本，爲中興不拔之基。其與用才取辦，斲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輪對劄子 一三

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爲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于音者聾于官，明于小者暗于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于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至于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于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無足深怪。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全宋文卷四一六二

胡 寅 一〇

轉對劄子

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爲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爲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以攻，尚權謀，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牧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爲迂闊無效。是時惟秦兵力爲強，鞭笞四海，卒立爲帝，孟子之言，真若迂闊矣。秦惟兵之強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芟而夕刈之，曾不三世，而雍州之地，崤函之固，爲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迂闊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尼雅滿之下，願陛下勿以爲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說。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

馬法及戰國以來，蒙恬、白起、頗、牧、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斫級，露布掩殺橫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劍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歷請厚俸，至于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煮海榷酤之入，遇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闐闐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于衣糧，則日仰于大農，器械則必取于武庫，賞設則盡資于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爲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于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沉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鬪必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爲補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

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寬詔屢下，以民爲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于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至縣令，鰓鰓然日以軍食不給爲莫大之憂。索之于帑藏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于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貨，索之于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于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匱之家。然而，贍軍之費歲歲增益，日椿月椿，急于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敵未擒，讎人未殲，二帝未復。不幸而旱蝗水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不必尼雅滿點集、劉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後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時，則曰兵數衆多，食不可缺也。及疆場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也。情狀蓋盡于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于敵國，而施之于朝廷，大要在于自封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益甚。至于民力已竭，國用已屈，自彼觀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何足

少概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日可見矣。臣愚謂宜于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千人，補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將揀其軍爲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命各舉所知可以爲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試之。無事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指揮。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者，即時具數申上，缺額必聽朝旨補填。屯軍所在，不得侵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責委大將率次軍、下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強使之，宜每軍置副帥一人叅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于州縣之事都無干預。雖建使置司，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糜俸祿，宜從減損。凡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官即不得輒有按削。凡校用使臣，自爲隊伍者，先會總數，然後分番按試，若不能挽強擊刺，即黜去之，勿令竄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自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自古建官非爲他也，惟以爲民也，凡事皆本于有民，無民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民終不能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而未有群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祿之者也，而未有以優局餼廩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今日宮觀嶽廟、添差、不釐務，可謂姑息之極弊，非修政事攘外患之先務也，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爲害，亦餽餉之次矣。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閔煩苦之役，示恩意之人，處以宮祠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祿，否則罷之而已矣，猶慮貧窶可恤者，據品秩給以閒田可也。至于監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添差至五六人者，爲公平，爲私乎？若其爲公，則不當差也，

如爲私者，天下吏員猥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故凡添差與所謂不釐務，悉宜減罷也。喪亂以來，士子廢學失業，惟志于得，平時則投匭函，獻封事，科場則乞收試，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來科場宜降指揮，特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寬，遷官僥冒者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濁。當相時之宜，稍澄其源。凡任子之恩，遞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而上之，不隔郊者仍須隔郊。得者既艱，又須嚴入仕之門，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令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流品漸清，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令，而又任之以拊循既困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濟，無乏絕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爲而不如志乎？或謂如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爲不然。彼數人者，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難馭之形，陛下灼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略，絕人之才，乃立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恩，以收西京人心，然考其所爲，則用法嚴密，未嘗以政悅人。至于減天下吏員，十存一二而已，豈聞人懷怨咨，欲充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劉先主，志在復漢，倡大義于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吳、魏之後，宜尚寬大，以固蜀人也。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其始蜀人不安，其後遺愛比之召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走吳魏者，人心惟是之從耳。處置盡公，必自帖服，不在溱洧之

濟，濡沫之惠也。漢削諸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爲誼不反矣。」自頃以來，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輒從而譁之，或造爲謠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于此，則携持而北去。胡不觀稱臣拜敵，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輟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頹敗之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爲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爲，安知他日不又難于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至。取進止。《斐然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

論遣使劄子

紹興五年五月〔二〕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實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爲齊所殺，魯之臣子于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爲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莒，是年爲齊納子糾。仲

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于前，慶父無君動于後，卜齮圍人犂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闥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鑑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幻，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于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阡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二，國勢莫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

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于今日，便當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則行一二人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于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女真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之職舉。臣等驚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于讐敵，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敵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吾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慙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仇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欲以遣使爲名，而實行間探，此又不可者。小人惟利可以使之，曷若召募敢于深入之人，厚與金幣資遣之。有歸者必得虜中動靜，或不歸則不過喪失一夫而已。何必自損名位，然後可乎？伏乞聖察。

又：若曰通書尼雅滿，則尼雅滿是親自用兵破京師，取二帝者也，于書上如何稱呼，實是無辭可措。伏乞聖察。

又：臣聞君臣謀議，務爲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則當明白宣諭建議之臣，不必含糊隱忍，以遂過舉之失。《斐然集》卷一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七，《古文集成》卷二九，《崇古文訣》卷三四，《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一〕年月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文中「酋」、「虜」、「夷狄」等字，四庫館臣避清諱改爲「敵」、「敵國」，今並據鈔本改。

再論遣使劄子

紹興五年五月〔一〕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薛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于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于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

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三〕，及癸丑遣使，則鈎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藪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敵爲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人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藪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于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其土疆矣，河之北，尼雅滿自以爲其土宇矣〔三〕。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賓我使人，達之于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没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凌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我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利貪色，

剛愎自用，特一時之勝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四〕，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爲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聲歎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閼，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于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以天

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于操，以苟存乎？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于何蘄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爲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強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八，《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九，《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六四，《古文集成》卷二九，《崇古文訣》卷三四，《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

〔一〕年月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二〕虜：四庫館臣俱改爲「敵」，今據鈔本回改。下同。

〔三〕尼雅滿：本文前後又稱「粘罕」，不相統一。今仍其舊。

〔四〕賢才：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古文集成》補。

全宋文卷四一六三

胡 寅 二

論衡州修城劄子

臣仰惟陛下視民如文王，好生如虞舜，寬詔屢下，滲漉遐邇。監司郡守所當悉心竭慮，以承休德。竊見衡州瀕江，地夾沙石，城壁自來只用磚甃，不可建築。而知州裴廩信任衡陽縣令仇穎之謀，乞降度牒，修立外城凡十餘里。衡州昨經孔彥舟兵屯五十餘日，殺戮淨盡。今經五歲矣，城外三四十里間尚無耕種之民。裴廩、仇穎不恤困窮，大興五縣丁夫，令自備糧餉，更番充役。隔瀟湘大江船運新土，雞鳴而役，見星而罷。差監築官四員，以提舉爲名，取供給于五縣。縣分遠處，民戶賠備，至于鬻賣妻子不能自給。經冬涉春，雨雪飢凍，死者千餘人。而土脉疏惡，一遇雨濕，輒復圯剝，隨又修補，有同兒戲。百姓愁嘆，痛入骨髓。提刑馬居中端坐容縱，令其親戚與提舉官通同作過，虐視陛下赤子，牛羊不如也。衡州去行朝二千餘里，守令貪惡如彼，職司又從而庇之。陛下雖有深仁厚澤，

爲此輩所隔，安得下究，遂使百姓怨及朝廷。今廩、穎乃重爲欺罔，居之不疑，畫圖薰香，芬郁燦爛，以眩睿聽，而百姓疾首蹙頞相告之狀，陛下不得而見也。臣愚伏望聖斷特降指揮，將馬居中、裴廩、仇穎先次放罷，差清強官吏置獄取勘，候案上日嚴賜譴黜，以慰一郡五縣之民，爲監司守令之戒。取進止。

〔貼黃〕臣伏見昨來吉州守臣呂源亦以修城騷擾，遂坐譴斥。然考其事未至如廩、穎之甚，江西監司乃曾按發呂源。今馬居中蓋庇廩、穎，不以上聞，乃是同惡相濟，豈可輕貸？伏乞聖察。

又，馬居中差親戚權攝所部官吏至多，若心畏陛下，必不敢蔑棄法令如此。伏乞聖察。《斐然集》卷一一。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臣伏見湖南轉運司元在潭州，昨因孔彥舟盜據州城，權時移司往上江。今寇盜平定，已是四年。自來條制，監司巡歷，所至不得過三日，有事故不得過半月。今轉運司盤礴衡山縣，公然違制，俾吏人兵級依出巡法按日批請者凡三年矣。不知以朝廷爲有邪，爲無邪？昨來宣諭官嘗具奏陳，乞降朝旨，令歸元來去處置司，而官屬侮文，遷延稽故，侵漁小邑，以自安便，率不肯動，甚可怪駭。夫監司者，郡縣之表儀也。今爲監司，慢棄君命，蔑視條法如此，則郡縣視倣必有甚焉，一路之政從可知。

矣。祖宗分建外臺，各據都會，豈可以一己不便，輒欲徙移，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此義和所以伏大刑也。伏望睿斷嚴降指揮，令湖南轉運司限一月內歸潭州置司。如尚敢違慢，當重寘典憲。除轉運判官薛弼自初交割遵奉詔條，徑入潭州外，其餘官屬各行責罰，庶幾營私慢命者稍知聳懼，以爲監司之戒。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

請行三年喪劄子

紹興七年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率天下，著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爲期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譬之紵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紵，徐徐是亦紵也。親喪不可短，爲期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策，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于失禮，自陷于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風塵，永訣不復，實由尼雅滿，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于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于父子之恩，君

臣之義故也。伏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傳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食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讎之切，切于聖情，情動于中，必形于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仇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戒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于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己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爲過也。晉武帝爲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中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玄難于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爲難于復古歟？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爲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從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歡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

于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于心，身自行之，裴秀傳玄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離違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一〕}，以有君臣父子也。陛下一舉而恩義皆盡，夷狄有人焉^{〔二〕}，豈得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于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于聖裁，則諒陰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言。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于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爲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于人。仁者爲此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爲此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爲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效命于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于陛下，巍然爲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爲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爲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居喪三年，雖若久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

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無不佑助。臣不勝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憂者？必將有取于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之聰聽。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又見《中興禮書》卷二三七，《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七，《宋史》卷一二二《禮志》二五，《文章辨體彙選》卷一〇六，《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南宋文範》卷一四。

〔一〕抄本此句作「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

〔二〕夷狄：原作「敵國」，據抄本改。下同。

乞回避呂頤浩張守呂祉劄子

臣昨蒙恩除待制知嚴州，到任已來，勉竭駑下，思報恩施。所幸郡事簡少，未至曠敗，自可偷安

歲月。今輒有危懇，仰干天聽。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休戚利害，一關其身，則必盡誠祈籲，無緣隱匿，理有固然，勢之必至也。呂頤浩素不與臣相知。方其秉鈞，臣出在外，亦有未相涉之事。只緣前年臣忝行誥命，不合據實以頤浩嘗佐勤王之舉，破其累載叨冒元勳之計，載于詞命。頤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報也。每對賓客語及此事，必曰：「向來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則又出陛下親批以示之。頤浩服事陛下，致位將相，尚不知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其于微臣宿怨，豈能釋乎？前年冬臣蒙恩知邵州，臣父適感風疾，不可迎侍，頤浩即議移牒，抑臣前去，偶聞臣已請宮祠，遂止。然于賑濟奏狀言及邵州見闕守臣，以相中傷，則知頤浩未嘗一日而忘臣，但未有其便耳。今頤浩爲浙西大使，臣正在其屬部，動有干涉，以臣愚戇，安能自保，不落其手？此臣所以蹙蹙者一也。前年張守被召，將至闕庭，臣偶因面對，嘗及其短。張守初亦不知，却緣章蔡事行，遂怨及臣，以爲臣預議。議雖臣所不預，然趙鼎請臣至堂面授聖旨，令臣撰進詔意，臣本不敢，退思中書舍人撰詔亦有故事，遂擬以進。守等蹤迹來由，既非學士所撰，定是臣之所爲。積此二事，其怨固當。今守復參大政，必將變更已行之令，爲章惇、蔡卞雪冤，復置宣仁聖烈太后于有過之地，批根事始，加以罪辟。此臣所以蹙蹙者二也。臣與呂祉同鄉同年，素無嫌隙，祇是爭進見忌，遂相傾擠。前年冬趙鼎、周葵相繼擊臣，皆是呂祉畫謀。臣既罷職，祉大得意。及陛下記錄臣，有與近郡聖旨，祉尚遊說政府，令除臣筠州，則知祉心惡臣在近。今聞其獻議納說，求進益甚，遏人揚己，必悉其力，則素所不快有如臣者，豈能免乎？此臣所以蹙蹙者三也。況此嚴州去行闕密邇，人所爭欲，而臣危根鍛羽，易摧難庇，褊心

疾惡，多仇少與，眇然自視，當赫赫之三怒，若非投誠陛下，何計以免禍辱之及？重念臣再違軒陛，又易三年，多士流傳，謂臣頗蒙聖心簡記。臣雖無取，豈不願他日再依日月之末光？然危機在前，誠恐蹈犯，以負陛下平日收拾之意。用是不能自己，披瀝肝膽，冒瀆威顏，使臣少避頤浩，則乞對移徽、婺一處；使臣少避守、祉，則乞除臣宮觀一任。但荷保全，無所不可。雖同草芥之至賤，且非木石之無知，會當捐軀，圖報萬一。取進止。

〔貼黃〕臣聞臣不密則失身，今臣此章如蒙天慈矜念，乞因大臣奏事之際，只自聖慈特有處分，不賜降出，免使臣重爲人所側目。臣不勝瀝懇。

又，臣性質愚甚，粗知向學，慕古人責己遠怨之方，亦無記恨頤浩、守、祉之意，只欲斂迹避禍而已。伏乞聖察。《斐然集》卷一一。

戊午上殿劄子

紹興八年

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弈棋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爲天下國家猶建室，與仇敵爭勝如弈棋，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總師履極，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誼主矣，然爲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相而後

舉，今十有二年之間，易相至于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已去，不肖者持祿懷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才，明日指爲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爲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令，臣下無久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中興，豈不猶充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數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毋乃陛下知人之哲亦有愧于古耶？夫此九相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爲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爲寒，一以爲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爲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恣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橫費，而民生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退一小人，祇爲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于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復生，不能爲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東晉南渡，其所措置，務適時宜，于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于治。伏望陛下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蘊，于十日內畫一具奏。陛下留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紕，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爲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嚮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力行固守，庶幾經綸有叙，用聽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

雖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于浮沙之上，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龍蛇，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子而後知其敗也。今敵據汴京，士氣恐懾，重斂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焚，徐行拯溺，臣不知所稅駕矣。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

乞宮觀劄子

臣有誠懇，仰干天聽，內量僭易，甘伏誅戮。臣昨者蒙恩擢實詞掖，文字疏謬，遭致人言，聖度寬容，許其善去。外除三郡，皆以便親，政效無聞，復蒙收召，前後聖旨，催促非一。感戴恩遇如此之厚。雖率先士卒，身膏草野，亦何足以仰報？重念臣父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爲長男，義難遠去左右。今來恭趨召旨，雖稟教忠之言，退顧私情，實同駒犢。既至行闕，復睹天光，在臣愚分，已爲榮遇。伏望聖慈矜憫，特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就養。臣年方強仕，筋力未喪，九殞報恩，尚期他日。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

辭免直學士院劄子

臣伏蒙聖恩，令臣兼直學士院。伏念臣學疏才陋，初不能文，試郡累年，又加荒廢。今于本職之外兼侍講席，一身二任，已懼弗勝，敢不自量，復司內制？況自來學士院闕官，多是西掖詞臣權攝，事體爲順。今絲綸之任，咸已當才，豈宜使臣暴其所短？或當視草，傳笑四方，不惟自速顛隳，實恐仰累國體。伏望聖慈寢罷恩命，別付賢能，庶安愚分。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

乞春秋傳序劄子

臣伏仰陛下獨智遠覽，稽古圖治。知制世御俗之略，莫備乎《春秋》，斷自宸衷，服膺獨好，固已粃糠五傳，糟粕百家，深造仲尼之蘊矣。臣父壯年刻意，白首成書，乃值此時，可謂天幸。比及奏御，仰愜聖心，褒稱之言，多士傳誦，賜金加爵，併示恩賞。斯文不墜，天實興之。昔司馬光編集歷代史記，神祖皇帝愛重其書，賜之美名，寵以冠序。中更崇、觀，邪說並作，屢欲毀板，賴序而存。自仲尼在時，尚有罪我之慮，蓋誅討亂賊，大法既闡，或所不便，心思詆廢，自古如此，何獨于今？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略御翰墨，著爲法語，勒于經端。庶幾一字之褒，有同華袞之贈，聖謨定保，人

誰間言？共以雲漢之章，非力所取，然而日月之照，容光則來。冒瀆威嚴，伏俟誅殛。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

議服劄子

臣有孤危之誠，不敢自隱，須至詳瀆天聽。臣閩人也，閩之俗地狹人稠，計產養子。臣祖母憫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養之。臣父其時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豈有無子之慮，而必至收養堂兄已棄之子者？緣臣祖母知書好善，告戒之切，于是撫憐鞠育，以爲元嗣。凡幼時疾病，粥藥之勤，長後教訓維持之備，義方恩愛，老而彌篤。最後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輕義，黨生忽死，見臣父既沒，即謂臣合與伯父追服行心喪。臣在禪制中嘗具申明，乞禮官詳定行下。其狀中詞指婉白，欲使議者知其攸趨，至今未有與決。萬一此事謬誤，非獨陷臣于無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干國家事體。據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聖人以此使天下後世之爲人父子者定之法。人而有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則兼愛，孟子斥墨氏爲禽獸以此。是故漢宣帝，衛太子孫也，爲昭帝後，則不敢奉悼王，其禮正于本始之初。英宗皇帝濮安懿王子也，爲仁宗皇帝後，則不敢崇濮陵，其禮謹于治平之始。獨漢哀帝背孔光、傅喜、師丹忠諫，信冷褒、段猶、董宏、朱博邪說，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過房子甚衆，皆不聞有敢行此者。姑以近者論之，通經有德如楊

時，營私好利如席益，皆爲人後，未嘗解官持心喪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設使所後之父母尚存，而爲私親行此禮，敢乎？如不敢行于生前，而敢行于死後，是不以死者爲有知也，則稱子孫奉祭祀出于誠乎？人而若是，不得單斃其死矣。雖然，此特論常禮也。紹興令：「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齊衰，不杖期，申心喪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時方遣臣仕于行朝，而不使臣行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曰：臣之過房，異于世俗之過房，事具如前，是不可以常禮處者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權再從伯父與所生父之中行同堂伯父之服，齊衰，不杖期，斯得禮之節矣。夫義歸于一則心無二用，禮重于祖則本立道生，以此爲人後，庶乎其可以報再生之恩也。至于歲時厚致恩紀于先伯父一位，則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謹。若或議者以不服心喪三年爲臣罪，雖削官永棄，亦所甘心。臣遠守郡章，方乞祠觀，無由自訴于旒宸之前。惟陛下天慈，留神深察，則知臣父所行與臣所執實于國家事體，非獨一己之私利害也。冒瀆威嚴，不勝惶恐。取進止。《斐然集》卷一一。

宮祠劄子 一

某輒有誠悃，仰干朝聽。某昨於三月內以心忡指弱，乞從散局。蒙降詔書，不賜俞允。孤遠之蹤，感荷記憐，且令勉修官業，上副聖眷。緣自入秋以來，暑毒發作。遍體腫瘍，急於療治。導利過

當，遂成瘧疾，寒熱交攻，氣幹蘼然。日夕憂皇，慮曠職守，非不貪戀蕃宣之寄，俸祿之厚。情不獲已，又不敢再具奏狀，頻瀆天聽。伏望鈞慈察其懇迫，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少加休養，復誓糜捐。《斐然集》卷一一。

宮祠劄子 二

某昨具誠懇，以瘧疾所苦，陳乞在外宮觀差遣。竊慮未蒙矜許，須至再瀆朝聽。伏念某緣夏中伏暑，瘡瘍橫生，涼劑所攻，復損正氣，寒熱交戰，療治未痊。飲食益微，瘦瘁加甚，尚當郡寄，晨夕不遑。雖使竊食祠庭，亦恐非所當得。伏望鈞慈亟賜奏陳，收還職名，解罷所任，俾獲訪尋醫藥，早就安愈。他日復被任使，謹誓糜捐。《斐然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一六四

胡 寅 一二

繳傅雱用赦量移奏〔二〕

臣謹按，傅雱于建炎三年爲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荆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彥舟爲名，入其軍中，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啗彥舟，因以自潤。百姓怨苦，乃從鍾相爲寇。彥舟不敢安處，遂破鼎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爲名，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內，公私舟船爲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鄂，爲蘄黃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彥舟凶狡，初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侮弄三尺，詭詐百端，皆雱教之。至于州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雱則公然乞於彥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產，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彥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爲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彥舟自是北遁，投於逆

黨，未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傅雱。人但知彥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奸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爲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雖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況雱身爲朝郎，職在省戶，所爲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揆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爲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寬恩。若遇赦文便許內徙，使懷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式遏亂略，修明軍政之道。一雱雖小，所係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別降指揮，將雱永不量移，以爲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二〕原卷總題曰「繳奏」，故各標題下不再署「奏」字。今刪總題，于各題下補「奏」字。下卷同。

繳湖南勘劉式翻異奏

臣聞劉式係大贓吏，宣和六年任潭州湘潭縣日，值科燕山免夫錢，湘潭管田八十六萬畝，式每畝科錢七百元，二分納見錢，每畝盜一百文入己，一分以銀折納。其時銀價踴貴，每兩至三貫文。式用潭等取之於民，而以廣等納之於官。廣等者以十錢爲兩，見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錢爲兩，湖南民

間通用私秤也。據此兩項，式之所盜，其數多矣。當時爲監司按發，送邵州根勘，事已明白。式用重賂於京師求囑，遂行翻異，乞移別路。遂改送袁州看詳，得無罪狀，遂還元任，考滿而去。至今湖南言贓吏者以式爲首。昨緣姻婭之私，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注授邵州通判。其意以邵州舊曾盡法勘己，欲報私怨也。賴言者發其奸狀，追官罷任，稍快公議。今來河南憲司所勘止坐言章中論式殺害平人〔二〕，爲百姓胡安所訟。式反訟安，以書達衡守，祝其周旋，式當連坐一事而已。然衡州推勘院已申提刑司，稱鞫勘圓備，比至差官錄問胡膺等一十九人，各已伏辯，獨式翻異不承。今來致煩朝廷令提刑司別選官移桂陽監置司，重別根勘。謹按式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授通判差遣，則殺害平人。又以書干託太守，祝其周旋，事之必有，理無可疑也。今干照人各已伏辯，而式獨不肯承罪。其挾權驕恣，可驗臣僚之言矣。至於冒法改官，不依資序，注授通判差遣，朝廷雖灼見罪狀，各已追改，而式之罪名未結正也。今衡州置獄，追呼已多，聞有破產之家，被殺者沈冤未伸，方逮者證佐未畢，而又移獄，已是暑月。只緣劉式一夫奸兇抵悞，頃年翻異得其慣便，是致獄訟滋彰，煩瀆典憲。伏乞聖慈別降指揮，令湖南提刑司選差強明官吏，嚴立近限，疾速具案聞奏。所貴劉式不敢恃頑脫免，而於無辜干證之人免於囚繫淹延。俟案上日，將式冒法改官等事一併行遣，爲惡吏之戒，以稱陛下愛民去姦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二〕河南：疑當作「湖南」。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奏

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爲本，而縣令尤爲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爲賊者安土樂業，已爲賊者壞植散群。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已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礙，皆許奏辟，於是諸官負罪，姦賊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叅銓部者，盡輻輳之，其爲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況鼎州昨緣程書禹奏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爲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勿從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殘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賊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遣。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賊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官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輒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礙辟差。庶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棹棄兵刃，復緣南畝。以愚見不以諸般拘礙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斐然

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繳宣諭官明橐乞封龍母五子奏

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親決獄冤，則甘雨應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也。宣諭官以敷君德求民瘼爲職，乃爲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況封爲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毋乃反常失禮，爲後世笑乎？伏望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爲急，若政平訟理，民無愁歎，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不得陳乞廟額，崇修淫祀，以爲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岑朝殺妹該赦奏

臣取到大理寺備坐岑朝元初情節，看詳得岑朝典田與叔岑和尚。岑和尚死，岑朝持鎗就和尚妻阿劉分討所收禾，阿劉不與，岑朝便下田要奪取之。時阿劉將禾擔竿趕趁岑朝，岑朝回面以鎗柄隔阿劉擔竿，其阿劉女岑倉娘以禾擔竿趕趁岑朝，岑朝以鎗刃決著阿劉脚面見血，其岑倉娘又以禾擔竿趕趁要打岑朝，岑朝以鎗柄隔開擔竿，決著倉娘左肋，辜限內死。即是岑朝鬪殺，其理甚明。又況阿劉是

岑朝再從叔母，倉娘是岑朝三從妹，欲奪取未贖之田禾，已是無賴。其叔母恐爲所奪，用擔竿趕逐，初未嘗行打，而朝以鎗刃傷之見血，其妹以母被傷，用擔竿趕逐要打，亦未曾及身，而朝以鎗柄打之致死。兇頑不睦，事可按見。臣以謂莫大於人倫，莫重於人命。賊害骨肉，情理深切，人情共惡，有何可憫？若從寬宥，顯見罪重斷輕，非公共之法。伏睹明朝赦文十惡罪，至死不赦。其岑朝合准於絞刑上定斷，更乞朝廷詳酌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吳开逐便奏

臣謹按吳开、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往來，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爲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一〕。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爲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开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貼黃〕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吳开等乃得逐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別降指揮，其已得逐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吳开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爲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二〕非：原作「亦」，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繳內侍馮益轉官奏

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礙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況皇城司親從官堆垛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爲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搃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侍禁內，智效一官，苟能稱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己論功，角逐於被堅執銳、舍爵策勳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爲也。倖門一啓，他日必有求爲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爲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群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

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八。

繳資善堂畫一內未有先聖奏

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傳，陛下選儒學老成之士充輔導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氣質，熏陶德性，以副陛下茂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人同稟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說，則毀父子，無君臣，泯亂民彝，爲世大害者。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先師爲矜式，非所以訓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必亦以此舉爲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敬之心，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趨習，罔不在初，曾是初建資善，而可輕有過舉乎？所有錄黃內緣有此畫一件，未爲允當，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四。

繳劉儗復秘閣修撰奏

臣謹按，劉儗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爲大晟府按協聲律，則爲提舉道錄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爲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錄院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詭計秘謀，附會奸惡而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恩赦，盡還官秩，食祠宮之祿，僥倖甚矣，乃敢陳狀訴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叅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產減年奏

臣契勘諸州常平主管官依法到任一年，取會籍記功過及措置利害，歲終考校，分爲三等。職事修舉顯有績狀者爲上等，元降指揮即無立定賞格。戶部今却引用守令考課入上等，知州減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法，比附常平主管官到任考校入上等課績賞格，與韶州通判宋普減二年磨勘施行。契勘守

令考課，終任德義有聞，公平可稱，奉行教法，催科不擾，獄訟無冤，農桑墾植，屏除奸盜，賑恤困窮，考課居最，方獲被減二年磨勘之賞。廣東一十五州，歲賦苗禾止有二十餘萬石。韶州又號小郡，所管四縣，地瘠人稀，戶絕之產能有幾許？時暫根括，有何勞能？作冊供申，即非難事，安得與守令考課比乎？又況常平法，主管官每月添給食錢十貫文，若不修舉上件職事，可謂尸素。今創開此例，則二廣其他小郡一一攀援，無有窮已，啓僥倖之風，亦足害政。所有宋普減年指揮，乞賜寢罷。所有常平戶絕田產，亦乞別降指揮，立定根括頃畝財產數目賞格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都督府辟范希荀充廣西經撫庫官奏

臣契勘經府庫乃祖宗時優恤邊方，給降見錢六萬五千貫，度牒四百道，付廣西經略安撫司充本息，專備蠻夷犒設支用。自來安南三年一次入貢，比歲有朝旨，只就本路荅賜。雖是諸司應副錢物，多是不肯承認，全仰經撫庫排辦津遣。及邕、欽、連、宜、融等極邊州郡，刺探支費、鹽菜生料，亦於經撫庫出給。乃是一路事體囊橐，全在得人經營，庶使本錢不耗，息錢足用。一有侵欺失陷，便致隳壞，失遠人心，爲國生事。然則經撫庫官雖名監當，其實所係不輕矣。切見范希荀見知衡山縣，吏能鹵莽，邑事不治，好任胥吏，民無所訴，通受賄賂，廉聲無聞，監司帥臣屢欲按發，委實不足以充

上件差遣。切慮李彌大未知子細，有誤藩屏之政。欲望聖慈別降指揮，令李彌大選清白謹幹之人，別行奏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戶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奏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尚書省送到戶部狀：「吳錫軍馬已差往池州駐劄，其湖南安撫司舊支錢糧數目，已改撥應副岳飛支使。所是湖南安撫司每月見應副岳飛錢數，若本軍起離，本路即據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轉運司拘收^{（一）}，令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奉聖旨，依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令臣書行者。

臣契勘湖南累年屯駐軍馬，並係朝廷指揮，令轉運司撥支上供錢斛應副，尚猶不足，則帥臣不免多方措置，僅能給遣。昨來岳飛一軍入境，支費浩瀚，遂至均科田畝錢，竭一路民力，不足充三月之用。所幸水寇已平，大軍移駐。然本路重斂之後，加以大旱，民間困急，坐待溝壑，所以都督行司減放租稅^{（二）}，多方存恤，猶懼無以善後。豈可將岳飛每月合用錢數，便令湖南漕司令項椿管，將安使從出哉？若謂已將吳錫一軍之費改撥應副岳飛，只合明言候岳飛移軍日，即據吳錫元來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安撫司拘收，不當海言岳飛用錢數也。漕司以應辦爲職，若遂黽勉奉承，重有科斂，以候朝廷支遣，百姓狼顧，孰保其生？得財失民，亦將安用？欲乞別降指揮下湖南轉運使，取問每月應副岳飛

錢數，支用是何窠名。或是上供錢斛，自合撥正。若緣軍期，一時賦斂，即合蠲除，難爲立額拘收。庶幾盜平之後，早歲之餘，民力少蘇，邦本以固。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二〕令：原作「今」，據下文所述改。

〔三〕所以：疑當作「所有」。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爲桃源令奏

臣竊以湖北昨來民聚爲盜，止緣守宰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今平定之初，縣令尤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後，氣血乍復。凡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輔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歲時，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祇應弟子爲妻。就本縣創造大第，窮土木之役，百姓交訴，爲潭州帥臣所劾。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哀集賄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一迹，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內，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女，爲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絕也。宜卿往來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密結胥吏，搖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槩如

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令宰，虐已爲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欲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刺舉爲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全宋文卷四一六五

胡 寅 一三

繳馮躬厚特補蔭奏

紹興五年八月〔一〕

臣伏見近有臣寮章疏論列崇、觀而後誤國之臣，凡有所得恩數，乞令有司一切報罷。聖明洞照，已從所請矣。除惡務本，公論稱快。而馮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爲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天下莫平於法，惟法之聽，人何敢僥倖？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無以昭示好惡，人心不服，公論謂何？所有躬厚許蔭補指揮，臣未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二。

〔一〕年月原無，據《要錄》補。

繳郭東知台州奏

臣竊聞郭東奔競進取，苟賤無恥。其平生所薦論者則商守拙、尚用之、賈讜、趙野、李孝揚、毛才、李缺之流。觀遠臣以其所主，東之爲人亦可知矣。頃附權貴，躡躋郎曹，朝路之間，指日爲笑。權貴庇之，旋令出守徽州。州素巖險，城壁堅固，張琪作賊，雖入徽境，去城尚五十里，本無侵犯之意，東乃挈携資財子女，一夕逃遁。事不可掩，有旨放罷，送提刑司取勘。未結正間，輒造行在，權貴又爲之地，止降一官，且復免勘，叨竊宮祠之祿。於紹興寄居，娶富人女，厚納婚田，其子亦然，父子同日成婚，以富妻夸耀於人，略無羞惡，縉紳恥言之。其人品如此，豈可爲民師帥，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哉！台雖小郡，然陳橐以循吏受賞矣，柯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昨來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矣。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劉黻潼川府提刑奏

臣竊聞劉黻係蜀道富家，以貨寶犀帶厚結王黼，乃自小官賜出身，改京秩，躡升史觀，遂玷郎

選。當時有「黼黻」之譏、「帶劉」之號，蜀人羞稱之。人所共知，不可掩也。昨來陳乞蔭補，爲臺章論列，以謂循資既濫，則不當改宣教郎，出身既濫，則不當轉奉議郎，送吏部不知坐何銜，與差遣不知填何闕，供述不明，事迹詭秘，其合比附討論，無可疑者。前件臺章日月未遠，今又委黻以一路提按之權。觀其所由，無不疑怪。今四川遠在數千里之外，民力已困，監司之選，尤不可輕。黻既能無恥納賂於貴權，必能不廉誅貨於州縣，交征財利，且自黻始，豈所以重外臺之寄，慰遠服之心哉！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命詞行下。《斐然集》卷一五。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奏

臣竊見陛下加惠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爲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于故相忠宣公純仁爲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闕，即獲賜對，褒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闕漕臣。異恩稠重，皆以純仁之故，在正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刺一郡，改畀桐廬，則又以爲由監司爲太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陞擢。每語人曰：「猶子直方尚得爲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寡廉鮮恥者之所宜處。

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孩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貧悴乃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者世祿而不世官，祿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祿足矣，而爲之擇官，至於再，至於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倣，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勳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王義叔黃願李膺復職奏

臣謹按王義叔宣和中因緣後宮，遂叨侍從，士論不齒，尋被譴斥。建炎三年爲防江制置，聞敵兵逼近黃州，引舟西去，略無措置少遏敵勢，坐此落職放罷。後居江州，買沒官田，官價三萬餘貫，只作一萬六千餘貫，又只納一千二百貫入官，便行耕種，坐此降一官。舉此三者，不才貪墨之狀著矣。黃願昨守揚州，奴事黃潛善，貨事黃潛厚，蠶躋論撰，公論鄙之。敵兵入寇，職在城守，曾無奏請，遽爾逃避。方懷祿燕安之際，則僥倖進取，忘羞惡之心，及見危致命之時，則偷生苟全，虧效死之節。行治如此，何足錄哉！李膺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爲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

郭，自以爲功。爲民父母，隱蔽賊盜，賴奸之用，主藏之名，監司按劾，贓證明甚，獄情不究，當以公罪。至今虔州群盜未息，上煩宵旰，則膺之爲也。臣愚謂此三人者，中外踐更，非不任使，略無功用，但有罪愆。若緣赦恩，漸此復職，與人才一眚再蒙褒寵者，無以異焉，恐非迪簡多士，旌別淑慝之道。又況延閣中秘，祖宗所以克宅俊乂，今使庸惡贓賄、敗事致寇之人寓直其間，污辱華資，塵玷清貫，則當得者不以爲榮，而勸懲之具廢矣。所有詞頭，臣未便奉行。《斐然集》卷一五。

繳朱勝非從吉宮祠奏

臣契勘朱勝非昨自知紹興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讀。臣父某時爲給事中，以勝非黨附黃潛善，馴致南渡及苗、劉造逆，勝非位居宰執，不能面折奸兇，盡股肱之義，乃依從回互，陰懷二意，其人才如此，實忠臣義士之所惡，叛人讎敵之所輕。恐其入朝，再壞天下，遂具論列。雖臣父緣此以罪去國，而聖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誤恩，擢居獻納之地，必謂臣克守家訓，事主不欺。考勝非後來罪犯，屢致言章，天下聞之，不可掩也。臣若隱默，則欺君違父，爲世大戮。伏望聖慈矜察，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斐然集》卷一五。

再論朱勝非奏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婿，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常也。自其爲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爲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誚。時相主之雖力，猶且提携不行，出爲南京副總管。值敵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非爲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爲之羽翼，遂急勝非勤王，且云不可污張巡、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爲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若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諂事黃潛善，叨與政事。戊申之冬，敵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向，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且晏安於寵祿，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爲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援唐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護之

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顏岐、張澂，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爲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爲勝非計，尚以何顏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扞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常爲宰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爲辭遜，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徇國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己，意謂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污揆席。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奸愼，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于勝非本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僞命臣寮，又爲黃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爲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密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爲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黃堂傅掌瑣闥，黃龜年司制命，劉棐爲諫官，王詳爲佐使，汲引親黨虞灃、陳桷輩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爲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黃龜年章疏，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願爲密院計議、王鈇爲提舉茶鹽、宋暎爲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爲方之秦檜，其爲龍戰不亦大乎？蓋勝非外寬內忌，陽爲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

疾狠，能爲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不敢爲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爲京城南壁守禦官，恨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敵讐，乃傲然端坐，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爲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而勝非所以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善，則道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黃潛厚是聚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彥建節白麻，極意稱獎之人；顏岐是同黨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澂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中是諂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爲國產禍之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毀帝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以爲失職之士，星象所由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繆妄，力疏寢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爲，而勝非敢爲者乎？康執權鬬茸污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己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藹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給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藹爲人大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爲宣撫使，即辟爲幕薦。凡江西繆政，多藹之謀。及再爲相，遂差藹監吉州權貨務，偷盜官錢，歲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爲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詐供藹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藹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字爲「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爲靜江通判。值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

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爲湖北鹽務，以爲未足，又薦之對，又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贓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爲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爲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翻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爲湖南土豪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陰與郴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爲贍軍，實則入己以充賂賄之費，大爲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母由茶陵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爲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徑趨荆南，朝廷遂除京南鎮撫，不肯受命，移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鼎守付之，昌禹兇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爲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剥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么已就招安，然後付以告命。而密諷李堯，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爲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羲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術者，常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爲之轉販米糧，遂爲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權知道州，狼籍不法，爲提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其忠愛於己，亦爲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賂遺，引爲宣司使臣，廣以金帛納結夏卿。勝

非再相，遂除千里爲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污穢苟賤，不爲士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爲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爲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飛大鄙宗訓之爲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贓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判，照管勝非家屬，遂擢爲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穀者，嘗爲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郴州，每請俸米，穀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贓污不法，曾以妾奉唐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錄事參軍，公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群批書四關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值郎，在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爲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也。自庚戌年敵騎退後，朝廷一向謝絕，不與交通。三四年間，敵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啓寵納侮，果至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寬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爲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爲如前所奏，則又關通內侍，諂奉將帥，牢籠堂吏，沽譽群小，專以軟熟無忤持祿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

《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爲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秘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祿？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爲榮；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爲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皁櫪，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人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絕足，仍有詭銜竊轡，以智爲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深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爲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亂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斐然集》卷一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

全宋文卷四一六六

胡 寅 一四

上皇帝萬言書

建炎三年九月〔二〕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試起居郎臣胡寅謹沐浴百拜，上書皇帝陛下：伏睹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詢群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錢唐來幸江寧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啓建之義，改爲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群生」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爲利，以危爲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則其負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愚見，不避斧鉞，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

切，仰德義之廣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觸冒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咎，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三〕，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爲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爲草莽堙之，陵闕爲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國，敵騎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

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賞爵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舊物。金人以無厭之求，喋血中華，蠶食併吞，扶立僭僞，以亂易治，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强，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爲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爲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于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爲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說，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

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遞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爲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彥諧謔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南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爲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伎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爲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邊方，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凌弱猶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于侵凌強暴反覆無常之尼雅滿，豈有是理哉！若以爲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餽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敵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

愛君，而寇準之功爲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于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爲善後之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務，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爲虛設。其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戶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駁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鹽利爲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爲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師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于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爲，亦必深相提策，務爲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于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鑑照，臣未敢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

修，誓戡大憝，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爲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愛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它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于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敵人之所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于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于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者，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誑以出

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摺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于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勾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兩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于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于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劉、苗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

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群起不逞之盜，必自貼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禽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陛下以雪恥復仇爲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兇頑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稅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于見數峒丁中，實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陽，爲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用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爲之急，亦不可不爲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爲之，必見績狀。于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于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敵南牧以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厲兵，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于束手屈膝，斃于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況欲用兵以保衛赤

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于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啓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爲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箸而駭。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于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並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爲不可焉，蓋爲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爲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

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繼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強臣內叛，邊騎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敵中固無恙，穹廬蠻帳，羈棲雜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維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事敵，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爲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于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興衛，于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老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于關中，光武之于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方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帝王爲治之道，敦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爲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爲公而不以爲私分，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徧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眄眄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己。亡秦是已。漢以爲鑑，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

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倡義而起于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爲久遠無窮之慮，非爲其一身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穀小人之見_{二三}，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郡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曆，難矣。今宜于同姓中不問親疏，選擇賢才，布之内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仇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係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于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則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

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敵國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于中原，陰長之滋勃興于兵革，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蜀先主用關、張二公，不以加于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龐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敵人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于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于所熟，以爲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心腹，待近臣以禮貌，當使南衙朝士氣勢重于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爲伍，韓信猶羞之，況儒士乎！臣參

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多得羸驅弊輿，惴惴然于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且囊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于簾外，倒仗聲喏而過。呂夷簡爲相日，有管軍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爲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于實用，以行事爲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于衆，則群嘲而族笑之，以爲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爲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爲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

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漫，必至于糜爛而後已。至于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復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爲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于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于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爲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揮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揮，則謂早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由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于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

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于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已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爲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方羊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爲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已往，于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爲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爲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舉所知堪爲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誡。留意此事，庶幾斯民于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季，申明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參三司之實，付吏部爲案牴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于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問策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所得如此。于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維陛下動心加慮，反復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以爲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于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爲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于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于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復興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仇敵，奮志强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于危絕之中，求生全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幸所過觀之，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敵人之覘者，以此知敵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爲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爲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睹此，安能久忍而

無變亂？若不望風納款，以事敵人，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于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敵人雖強暴，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我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讎人役。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橫行于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于始皇之于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于楚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群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爲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爲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鋤耰慘于長鑕，奮臂威于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爲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敵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群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雒之神皋，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親儀

物，永固皇圖。陛下于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臣本疏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眷求，擢侍左右，顧眎之溫，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以爲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況睹烽烟未息，敵騎憑陵，鑾輅徬徨，民無死所。臣于此日得近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衷，不能自己，戇愚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倘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榮，微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斐然集》卷六。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七，《崇古文訣》卷三三，《宋史》卷四三五《儒林傳》五，《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經濟類編》卷二七，《楚紀》卷五七。

〔一〕原無繫年，據《要錄》、《宋史》等補。又，《要錄》、《宋史》卷二五《高宗紀》載胡寅上疏于建炎三年閏八月庚寅（十四日），與本文言「九月二十一日」有異。

〔二〕遽：原作「據」，據《要錄》卷二七、《宋史》本傳改。

〔三〕鄭穀：原作「鄭鼓」，據《要錄》卷二七、《宋史》卷一一三《宰輔表》改。

全宋文卷四一六七

胡 寅 一五

應詔言十事疏

紹興二年五月〔二〕

臣昨於閏八月一日觀詔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左顧荆鄂，右趨吳會，安危利害，下問群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及此，何者？以陛下自錢塘來幸江寧也，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都之名符啓建之議，改爲建康也，有詔曰「天人允屬，興邦正識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立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預軍旅者之南昌，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言以死答群生」矣。前後三詔，不出半年之間，而立言措辭不同如此。臣所以畏懼疑惑，卒無以上對，退而伏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詢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爲利，以危爲安，則其負誣神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傾愚見，不避誅死，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德意之寬大，冀功效之可圖，忘觸犯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

察，幸甚。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臣今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知，不可不改也。一昨陛下受淵聖皇帝之命，出使河北，二帝既遷，則合糾率師徒，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巡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衆口；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人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謾不治兵，略無捍禦。盜賊並作，一切招撫，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故怨氣上觸，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之上自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言，如出一口。存亡之決，在於目前。凡此節次十數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者也。自古興亡固不足道，且以中興而能存者道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越句踐、漢光武、唐肅宗，皆中興賢君，莫不能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必有成者，則又本於忿恥恨忮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肯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中興。未有承衰微之後，繼斷決之餘，切切焉固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長久而無禍也。臣嘗計天下事，今可謂多矣，請得舉而論其要，尤在於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姦慝十事而已。今政事未修也，何以富國強兵？邊陲未備也，不聞長慮却顧。論軍旅則罷軟不勝其任，論人才則混殽未得其真。盜賊跨州連縣，而莫敢誰何；賞罰昧於功罪，而士氣先阻。大農當務足食，而軍無見糧；名實當責成效，而類多

苟且。左右使令，豈無佞諛；百官有司，尚有姦慝。天下之事，所當留意不可忽者，今皆悖理傷道如此，而謂無以致天譴，其可得乎？皇天譴怒於上矣，固當深思極慮而應之以實。念十事之未當，和氣之未洽，深自貶損，以省厥咎，至德也；恭承祖廟以致中興，至孝也。此之不圖，而姑務儉素之小節，肆宥赦之小惠，此豈承天之道也哉？故曰陛下未得其道故也。今陛下欲承天意以求治，當先自此十事始。十事既得，其當自反，而昭德塞違，以明示四方，使中外咸知陛下求端於天之意如此其切，不徒於虛文，則民悅於下矣。民悅於上，變禍爲福，又何難哉？臣竊以當今之勢揆之，將欲更此十事，宜無甚難，然恐陛下未得其要耳，故臣願言之。所謂修政事者何也？臣謹按《春秋》，魯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先儒未有說也。臣謂王國之大，宜無不服，而茅戎小族，至敢逆命，王師傷敗，故聖人疾而哀之，以見四夷盛而周道衰，至此極也。今政事之大，有甚於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者乎？魯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說者以謂衛方有難，同姓諸侯義當救恤，魯爲衛戍，深得救災之禮。而公子買以君命出戍，乃敢違命而不卒事，使魯有闕，若以法論之，則是乏軍興矣，豈不可罪？今政事之大，有甚於爵祿與人，而人莫敢用命者乎？外夷入寇，長驅郊甸，七八年矣，兩宮遠狩，九廟爲墟，天子蒙塵，越在草莽。而戎狄猶以爲未足也，正欲飲馬長江，投鞭中流，以快其志。中國惴惴焉奔命之不暇，將何以逞？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於此乎？故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也。古之明王得操縱之術，役使群動，凡狙詐勍敵，皆爲我用，其孰敢不力？少不如意，科罰隨之矣。今朝廷欲濟一事，唯恐人之不吾從也，好爵以糜之，甘言以誘之，拜一大將如呼

小兒，刻印封侯亟於反掌。初無傑士來應時須，而辦吾事者不過迎合所求，以取名位，既得之，則固以望望然有滿志矣，尚肯自效邪？及責其成功，則曰非我也，勢使然也，豈理也哉？此無他，綱紀敗壞而不振也。是猶可忍也，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於此乎？故曰爵祿使人而人不從命也。抑又有甚焉者。臣聞《春秋》以王命爲貴，以所出者重也。渙號一出，四方萬里若風行草偃之速，其可朝令夕改，無一定之計乎？朝廷出令則如反汗，夫汗豈可反耶？昨日所行，今日已變，今日之論，明日復改。凡百執事相顧睥睨，無所適從，以致敗事者，職此之由也。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召還，廟謀成算其果安在？今既欲舉大事，盍先計策當安出，設以爲疑則議之於早，慮之於初，成算已定而後施行。不然，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盍早圖之？此尤修政事之大者也。所謂備邊陲者，何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國無小大，疆場之事不可忽也。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其又甚焉。勇夫重閉，況國乎！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其初土不過同，終大通於上國，慎其四境故也。謹按《春秋》書梁亡者，其說曰：梁自亡也。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寇至則去之，民懼而潰，遂併於秦。聖人傷之，蓋哀梁伯之不虞，而深譏邊鄙之無備也。又按《春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蓋楚初無必取莒之意，而莒不爲備，以自取敗，故楚人得而入之，而國遂以亡。此亦不備不虞之罪也。故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預備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爲備，故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豈不哀哉？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

靖康以還，數經大故，邊陲之事尚復何言，而南渡之後，未有遠略以爲後圖者，甚可怪也。長江千里，襟帶形勝，風波渺茫，自古至險，用武之國可不先議藩籬以固吾圉？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左氏譏之。以今天下蕩蕩數千里，而敵人欲至即至，若入無人之地，此何理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楚國區區，猶各守疆場，今外敵之來，恬置而不問，可乎？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復興有夏；越王棲於會稽，亦能以其國霸，何者？得上策自治之道，宜其能復興也。夫豈無備而能復興乎？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二三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桀，爲彼先驅，形勢藩籬何所賴焉？壽春、淮甸尤爲江左形勢要害之地。昔李煜叛命，以周世宗英主，猶屢困堅城之下，曠日持久，仁瞻病篤，僅能克之；壽春既破，而江左搖矣。以是知淮南爲江左根本明甚。而況淮甸離散之民，苟不經略其地，勞來安集，則墮軍實而長寇讎，禍至無日矣。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而執費人以爲囚浮，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魯史記之，言猶在耳，況今天下之勢而可忽耶？伏惟陛下念春秋梁亡之戒，悲莒潰入鄆之事，謹嚴邊備，堅

守淮甸，扼其要害，絕其窺覷。然後一意從事於攻治磨厲以須，用圖興復，如行快馬奔平地，宜無難者。若牽於將帥之論，惑於矛盾之說，退避藏匿，狼狽不振，則陛下雖有求治之志，亦無益矣。臣所謂當修邊陲以承天意者此也。所謂治軍旅者何也？臣聞治國之道莫先乎兵。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故臣謂今日之事，無先於治軍旅者。而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何謂選將？先志有之：「安邊陲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又曰：「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謹按《春秋》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或者曰：宋不能擇將，舉三軍之衆付之不知兵之人，故臨戰而屢敗，且以爲其敗誠宜，而無哀憫不忍之意。獲宋華元者，言見獲之易，且言其當然也。將者國之存亡所係。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而高祖亦自知其不如韓信，故舉大將之權，一朝而拜之，諸將不以爲嫌，大臣不以爲過者，足以勝其任也。今王室危甚，繫諸將是賴，當得知兵慷慨之士，付之重權，庶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鬪，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群下之死志，外不能讐服夷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恣睢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先奔潰，豈不痛哉！此臣所以願選將也。何謂蒐練？古者良將於軍政日夜整齊而振飾之，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凡老弱游惰，一切去之，故皆健而能戰。臣謹按《春秋》書「大蒐」者四，雖各有譏刺，其義不同，然亦善其能留意軍政，故詳書之。抑以見不教民戰而棄之者，甚可惜也。在魯莊公八年春，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是魯已出師矣，而繼以甲午治軍。意者，雖平時不閑習軍政，至是師出而後蒐簡，亦猶愈於終不治兵者矣，故謹書其日以詳備其

事。而又書「秋，師還」，以善之，以見是師之出，已成軍旅，及其還也宜無喪亡之憂，全師而歸，爲可嘉也。祖宗豢養將士，藩屏王室，亦無廢墜之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朝廷微弱，唯恃軍旅，國內空虛，養兵尚衆，豈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唯務姑息，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比年以來，殊未聞軍旅之衆能立效以報上者，無他，可用之兵無幾，而疲軟者又不足以當敵人之鋒，故常敗事。爲今之計，宜無恤紛紛之論，而唯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能齊致死也。此臣所以願蒐練也。何謂教閱？臣聞養兵以待一時之用，則當素有以作其敢爲之氣，教之閱之，以習熟其見聞，使其閒居無事，軍中有投石超距之戲，則緩急可用也。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卒敗晉師於邲。今議者不然，每論此則以煩擾爲畏。嗚呼！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臣謹按《春秋》，八月壬午大閱。閱者，閱習軍馬，教戰陣之事也。去古既遠，司馬九伐之法、四時振旅之事，已不復見。魯小國耳，猶能大閱，未必有意復古，亦能不廢軍旅之事矣，故特書時月與日而善之。其他蒐狩，未有書日者也。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諸將守文，不過春秋二閱而已。進退坐作、旌旗鎧仗之事，恬不習熟，此猶足恃以爲固耶？而貴游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此臣所以願教閱也。三事者軍旅之急務，臣故曰論軍旅則疲軟而不勝任者，此也。伏惟陛下覽華元之奔覆，念蒐狩之唯謹，知治兵之無忽，思大閱之當法。每選將則當如漢高祖之用韓信，彼幾敗乃翁事之腐儒，不知兵之武夫，不能得士卒之歡心者，皆勿用。每蒐練則願以魏公子

無忌救趙爲法，彼老而不可用、少而未可用、鰥寡孤獨廢疾皆無所養者，省去之。每教閱則當以王翦治兵、孫武試兵爲法，彼失伍離次，敗群亂衆，申令不肯從者，必罰無赦。三者既備，則軍政已立。若夫轉餉餽糧，簿書錢穀之責，則有司存，可次第而舉。臣所謂當治軍旅以承天意者，此也。恭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義，夙興夜寐，力圖興復，真有意於爲治矣。自星變後，敷求讜論，至誠懇惻，上格穹昊。以臣不肖，謬罄所聞，仰奉天聽，故詳及外政之十事，而又終之內政之二言。嗚呼！吉凶由人，豈有常象，在人君應之何如？臣竊謂應天以實之事，不過如此矣。伏惟陛下俯聽芻蕘之議，深惟格王正厥事之理，以幸天下。臣將見迎兩宮之回鑾，奉六龍而息駕，九廟乂安，百姓休息，四夷稽首，諸番聽命，效驗可必。若夫桑生於朝，雉登鼎耳，變災爲福，天其或者，安知不在此時？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幸甚。若夫臣文詞鄙陋，言議淺劣，則又非陛下所以求直言之意，是以輒肆其狂直，少效區區愛君憂國之誠，而不敢自疑。干冒明威，伏須罪誅，臣無任云云。《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一。（李文澤校點）

〔一〕《三朝北盟會編》於建炎三年閏八月下收錄此疏，題云「胡寅上萬言書」。實則本文僅篇首至「久而無禍也」六百四十五字爲建炎三年萬言書（見上篇）之前一部分。自「臣嘗計天下事」以下三千五百餘字則爲紹興二年五月應詔所上論十事疏。《宋史》卷四三五《胡寅傳》：「（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正與此文吻合，則此三千餘字爲紹興二年五月上疏無疑。然此處所錄《上十事

疏》亦不全：其一，此篇無開頭部分；其二，十事之中只論及前三事，後七事僅有其目。凡此，未知爲原書之誤，抑爲後世抄刻之誤。今爲保持原貌以備研究，仍全部照錄如右。

〔二〕墮：原作「隨」，據四庫本《三朝北盟會編》改。

全宋文卷四一六八

胡 寅 一六

謝貢啓 丙申

論秀鄉邦，深慚庸陋；獻書天府，猥預甄收。初聞姓名之傳，頗覺心顏之覩。竊以聖王有作，世道交興。辟雍首善于京師，學校明倫于郡國。氣蒸川泳，雷動雲飛。惟楚國之上游，有荆門之要壘。沼藏珠而媚景，州產玉而得名。峽水西奔，詞源可想；郢樓東峙，曲韻爭高。衿佩之侶摩肩，絃誦之聲盈耳。遇良輒取，寧空冀北之群；待賈而沽，多抱荆山之璞。欲當妙選，宜屬美材。如某者樸遯無庸，踐修尤淺。家庭入侍，早聞詩禮之方；黌舍出遊，幸被師儒之教。究難窮之事業，驚易往之歲時。黃卷青編，坐消寒日；朱顏綠鬢，獨對春風。未居比數之流，敢有賓興之覬？夫何末技，亦綴後塵。事雖儻來，恩實有自。某官士徒儀表，吾道宗師，澄學海之深瀾，植儒林之美蔭。文高萬丈，燦然星斗之光；名壓衆流，響若風雷之轉。惟茲後進，亦仰前修。遂使愚頑，猥蒙題品。某敢不勉其未

至，增所不能？觀絳闕之光，幸齒群英而入獻；貢丹墀之策，期收薄效于決科。儻素志之未違，庶明恩之可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斐然集》卷七。

問候張相啓

庚戌

一違台屏，再閱時行。良史直書，蔑著丹青之效；戇言妄發，合干斧鉞之誅。旋屬家君，累辭朝命。寬仁賜可，已知負疾而無堪；喜懼兼懷，其敢冒榮而不去？罄披誠悃，繼荷俞音，俾寓直于河圖，仍即安于琳館。拜辭文石之陛，歸覲綵衣之庭。狐突教忠，庶無罪悔；蕭生雅意，終誓糜捐。由二浙而問津，及臨川而聞戒，越趨章貢，冀達瀟湘。身遊塊圯之鈞，孰云置散；夢遶熒煌之座，能不侍前？遂忘重趼之勞，思奉片言之誨。發其蒙覆，借以輝光。戀德既深，向風增抃。寒威漸弛，暖律初回。願益毖于鼎饗，用早躋于槐席。《斐然集》卷七。

答湖北趙憲啓

丙辰

頃誤簡知，進司三事；旋懷泊養，請布六條。維是濱川，介乎湘楚。民淳事簡，本遊宦之樂郊；行悔言尤，亦省愆之靜處。適庭幃之久病，方藥石之未閒。捧檄固榮，望雲更切。罄輸危悃，仰籲高

聰，乞從祠館之安，覲免郡章之付。虔須允旨，尚闕馳書。某官疏派洪源，騰芳夷路。卒浮丘之業，經學有聞；讀元王之詩，風騷甚富。爰念剖符之地，密鄰仗節之方。敦篤襟期，寵貽牋翰。粲然丹牘，施樗櫟以非宜；詠彼木瓜，報瓊瑶而何有？披風尚邈，跂德尤勤。願益保于生經，以茂承于光寵。《斐然集》卷七。

賀湖南王漕啓

解虎符之佩，光被詔書；仗龍節之權，肅將使指。先聲所暨，喜氣惟均。某官美德粹夷，高風凌厲。書開萬卷，列科居游夏之倫；筆掃千軍，挾藻出班揚之右。談兵將幕，佐計漕臺。久練達于政經，尚鬱堙于賢業。留京子佩，嘗賴表儀；遐徼烏蠻，更煩綏御。本自金閨之彥，合陪玉笋之班。將勤三節之走趨，先試一方之刺舉。眷茲湘俗，困彼軍須。但椎髓而弗矜，既露根而可畏。狡桀有萑苻之念，柔良多狴犴之冤。微官惟急于受知，大吏苟祈于免過。頽波如此，遠慮奈何？竊詳聖主之保邦，允藉仁人之種德。士欣除目，民止遯心。某自間風猷，相望楚越。置酒高會，形夢寐于十年；賦詩遠貽，寫殷勤于千里。豈謂剖符之地，密依攬轡之封？先取豺狼，式觀政術，再歌襦袴，當仰吏師。惟幸會之方深，匪敷言之能罄。輕寒在候，遠涉正勞。尚慎節宣，以承光寵。《斐然集》卷七。

答沅州王守東卿啓

伊川洛汭，十年同緩轡之遊；沅水濱江，千里接分符之壤。瞻言契闊，敢叙悃悰。自昔解携，尋遭蕩析。共楚天之月，徒有詠思；棲衡嶽之雲，固嘗招隱。學未周于己事，心敢累于世紛。偶被召除，進司書命。吾徒忝竊，深慚子厚之旁觀；公等棄閒，當誚臧文之竊位。竟緣冒昧，恐速推擠。有懷奉檄之榮，自詭專城之寄。問安嘗藥，情既戀于板輿；剡奏叫閭，願獲從于琳館。雖幸託兩邦之契，而未遑馳一介之書。某官義比金蘭，契同膠漆，屢枉孟公之尺牘，如披彥輔之青天。梅榭月明，撼雪英而命酒；竹亭春暗，蔭雲葉以嘗茶。薛華最善于醉歌，李白尤高于長句。三川邈矣，一夢恍然。文老益工，疑得江山之助；才高未展，合依日月之光。臨邊鎖以徒勞，奉詔函而非晚。重欽垂眷，逖枉飛文。讀厚報之詩，願敦夙契；修寶鄰之好，莫遂初心。尚阻披承，益深瞻頌。冀妙頤于寢食，以蚤對于寵光。《斐然集》卷七。

謝浙西帥啓

祈從散局，不奉俞音；改畀近藩，復叨優命。顧此臨民之始，適當開府之初。幸會所深，寅緣有

自。某官器資英邁，才智通宏。北道觀風，嘗著扞城之略；南州攬轡，尤高富國之功。久爾踐揚，藹然譽處。果膺宸眷，擢總行畿。發硎之刃常新，坐空盤錯；枹鼓之聲不聳，行被寵褒。某濩落無堪，液櫛奚用？久荷出塵之照，茲諧蔭德之方。《斐然集》卷七。

謝浙漕啓

祇承綸命，改畀郡符，顧非師帥之良，幸託澄清之庇。自惟多蹢，庶獲少安。某官才資絕人，儒雅飾吏。盤根錯節，解牛之刃常新；輓粟飛芻，流馬之功益著。國計有賴，上心所知，別觀詔除，以快輿議。某崎嶇可笑，濩落無堪，荷知素深，睽德浸久。雖趨風之未果，欣託蔭之匪遙。庸以腹心，布之竿牘。方茲淒凜，願慎節宣。《斐然集》卷七。

迎吕相啓

伏審被追鋒之召，入覲宸顏；付居守之權，典司宮鑰。制書一出，輿誦四騰。某官茂德格天，精忠貫日。才肩房令，居多應變之功；智比姚崇，允號濟時之相。險阻備嘗，而不改其操；富貴已極，而克勤于邦。起自真廷，遐分帥閫。當雲漢嗟吁之後，適羽書調發之時，威肅萑苻，惠先溝壑。仁風

所播，坐獲豐年。民瘼既除，遂成樂土。《甘棠》之化南國，寔維群辟之師；繡袞之來東山，無復大夫之刺。聖君虛左以待，元輔非公而誰？措國步于大安，享天心于一德。某久違台座，竊守郡章。屬橐鞬以修恭，俛瞻旄鉞；託帡幪而庇迹，正荷陶鈞。《斐然集》卷七。

答王鹽啓

竊審拜恩北闕，仗節南州。問俗觀風，山川改觀；奉公守法，民物知歸。某官白璧持身，青松植操，文學足以飾吏事，器識足以應時須。三尺是循，坐折姦凶之氣；百鍊不變，衆欽剛特之才。固當凌厲雲霄，羽儀臺省。發硎游刃，益攄露于蘊藏；煮海摘山，豈勞煩于計畫。未遑馳慶，先枉飛文。欣悚之私，敷宣罔既。《斐然集》卷七。

答秦德儒啓

竊審拜命宸庭，通名京籍。亨衢伊始，清論所期。某官純茂賦資，端良修志。早培學殖，發爲春麗之華；不勲世芬，挺立歲寒之操。沉下僚而自適，藹榮問以甚休。當塗不壅于上聞，逸軌漸看于橫驚。某頃分憂顧，初接風猷，欣楚國之有材，欲周家之多士。比君鵬鸞，慚非薦禰之流；贈我瓊琚，

愧辱報齊之意。誓言什襲，寧述四知？《斐然集》卷七。

答路樞賀年啓 代家君

斗柄回寅，陽聲入律，若木餞餘寒之氣，時朝崇嗣歲之儀。慶禮既陳，頌言斯舉。某官夙推公望，靜葆天倪。五福純全，雖脫紅塵之屣；四方傾屬，宜歸紫極之班。肇對嘉辰，必符善祝。某負痾寢劇，修謁無緣。徒切傾祈，莫勝敷述。《斐然集》卷七。

賀年啓 一

寶曆更端，陽春交泰。槐烟泛彩，迎天上之和風；栢葉浮杯，絢人間之慶禮。某官忠存廊廟，名動華夷。接武赤松，世服遺榮之勇；歌詩「棗竹」，皇深舊弼之思。宜對令辰，早膺急詔。某初還親右，阻造客間。頌祝徒深，敷陳罔既。《斐然集》卷七。

賀年啓 二

新元肇序，上日開祥。柳色槐烟，迓陽春之交泰；椒花栢葉，修獻歲之盛儀。某官緯世傑才，端朝公望。幅巾坐嘯，無煩虎豹之韜；急詔言歸，行慶雲龍之會。式臨穀旦，倍擁繁禧。某職在親闈，望遙賓閣。奉一觴之爵，徒劇傾祈；修咫尺之書，莫伸悃悃。《斐然集》卷七。

賀年啓 三

寶曆更端，陽春式序。寅餞餘寒之氣，交脩嗣歲之儀。某官學探本原，文追典雅。宣平反之詔，功既及于一方；展經濟之才，恩佇承于三接。未遑馳慶，先辱惠音。感頌之深，敷宣罔既。《斐然集》卷七。

答唐道州啓

比者解印桐江，分符瀟水。初獲便親之欲，仰荷天慈；載欣接壤之仁，遠同河潤。屬乍休于徒

馭，仍謹視于簿書。尺牘未修，飛文先及，退惟涼薄，何以堪承？某官才稟疏通，政成肅給。仰分憂寄，依然循吏之風；遠紹家聲，尚矣名卿之胄。行聞顯用，益奮遠猷。某器業非長，官箴未熟。有可師之鄰國，庶免曠瘼；無越境之會期，徒深渴仰。和風扇物，淑景宜人。尚慎節宣，慰茲勤禱。《斐然集》卷七。

答鎮江劉待制啓

方安遠郡，遽奉賜環。旋忝近班，仰慚出綍。未叙推先之施，首煩貽問之勤。伏念某才非疏通，器惟淺迫。既與時而寡偶，遂造事以多窮。小試勿堪，大迷安用，漸圖丘壑，敢望雲霄？某官風烈匡時，謀猷緯國。入持筆橐，嘗獻納以盡規；出布藩條，更中和而樂職。眷此迂愚之迹，早陪英邁之遊。曲借揄揚，遂令忝冒，悵披風之尚邈，愧染翰之莫宣。但祝保頤，亟聞登拜。《斐然集》卷七。

答李校書啓〔二〕

伏審光膺宸命，職列書林。凡屬俊遊，共欣榮問。嘗謂西崑冊府，南極星躔，集冠冕之名流，實朝廷之妙選。于此養才而育德，俾茂經綸；豈徒較藝以程能，務爲華藻。時雖右武，上急用儒。厭馳

馬試劍之言，求說禮敦詩之士，肇開秘館，廣集時髦。既富之簡編，使博其聞見，以盡卓約之守；又淹之歲月，使積其進修，而期器業之成。凡風望之所加，寔紀綱之攸賴。進居廊廟，必能熙帝載而亮天工；退處江湖，亦可立懦夫而敦薄俗。搜揚孰稱，英特是宜。某官識度涵宏，器資凝遠。書開黃卷，窮師友之本原；筆掃千軍，見文章之戶牖。進當清問，罔伏嘉猷，亟通籍于金閨，遂觀珍于玉海。作史代言之任，寔自此途；澤民致主之功，式觀他日。未遑慶牘，遽辱華牋，過形引重之辭，彌仰推先之義。永言感抃，莫罄指陳。《斐然集》卷七。

〔二〕抄本「校書」下有「似表」二字。

答胡校書啓

上言，伏審某官奧學窮源，英詞挾藻。未經險阻，驂騑何貴于駑駘；既遇雪霜，松柏遂殊于蕭艾。令名莫掩，舊物斯還。楚望九年，不作劉郎之賦；潮陽萬里，應高韓子之文。雖暫屈于校讎，方益觀于制作。亨衢伊始，清議畢歸。未遑修慶之儀，先辱飛文之貺，過形引重，彌仰推先。感抃之深，敷宣罔既。《斐然集》卷七。

答錢待制啓

伏審光膺中詔，還直西清，公議稍伸，士流交慶。某官三朝舊德，一世偉人。忠孝王家，矧繼文儒之後；安平泰日，已高法從之名。嶢嶢多困于不全，落落固知其難用。江湖遠迹，屢易歲陰；松柏後凋，方騰月旦。果動達聰之聽，俾歸持橐之班。獻納是資，職不分于中外；典型未泯，人思見于老成。僊聞環召之音，那遂琳庭之逸。念馳牋之未果，辱墜翰之遽先。謙厚俯臨，愧懷交集。《斐然集》卷七。

答張寺丞啓

伏審光膺宸命，分布邦條，在仁人獲濟物之權，于疲俗有樂生之慶。某官賦材肅給，秉志堅剛。權勢者人之所趨，吾獨奉公而弗畏；貨財者衆之所欲，吾能潔己而無求。政惟摩拊之先，吏率廉平之化。何屢書于上考，而久鬱于下僚？天聽雖高，月評難掩。爰從九寺，出將一同。追汲鄭之風流，奚勞施設；繼龔黃之績用，行慶寵光。未果修書，先承墜翰。永言感悚，曷既敷宣。《斐然集》卷七。

赴永答衡守啓

祇奉誤恩，俾臨舊治。忱辭懇免，蓋虞五技之窮；優旨弗俞，曷慰十行之寵。方鳩徒御，將道封墉，未遑竿牘以通誠，遽沐緘滕而敦眷。某官端倪公望，磊砢卿材，擅豈弟之仁聲，受藩宣之重寄。化行時雨，下車早洽于歡謠；刃發新硎，餘地已空于盤錯。顧如頑陋，加以憂衰，欲尋一壑以忘年，豈謂專城而眷祿。况乖泊養，重興去魯之悲；嘗問爲邦，更激希顏之志。遲瞻風度，庶悉惻悰。尚珍葆于天倪，用亟膺于帝寵。《斐然集》卷七。

答任大夫啓

祇奉誤恩，俾臨舊治。露章丐免，寔虞五技之窮；被詔弗俞，仰愧十行之寵。方戒徒御，謹諏日辰，未遑修笺記之儀，已先沐函封之祝。某官德門濟美，道韻垂成。以智養恬，弗馳情于時競；用和爲貴，常遠迹于衆紛。茲聞寓止之方，將有披承之便。其爲欣幸，曷罄名言？更冀保調，以綏榮寵。

《斐然集》卷七。

謝曾漕吉甫啓

叨被除音，俾分憂寄，懇辭弗獲，祇赴云初。竊以學道而愛人，君子之事；既得而患失，鄙夫所爲。方今軍旅之興，惟是貢輸之急。州郡經費已傾困焉，其所以自支，則必犯詔條之所禁；民氓資用殆竭澤矣，而至于不已，豈能保根本之無虞？某天稟迂疏，衆嗤方拙，憂傷之後，志意尤衰。欲斂裳遠迹，則未報上恩；將枉己徇時，乃大辱家訓。若爲稱塞，尚賴庇庥。某官能宅道心，務尊德性，文章足以鼓吹六藝，業履足以冠冕諸儒。共嗟煩使之久淹，彌歎冲襟之不競。眷茲一道，均仰惠綏，豈特孤蹤，獲逃呵譴。追陪尚邈，企詠尤深。《斐然集》卷七。

答邵守啓

昨甫外除，亟承中命。分符是寵，還尋淡竹之仙；共理非良，那有《甘棠》之愛？貢忱辭而懇免，辱優詔以遄征。憂患餘生，支離病質。雖幸託兩邦之好，而未遑修一介之儀。某官資稟公忠，戎昭整暇。飛聲夷路，功久著于百爲；受寄專城，譽已喧于五袴。顧臨民之伊始，欣託庇之弗遙。首辱惠音，彌欽敦眷。莫緣披晤，尤劇瞻馳。《斐然集》卷七。

答趙漕啓

某稟資甚拙，處世多奇，但信詩書之言，不閑時習之態。叨塵末第將二十年，竊廩太倉纔五六歲。進不能高舉遠引，以希鴻鵠之遊；退不能遠害全身，而取牛羊之踐。常負愧恥，況罹閔憂。悲隙駟之易徂，嗟林鳥之孰哺，餘生雖在，諸念益頽。敢謂新恩，俾臨舊鎮。五日遺愛，曾何有于《甘棠》；一江清風，尚依然于淡竹。以孤露支離之質，牧呻吟凋瘵之民，撫封未幾，給日不暇。雖鄉德而甚邇，欲馳書而尚淹。某官宗室茂枝，縉紳高選。刺州總道，推潔廉公正之才；援翰抽毫，富組麗鏗鏘之製。退居云外，公論弗咸。惟是鄙人，夙蒙異顧。首貽音問，報真乏于瓊琚；心佩眷存，篆乃同于鍾鼎。《斐然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一六九

胡 寅 一七

答李憲啓

禁省出綸，誤蒙寵獎。侯邦綰綬，爰得舊遊。自惟才業之空疏，每愧班資之超越。主恩宜稱，家業空存，駒過隙以難追，鳥集林而何哺？僅終憂制，仍負沉痾。覺身慮之亡聊，支離已甚；悵聰明之不及，黽勉奚堪？方圖仰籲于天心，庶獲俯從于人欲。訪求大藥，棲息小山。萬里秋風，眇滄浪之釣影；一犁春雨，嗣皐壤之農歌。弗逮控章，已聞錫命，懇免惕俞音之闕，奉承懷陳力之慙。某官植操端方，抱忠昭徹。妙年槐市，高文獨掃于千軍；廣問桂堂，大策復觀于三道。安行素履，自致清途。以直繩參執憲之聯，由勁節受觀風之寄。貴名愈白，公論攸歸。乃顧鄉情，復通年契。雖山川攸遠，瞻眉宇以闊然；惟臭味所同，借齒牙而多矣。愧馳書之不敏，辱墜問以相先。徒佩好音，豈云厚報？

答梁潭州啓

伏審陞華秘殿，擢畀中權。除命初傳，已聳列城之聽；涓辰既協，同傾一道之瞻。某官術略閎通，材猷高邁。考本源而師友，兼文武以弛張。霜凜清秋，肅邦刑于臺憲；泉流平地，裕國計于軍興。挺然公望之端倪，卓爾卿材之磊砢。果膺宸眷，更倚外庸，粲然如列宿之拱太微，屹乎如長城之扞四國。即觀報政，別拜疏榮。某患難餘生，支離病質，謬忝于蕃之寄，正依分閫之庥。趨覲未緣，向風徒切，其爲欣仰，曷罄敷陳？《斐然集》卷七。

賀沈潭州啓

伏審帝制誕揚，侯藩選建，物議允推于時傑，威聲已肅于方隅。某官自稟英材，夙追前輩。手披萬卷，心期卓約之歸；筆掃千軍，體絕浮華之尚。三道對廣廷之大問，一鳴驚寰宇之同聲。精思洞徹于幾微，博識周知于治忽。以忠言嘉謨而出入禁闥，以直道勁節而周爰咨詢。疇庸豈後于諸公，詳試每淹于一面。藩宣嶺表，帖華夷遠邇之情；夾輔畿中，作師帥表儀之冠。更屈經綸之手，來蘇涸竭之氓，在國計以甚疏，聽民謠而大慰。下車報政，即趨三節之嚴；參鉉調元，遂應六符之象。某支離負

疾，懇款投閒。尚闕允音，意終期于一壑；獲漸餘潤，今復有于二天。欣幸爲深，敷宣莫既。《斐然集》卷七。

答江簽判啓

鼓篋賢關，嘗覩紫芝之面；決科文陛，同攀丹桂之枝。一睽逃于風猷，遂恍迷于歲月。遠勤墜翰，良沃企竛。某官文儒發身，器識致遠，不爲回翔而興歎，行看簡拔而赴時。某材術無聞，叨塵過分。控章屢上，祈養疾于山林；接袂猶賒，徒寄懷于鱗羽。願迪氣序，更加保綏。《斐然集》卷七。

賀范漕元作啓

伏審被命九宸，觀風一道。再受輸將之寄，益思足國以裕民；屢持刺舉之權，尤欲薦賢而剔蠹。使華增重，物議同歸。某官器識天資，詩書家學。負材能而擇所宜就，守義命而恥夫苟從。劬農政于重湖，事皆有指；轉邦財于五嶺，民不知勞。還對便朝，上孚聰聽。盍振鴻飛之漸，猶煩龍節之行。竊計召除，近在晨夕。某夙聯德契，乃託仁封。雖瀝懇投閒，未獲天從之欲；而養痾藏拙，正叨雲蔭之私。欣幸惟深，敷宣曷罄。《斐然集》卷七。

答處州陳倅啓

舊邦摻袂，杳然魂夢之驚；仙里停驂，恍若年光之迅。山川回首，笑語關心。未果尺書以問安，遽承一介而示貺。詞情交腆，欽雅故之未忘；推許太高，豈迂疏之能副？某官靖共秉質，炳蔚掞華。早挹賢科，見譽髦于庠序；久淹才業，良稱屈于薦紳。暫爲別駕之行，即慶廉車之選。某降才甚拙，涉世無裨。瀟水牧民，空有懷于畫諾；縉雲展驥，真不愧于題輿。晤集正賒，傾瞻尤切。願言珍衛，以迪寵除。《斐然集》卷七。

賀湖南鈞漕啓〔二〕

來自日邊，稱禮樂光華之選；眷茲湖外，獲仁賢刺舉之公。民物知歸，山川改觀。某官稟資明粹，無事疏通。蚤揚歷于煩難，尤飛騰于譽處，卽潛向久，使節尚勤。問俗觀風，展孟博澄清之志；裕民足國，推士安取予之才。諒不俟于匪伊，遂歸瞻于咫尺。某叨居藩翰，幸託部封。欣仰之私，敷言奚究？《斐然集》卷七。

〔二〕抄本題下原注：「此永州教授黃應南所作，經公潤色，故編之。」

答永倅啓

伏承光膺除命，佐刺偏州。亦既食瓜，爰卜戒途之吉；諒惟行李，克蒙坦道之祥。某官圖史發身，廉隅勵操，合鵞翔于撫仕，尚淹恤于遐方。曾是迂愚，謬分憂寄，乃有爲僚之幸，矧兼同里之仁。雖輿或可題，景辟蕃而不就；然驥之初展，亮于統而能知。更慎節宣，即期披奉。《斐然集》卷七。

答交代羅寺丞啓

伏審顯被楓綸，再參竹契。先驅漸邇，合境同歸。某官浣彩詞江，抽奇經笥。賢關奮迅，早登髦士之科；夷路騰驤，益勵膚公之操。遂由九寺，出刺一同。風猷凜凜，而吏得明師；政術優優，而民依嚴父。某忽膺除目，勦繼芳塵。初以小嫌，勢難免赴；遂緣疾病，力懇投閒。逮輸納職之誠，始報奉祠之命。久紆高躅，良負夙心。至于局務之留行，且復軍須之滯運。民雖粗息，而帑則乏儲；官有溢員，而軍多缺數。方虞速戾，何以告新？遠辱飛文，重令生愧。炎威鼎盛，徒御頗勤；願悉保綏，以承華渚。《斐然集》卷七。

謝湖北王漕東卿啓

頃緣多病，上二千石之印章；每愧無功，叨三百廛之稍廩。仍美名于內閣，分散局于殊庭。某生則冥頑，少而懶惰。承立庭之訓，出赴事功；叨持橐之聯，入無報效。朋友誚往來之屑屑，鬢毛紛黑白之斑斑。固欲濯足滄浪，冥心霄漢。洎再行于剖竹，乃益困于負薪。治慕潁川，于得民而何有；政慚東海，徒卧閣以奚爲？屢瀆天聰，幸從人欲，貫其罷軟，養以寬閒。兩棹湘流，若巨魚之縱壑；一枝衡阜，如倦翼之投林。方將繫釣艇于苔磯，聽暮聲于花院。烹不材之鴈，時訪故人；換可愛之鵝，聊從道士。優游樂歲，涵詠聖時。某官比玉純姿，斷金久要。賞奇文而析疑義，過從無俗調之談諧；詠《招隱》而賦《閒居》，述作有詞人之風味。身尚紆于簪佩，志早抗于烟霞。施及迂愚，俾逃顛躓。更辱雙魚之贈，來寧獨鶴之歸。煥若丹青，光于蓬華。某官氣冲而行粹，本茂而言昌。考厥源淵，定商游之可及；追夫雅健，奚崔蔡之足多？乃留滯于江湖，盍羽儀于臺省？如椽大筆，鏤牒告功；削札細書，演綸出命。是爲稱愜，俟俟褒陞？豈同癯瘁之人，自屏支離之列。北風時厲，南紀望遙，悵詹覲以何緣，叙悃悰而難盡。願言珍賚，少副傾祈。《斐然集》卷七。

答湖北王運判啓

伏審顯被絲綸，再將禮樂，騰歡聲于愁嘆，布皇澤于焦枯。某官德比圭璋，言成黼黻，坦蕩中涵之度，溫恭表著之儀。見聞該洽于群書，器識周通于衆治。使夷途布武，亦何往而不堪；況昭代右文，豈久遺而未錄？乃滯江湖之上，數嬰芻粟之間。承羽檄以哺軍師，資毛錐以紀財賦。閔勞大雅，其可再乎？因任舊人，直差易爾。惟君子攸居之職，縈生民有瘼之心。矧赤壁之上流，經綠林之大擾。殘骸暴野，猶聞肉視于遺黎；刲股藥饑，誰喜足音于故國？何止有露根之漸，實當懷撥本之憂。發儲積以振流亡，奚云黯黯？糾愆違而褒忠善，爰俟滂清。即須美績之昭，遂慶寵靈之聚。念茲羈旅，居隸封疆。有宅一區，蕪沒詎存于三徑；崇墳四尺，荒涼那置于萬家？望古郢以馳誠，指今天而均庇。和風扇物，淑景對時，願爲光華，精加調衛。《斐然集》卷七。

謝趙鹽啓 癸亥

秦淮枳棘，初瞻棲鳳之標；楚地江湖，遠拜緘魚之貺。悵十四年之睽阻，跂六百石之光華。某官挺秀天支，騰芳朝路。好古求是，不傳鴻寶之書；積思受經，早卒浮丘之業。遂由鄉屬，出總使權，

維斥鹵以阜商，與摘山而通貨。雖名國計，豈宜淹屈于雅猷；行聽詔音，自此翱翔于清貫。某性資鄙拙，謀議迂疏。久塵法從之聯，效無尺寸；叨食殊庭之餼，疾更支離。白髮旋生，壯懷將盡，逐飛鳧于渤海，從斥鷃于蓬蒿。尚辱記存，過形問勞。相望浩歎，未知披霧之期；獨詠牢愁，徒切向風之想。益祈珍衛，以對寵光。《斐然集》卷七。

答張桂陽啓

廬陵識面，恍若一星；衡阜向風，忽傳雙鯉。獲審竹符之寵，已臨桂水之陽。某官擢秀賢科，蜚聲朝路。尚紆宏業，來試小邦。地錯蠻獠，爰藉安邊之略；民罹軍賦，更資出牧之仁。復仰體于堯文，亟纘修于商序。《子衿》無刺，城闕同歸，侯旆有光，藻芹交采。顧此拔豪之拙，何增揭榜之華。竊揆惟良，克勤宣化，永言先民之事業，必傳至學之本源。問居不吾知，子路未逃于莞爾；稱以其君伯，夷吾猶貶于怫然。惟明道正誼，不萌功利之心；則致君澤民，可格唐虞之治。是乃成均之首善，攄爲稷下之遠猷。某文乏自嬉，教無私淑。獨喜聆于高誼，因寄語于諸生。虎卧龍跳，勿貴臨池之習；金相玉質，傒觀樂泮之風。詹覲未緣，傾馳徒切。願言珍衛，以俟寵休。《斐然集》卷七。

答高參議啓

欽誦日評，傳聞風旨，未快青天之睹，忽驚明月之投。自省迂愚，何當眷屬？某官望高東土，譽重南金，文副質以彬彬，行顧言而慥慥。蓬壺仙籍，方開碧海之津梁；蓮幕賓筵，自適青油之談笑。湛情懷于止水，閱富貴于浮雲，逖徭清規，孰量遠步？某用慚明效，舍負素餐。華髮漸生，寧復倚樓而看鏡；塵纓未濯，方將枕石而漱流。尚餘蒿日之憂，不怠《緇衣》之好。披瞻正阻，向往良勤。當三陽交泰之昌時，寔五福類升之吉會，願調寢饋，早被詔除。《斐然集》卷七。

答朱鹽啓

桐江假守，嘗傾舶趲之風，衡阜僑居，值攬輶軒之轡。披瞻未遂，跂仰爲勞。某官迪德醇明，受材肅給，蜚聲夷路，序績昌時。疇望寔之交孚，付咨詢之重寄。惟五嶺重湖之南北，如三湘九郡之封疆。蹉旅縱橫，蒞商隱屏，比屋但資于食飲，大農深責于緡錢。幾許官僚，徯循公而刺舉；猗嗟閭里，賴賦政以澄清。想使指之敷宣，慰輿情之屬望。功比臨淮之李，名參折檻之游，遂被寵靈，益攄器業。某迂愚無用，疾病相縈。藏拙投閒，粗適山林之性；通名筦記，未遑竿牘之修。先枉飛文，可

量愧汗。亢陽滋久，微雨初殘。願厚寢興，少符頌祝。《斐然集》卷七。

答劉帥啓

甲子

伏審光膺宸綽，榮畀藩維。除目初傳，已聳士林之觀；輶車既下，大歸民物之心。一面得人，三湘增重。某官主璋粹質，冠冕勝流。早追吏部之高蹤，篤于文行；遠繼曲江之稱首，各有度程。省戶羽儀，曲臺綿蕝，議論必期于尊主，持循不苟于隨時。威鳳鳴岡，允彰瑞應；明珠照乘，信曰寶臣。宜升禁密之司，益慶忠嘉之告，尚煩詳試，以察外庸。清議畢歸，貴名愈白。某差池一羽，俯仰七年。蓬艾卑飛，自適鷦鷯之趣；雲霄高跨，方觀騁裊之遊。幸此僑居，蔭于德宇。敢圖謙厚，先枉賁文。益知久要之未忘，惟是永藏之爲好。《斐然集》卷七。

答孫判監啓

伏以荆臺故國，夙聞耆舊之推；衡阜僑居，晚幸光塵之奉。懸衣自結，冷突誰黔？雖達者之能堪，豈善人之宜爾？永懷先子，好賢如《緇衣》；矧有里仁，赴義若飢渴。因期出力，薄助置錐。作是念言，既彌年所。分華岳之半，真仰愧于希夷；寄草堂之貲，僅免慚于錄事。尚虞浼冒，或取麾

訶。某官勁氣凌霜，孤操聳壑，學練熙朝之典故，行追前輩之風流。小試邊城，譽即騰于襦袴；倦遊末路，身早掛于衣冠。遠不離群，清而容物。卜陶廬之三徑，甘顏巷于一瓢，恥同攘臂以受薪，寧自曲肱而飲水。義當難處，必辭貨財之金；禮或可從，豈非道交之餽？遂蒙虛受，以詢衆誠。顧何力之有焉，辱贈言而過矣。枕流漱石，平生已慕于子荆；爲黍殺雞，繼此願從于荷蓀。《斐然集》卷七。

答韓諫罷歲旦往來啓

伏奉誨函，約停苛禮，惟高情之所覺，契卑悃之每懷。良以病質支離，野情疏放。猿狙冠服，掛思效于逢萌；騷鼠車輿，懸欲睎于廣德。既先後適投閒之願，尚往來講交際之儀，效官曹朴遯于泥塗，比市利登趨于龍斷。觀人且愧，處己何堪？只合藜杖葛巾，弗期而遇；東阡北陌，乘興即行。未妨金玉之寶鄰，雅稱烟霞之道侶。雖會名真率，難追西洛之遺風；而遊日逍遙，請暢《南華》之高論。三陽交泰，萬寶更新。願綏福以鼎來，亟承恩而晉接。《斐然集》卷七。

答崇安詹令啓 丙寅

伏審銅章初綰，已擇剛辰；玉軫乍調，深符輿誦。某官茂資天稟，美業世傳。早知從政之方，爰

被承流之寄。推心及物，諒期間里于安平；積善在身，行啓津途于遠大。念有維桑之敬，方圖染楮之儀。先枉飛文，尤深愧抱。《斐然集》卷七。

答江令賀冬啓

竹起英風，既驗微陽之應；日迎修晷，方崇亞歲之儀。某官天賦通才，世推能吏。學該百氏，深窮述作之源；氣蓋萬人，旁達弛張之略。尚淹驥足，來試牛刀。宜對令辰，亟膺殊獎；時承慶問，倍切感惊。《斐然集》卷七。

答趙守賀年啓

王春建正，寶曆授民。柳色槐烟，寅餞餘寒之氣；椒花栢葉，欽崇嗣歲之儀。某官天派清流，朝紳雋望。累分憂寄，名簡在于上心；式聽歡謠，德允諧于民望。乘茲穀旦，宜對寵光。某滯迹鄉關，馳誠賓庠。辱慶函之俯逮，懷愧頌之交深。《斐然集》卷七。

答鄧倅柞啓 丁卯

昨者抗章有請，引疾告休。天幬寬宏，畀孱生之後福；山樊閨寂，涵化日之餘輝。某材甚液櫛，器惟瓠落。少習詞章之技，徒以干名；壯求忠孝之端，詎能充實？顧叨逾而厚矣，論功效以闕然。矧迫疲羸，寢頽榮望。掛衣冠于神武，非慕昔人；狎鷗鷺于滄洲，姑從野性。某官挾文而勵行，履信而資忠。取友必端，自致切磨之益；與人爲善，更推題品之公。遠示好音，有懷歸步。搶榆鷗翼，宜戢伏于一枝；擊海鵬程，盍騫翔于萬里。願慎保頤之節，式膺寵日之頒。《斐然集》卷七。

答化州周守啓

某久欽雅望，未緣夙霧之披；正墮炎陬，那有清風之濯。薰慈所軫，華翰見貽，誦味以還，感銘難喻。某涉道蹇淺，蒙榮叨逾。進不能發策吐奇，效忠嘉而致主；退不能知非補過，希明哲以保身。終朝之褫奪既行，二紀之愆尤斯信。聖恩寬大，未忍誅夷；要服荒遐，尚容省察。禦魑是職，茹蠱何辭？平日交游，箝口姓名之道；暮年形影，灰心贈答之篇。踽踽晨昏，茫茫寢飯，非徒棄物，允是畸人。敢謂某官高誼鎮浮，至仁敦厚，垂愛閔于炎涼之外，通殷勤于隔闊之間。織錦成章，被糞墻而豈

稱；和鑾中齊，駕鶩蹇以非宜。竊承分符，近比鄰壤。氓庶已嗟于來暮，藩宣尤急于惟良。豈但枯鱗，漸漬九河之潤；要觀逸足，騰驤千里之衢。願厚節宣，以酬瞻貺。《斐然集》卷七。

自便謝政府及中司啓

青蠅止棘，遠投魍魎之群；白骨成人，俄戴乾坤之賜。併還資秩，安處丘園。某識昧通方，器非受大。雖循途而平進，奈得數之多奇。逢時斯行，豈有心于黨附；不可則止，冀無染于悔尤。焉能貴身而賤名，詎比隱居而求志？回省昨夢，塵勞半生。西掖南宮，持橐總經于八月；嚴陵瀟岸，分符併計于三年。自餘寢飯之辰，皆是退閒之日。逮廩粟之弗繼，知賜環之愈遙。芝草山中，希風綺季；桃花源內，接武劉郎。不虞貴肆之遐蹤，終掛賤拘之密網。飛鳶跼處，秋艸黃時。渴肺生塵，屢跼蹢而鑑井；愁城對酒，從醕酌以逃禪。相彼炎荒，允宜罪放。戶牖盡蛛蝥之世界，枕衾皆螻蟻之經行。鈎吻叢羅，人能采用；蠱蛾翾舞，食輒猜防。大冬或至于衫絺，長夏有時而附火。病須謁鬼，俗不貴醫。俟以歲年之多，淹茲惡弱之氣，不必膏汙于斧鑕，固將反掩于纍梏。苟非聖明，輔以耆哲，孰矜憐其冤橫，俾盡滌其疵瑕？曾是摧頽，有此僥倖。某官秉心公亮，執德寬宏。既攬時髦，俾咸輸其功用；又矜沉屈，使各遂其飛潛。上臣之勲業方興，多士之歸依初合。致茲丘壑，亦在門闌。某病以衰侵，心隨力退。開結廬之三徑，于以怡顏；甘在巷之一簞，求其樂地。誓堅晚節，少答隆私。

某官中丞秉心端亮〔二〕，迪德公方。奮由直道，以受當陽之知；盡逐群姦，克勝執法之寄。烏集府而不去，鳳鳴岡而屢聞。傾否有功，既力扶于大厦；得人無競，方兼引于衆材。稍淹風憲之司，遂正鈞衡之拜。益擴素業，永固皇基。上下同前。 《斐然集》卷七。

〔二〕自「某官中丞」以下，乃謝中司之文，原本連書，今提行低二格排。

全宋文卷四一七〇

胡 寅 一八

代范伯達謝及第啓

金扉雷動，辨色造廷；寶幄雲垂，臚傳賜第。慚非出類，何以蒙休？嘗謂聖學失傳，人心就壞。雕蟲篆刻，深有似于俳優；發策決科，初無關於理亂。重以功利之邪說，蔑然道德之遺風。四維不張，六籍僅在。棄毛錐而說劍，自慶遭時；均博塞以亡羊，莫知溺志。上主尊賢重道，匿武覲文，表章撥亂之書，修舉興衰之政。雖羽檄交馳之際，不廢國章；于糊名慎選之餘，更頒制舉。思皇多士，罔伏嘉言。而某學植未敷，詞江弗廣。少時鼓篋，趨世轍以多迷；壯歲摳衣，仰師門而甚峻。顧粗聞于警欬，煩深發于蔽蒙。獨抱遺經，曾靡一詞之措；有懷至養，尚希三釜之榮。偶與計偕，遂逃省下。懲公孫之阿世，自罄丹衷；非董子之潛心，曷酬清問？忽叨科目，有覲面顏。事雖儻來，恩寔有自。某官忠扶大業，志慕先賢。致君澤民，夙負阿衡之愧恥；吐哺握髮，躬行姬旦之勤勞。言念愚

衷，濫躋龍坂。品題不苟，士爭覬于一言；眄睠特溫，價遂增于十倍。致茲庸懦，亦被采收。某敢不勉所不能，趨其未至？念難窮之實學，誓當人百而已千；戒易惑之虛榮，詎敢枉尋而直尺？庶幾有立，仰副異恩。《斐然集》卷八。

代人賀陶帥啓

方隅報政，亟疏出綍之恩；都會疇庸，就易介圭之寵。凡叨庥廕，舉切歡愉。某官惇大而裕和，清明而易直。九流貫學，論必極于持平；六德裕身，行每先于推恕。一昨軒翔膺仕，炳煥群英，騰美譽以造朝，奮嘉言而動聽。臺郎盛選，方觀表著之儀；宰士要司，繼闡彌綸之緒。聖治惜才而詳試，哲人尊己而遐心。一佩左符，甚淹輿誦；再臨邊瑣，愈茂旦評。果膺西顧之簡求，改畀南邦之楷式。矧江左上流之宏烈，有荊州外屏之前徽。奕世增光，維公濟美，允咸聽矚，全係弛張。大纛高牙，千里初依于良翰；追鋒急召，九重行陟于泰階。某朴遫無堪，斗升是戀。巍巍龍坂，嘗有幸而獲登；踽踽鳬趨，乃無因而自進。永言蹤跡，欣在帡幪。《斐然集》卷八。

代季父上湖北王帥啓

言念智效一官，將隸旌麾之下；地遙七澤，方親鞍馬之勤。當先布于腹心，爰謹修于竿牘。伏念某箕裘末胄，新櫛瑣材。挾策讀書，望聖門而蹇步；叨恩筮仕，遵宦路以卑飛。緣伯兄擅儒學之宗，蒙師相敦朋游之好。顧未忘于微賤，乃屢辱于提撕。嶽鎮靈祠，虔奉三年之香火；侯藩盛幕，就更兩路之馳驅。家食未幾，官期甫及。方策磨于駑鈍，罄趨走于嚴明。某官識洞戎韜，智深義府。鑿門制勝，嘗高玉帳之功；卧鼓養威，尚蘊金城之略。輟宿衛徼巡之重寄，資撫循牧養之宏才。授以中權，畀之全楚。萬井並喧于來暮，九重方注于惟良。氓俗阜財，載洽南薰之化；邊庭徹警，用寬西顧之憂。遂設壇場，式頒旄鉞。充國練四夷之事，更切倚毗；班超享萬里之封，寔懸瞻頌。某裹糧諏日，襆被首程，兼欣悚以裝懷，仰寬仁而託庇。歸依斯切，敷述奚殫。《斐然集》卷八。

代人賀劉鹽啓

伏審光寵制檢，陞畀使華。除目初騰，早聳列城之聽；先騶伊邇，益喧載路之謠。矧在庇庥，曷勝瞻抃？某官望隆國寶，名著朝紳。襟寓中和，處剛柔而兼濟；器能開敏，施左右以具宜。況乃胄出

名卿，業高濟美。忠心義氣，凜有家傳；直節孤標，藹爲世範。于以識典刑之舊，豈徒稱吏道之師？故牛刀之刃常新，暫煩劇邑；而驥足之才乍展，旋屈輿題。甫及瓜期，已頒芝詔。褰帷問俗，杖節觀風。出心計之緒餘，仰資調度；付臺評之公正，允賴激揚。茂寔既昭，寵靈斯煥。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克瑞聖時，用繩祖烈。某零丁墜緒，冗瑣凡材。奉香火于明祠，僅同螻屈；候旌麾於達道，徒效鳬趨。輒修竿牘之儀，少叙帡幪之願。《斐然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五四一。

代人賀范漕啓

伏審外計告功，中綸渙渥。尚畀輸將之任，益觀刺舉之能。凡託帡幪，實深慶賴。某官疏通而縝密，整肅而裕和。世服簪紳，練達熙朝之典故；家傳詩禮，步趨前輩之風流。飭吏方以儒雅之優，行仁術以政材之敏。早由簡拔，累付澄清。將四路之光華，日新賢業；處十年之烜赫，人誦謙勞。眷此三湘，嘗紆六轡。虎威餘凜，固無待于施爲；龍節再來，重有孚于觀聽。第恐詔除之駛，不容旬序之稽。身在日邊，遂攄宏蘊；泉流地上，寧究遠猷？某備數祠官，依棲德宇。喜既常情之倍，禮宜削牘之恭。塵瀆是虞，鑑容爲幸。《斐然集》卷八。

代人賀晏憲啓

伏審光奉制除，祇乘使傳。十行甚寵，著惻怛于絲綸；六轡既均，播《皇華》于原隰。凡在庇庥之內，舉深瞻懍之誠。某官挺秀江山，儲英象緯。簪紳世服，共知前輩之風流；忠孝傳家，允是後來之領袖。才刃發硎而無滯，德風偃草而必行。不吐茹于剛柔，惟中是守；能弛張于文武，與道何拘？頃由鶴聞之招，已振鴻飛之漸。握蘭雞省，炳然列宿之光芒；衣繡熊車，煥若二星之符采。顧茲平楚，復畀祥刑。挾溫詔以平反，民歌冬日；持公心而刺舉，吏肅秋霜。方旌節之鼎來，快澹帷之乍徹。治道九變，雖云因任于成能；泰階六符，僊看追蹤于前軌。某箕裘末緒，薪樗瑣才。服職明祠，仰有依棲之便；馳誠威著，莫遑趨走之儀。《斐然集》卷八。

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啓

八桂維藩，政成初報；五仙謀帥，命出有孚。爰升內閣之華，式壯中權之重。千旌照海，萬目披雲。惟南粵之奧區，屹番禺之巨屏。遼遼更千百載，顯顯纔十數公。士守廉隅，念歸來之蚌蛤；政無俶擾，占飛去之鷄鶩。兵威外讐于雕題，寶貨上充于玉府。如風偃草，則渤澥乂安；自葉流根，則朝

廷增重。克當憂顧，允謂才難。某官瑞世傑人，端朝重器。逸民清裔，東吳之聲望素高；昭代名流，北極之班聯已著。前籌借箸，煮海提綱。近剖兩符，豈弟咸歌于襦袴；遠馳六轡，光華克副于咨詢。遂膺分閫之榮，克底殿邦之績。自天錫寵，易地建侯。帶水簪山，徒結去思之恨；馬人龍戶，大興來暮之謠。右之有而左之宜，彼無惡而此無斁。先聲甚烜，公論愈歸。四府得帥〔二〕，連十州而控帶；一邊靜治，匝千里而迎承。雖云古制之異今，亦見馭輕而居重，久虛隆寄，果獲真材。洽燕喜于神人，傒並流于刑德？高牙大纛，豈戎翰之久淹；赤舄繡裳，佇公歸之信處。某嵩臺冷族，圭竇腐儒。不知天下之大，而姑務正心；未信聖人之遙，而但知汲古。文乖飾物，學昧隨群。雖嘗賓于鄉大夫，旋見黜于春宗伯。倦遊場屋，寄傲山樊，假黃綬以結要，歎素絲之垂領。昔者甘爲陳孺子，今而幸識韓荊州。潤以斗升，豈獨濟轍中之鮒；借其羽翼，庶幾騫海上之鵬。輒修贊見之儀，併叙歸依之願。

《斐然集》卷八。

〔二〕帥：原作「師」。按本篇標題云「賀方帥」，「師」字當誤。據改。

代人謝端州守倅啓

官有等威，仕路敢忘于分守；人無公論，身修或值于嫌疑。方嚴檄之下頒，屬明廷之爰究。持權

不撓，掛網遂蠲，恩施匪私，感悚爲甚。伏念某抗塵末吏，辦俗短材，竊聞詩禮之餘，幸續箕裘之緒。二十年之造化，自分鼠肝；九萬里之扶搖，敢攀鵬翼？覽景空驚于老去，坐貧未賦于《歸來》。竊祿強顏，隨群斂板，倘在公而無愧，亦行己之有名。昨所奉承，既相翦拂。轉喉觸諱，固知薄命之奇窮；張目見尤，頗動衆情之嗤怪。況饋餞未由于司屬，而平反自出于長官，必有依憑，潛行浸潤。未蒙相察，訴書幾至于厚誣；不欲自明，公聽必歸于直道。省躬惕若，賜辨昭然。靖念垢蒙之疑，曷勝江漢之濯？丘山至重，頂踵知歸。某官肅括而疏通，寬慈而勁正。北海南溟，以爲之氣度；長蓍大蔡，以儲其襟靈。步趨前輩之風流，式儀後進；練達熙朝之典故，頻迄外庸。鈺筦之囂訟每虛，襦袴之歡謠鼎洽。甘棠蔽芾，豈久著于南邦；列宿光芒，即近依于北極。顧慚猥瑣，已在洪鈞。某敢不益勵壯猷，祈榮晚節？執鞭欣慕，幸叨晏子之解驂；置驛招延，尚覬鄭莊之推轂。某官儲粹全閩〔二〕，呈祥昭代。學冠九流，而會于卓約；才兼數器，而居以謙冲。自騰省殿之隆名，即藹簪紳之偉望。西崑冊府，陪鴛鷺以誠宜；南國貳車，展驂騮而曷稱？稍淹稽于蘊蓄，尤拂鬱于僉諧。帝簡日深，卽潛奚害？霸陵獵罷，未歎數奇；宣室釐餘，將聞駿召。見而恨晚，睹則爭先，遂假道于玉堂，亟參調于金鉉。顧慚下走，已辱兼收。某上下同前。

《斐然集》卷八。

〔二〕自此句以下應爲謝州倅之啓文。謝守、倅之啓僅中間部分文字有異，故篇末云「上下同前」。

代季父上劉帥求薦章啓

處黃綬之卑，心期寸進；位青雲之上，義必分光。揆二理于古今，亶相求于交際。爰伸竿牘，少布悃悰。伏念某稟質甚冥，視躬未植。幼聞詩禮，方趨獨立之庭；長值兵戎，幾墜一經之教。洎再逢于伯氏，乃重獲于師資。聽絃歌則涵泳而醉心，請筆削則區分而授指。倚春風之綠鬢，玩寒日之青編。忠孝大閑，固欲飛騰于聲寔；文章小技，猶將掇拾于科名。荏苒歲華，蹉跎心事。迄緣友愛，敷奏遺言，式均緩帶之恩，以啓高車之漸。上公置醴，念道義而慨懷；喬岳頒香，俾寅恭而庀職。得無咎無譽之已幸，豈有猷有爲之敢圖？固合望絕攀陞，心遊淡泊。靖共正直，庸克享于明靈；齋戒吉蠲，庶仰崇于丕祚。然念仕貴逢時而後遇，學當及壯而欲行。既非英才穎脫之流，必假先達手援之力。是以長卿被眷，于楊得意而難忘；戶牖受封，則魏無知而不背。又況去就者榮辱之本，取舍者得失之原，在下士宜慎所依歸，若大賢固公其采擇。是以張宗有用，陰興不逞于私嫌；王吉立朝，貢禹即萌于雅意。用陳固陋，獨浼高明。某官德比圭璋，文摛藻火。光風霽月，灑然胸臆之奇；玉樹瑤林，瑟彼塵氛之外。奮由直道，自致夷途，羽儀早振于文昌，制作旋參于稷嗣。盍升兩禁，尚畀十連。文武殿邦，兼仗鉞褰帷之盛美；中和樂職，繼投壺散帙之清標。方且好善猶飢，見賢若渴。謂世務舍人材則難濟，如匠師雖店楔以俱收。衆聞推轂之仁，咸起提衡之願。某蔭于德宇，服在官箴。龍

坂乍登，視盧前而有愧；鶚書未刻，從隗始以何慚？聳聽觀于一時，開津途于萬里。惟公之惠，潔己而須。《斐然集》卷八。

代范仲達謝孟郡王薦章啓

爨下焦桐，無心于中律；道旁苦李，何益于登盤？豈知遭遇之有時，乃幸采收之誤及。俯躬承命，揣己負慚。竊以宦路九遷，其誰免相先之念；亨衢萬里，要當有自致之才。然非豪傑之流，必借維持之力。如某者降才猥瑣，賦分奇單。幼讀父書，曾未終于詩禮；長依舅學，乃遽忝于簪紳。孤根乏寸土之資，弱羽惟短蓬之托。文不足以擲地金聲而穿天月脇，武不足以洗劍青海而勒銘燕山。奉香火于喬岳之旁，竊斗升于太倉之內，至爲散局，何所稱揚？然雖職有重輕，而均于奉上；某亦事無大小，在一于用心。惟律己之自嚴，庶效官之弗忝。若夫平衡之所俛仰，公度之所裁量，拔自塵埃，薦諸旒冕，乃是上臣，克盡報君之道；必也奇士，乃膺舉類之知。曾此么微，敢形夢想？自非仁能汎愛，善必兼收，不求其備以取人，不以所長而格物，則何以居然冒昧，獲此叨逾？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貫日。萬籤插架，學尤長于詩書；九德在躬，言必本于堯舜。仰盛德可以扶世運，推至公可以服人心。取威則賢于長城，借重則屹若九鼎。是故疇咨右地，太和無金湯之虞；偃息价藩，列辟有矩矱之則。允合坐論于黃閣，庶幾夾輔于紫宸，傾耳白麻之頌，忭心黔首之慶。再念某寒蹤遠外，勢援孤

單。譬彼飛蠅，雖欲依于驥尾；其如跛鱉，曾未躡于龍門。遽蒙薦襪之章，使激希顏之志，品題若是，稱塞云何？論貢賢以觀能，于德何有；若遠臣以所主，爲幸已多。某敢不益勵身修，恪居官次？鞭駑十駕，殫鼠五能。戴恩豈止于此時，報德尚期于他日。《斐然集》卷八。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一

懇請祠宮，覬安散地。遽叨恩命，復領州符，仍促之官，亟令共理。拜嘉增感，揣分知榮。伏念某無所取材，未能自信，屢忝牧民之任，但知奉法之忠。竟以頑冥，自貽譴黜。歲華荏苒，每惜分陰；學術空虛，終忘寸進。方聖主欲安于黎庶，而清朝慎擇于循良，名在選中，寔繫望外。某官至誠無間，盛德有容，務廣引于時髦，將大釐于邦采。遂令愚戇，亦預陶甄。自顧羈單，徒深悚懼。念衡陽之古郡，列湘水之上游。井邑凋零，值暴客傷殘之後；田疇荒圯，適天時旱暵之餘。俗習衰頹，規程弛紊。殉衆欲則上負分憂之寄，守正理則下爲斂怨之媒。所賴仁賢，幹化權而當軸；克隆相業，承天意以調元。將公道之大開，庶私門之能杜。鄙詞未達，聊輸肺腑之情；橫議或興，全仗併幪之賜。依仁方始，感幸難言。《斐然集》卷八。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二

同前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濟時務急于人材，體國罔分于中外。遂令愚陋，亦預甄收。同前所賴仁賢，撫列城而作鎮；克隆相業，亮衆采以于藩。有公道之可依，必私門之能杜。行臺在望，阻趨台屏之嚴；官政或疏，全仗鈞慈之庇。《斐然集》卷八。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啓 三

同前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爲國謀不爲身謀，以己立故思人立。遂令愚陋，亦預甄收。同前所賴仁賢，素有澄清之志；正膺委寄，肅持刺舉之權。有公道之可依，必私門之能杜。治臺在望，近瞻使節之光華；官政或疏，全仗誨言之警飭。《斐然集》卷八。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啓 一

久負譴呵，委心丘壑；忽蒙拔拭，仗節江湖。仰荷殊私，俯增危懼。伏念某迂愚而寡與，蹇薄而

多違。少也效官，但識吏師之可尚；壯而受業，遂知儒術之有宗。倘用于時，盍行厥志？稽自古考材之要，無重牧人；論推心及物之功，孰先試郡？惟守身斯能奉法令，非戢吏何以恤惇嫠？思獎善良，當鋤強梗；欲臻富庶，必務輯綏。值鴈峰偶闕于守臣，付魚竹俾承于人乏。去鋒刃屠殘之未久，加墉隍勞役之尤深。推髓剥膚，以供餉餽；磨牙厲吻，因肆噬吞。自惟短拙之才，妄意循良之最，勉殫筋力，粗振維綱。但知信道而直前，孰敢恃強而犯上？凡賤士苞苴之結納，及小夫竿牘之諂諛，飾厨傳以取遊談，降色詞而求容悅，非正義之所出，豈小心之敢爲？大咈群凶，遂招積怨。方舟共下，觴豆交歡。飲食之人，論心自契；蚍蜉之援，同氣相求。密爲巧詆之章，上惑辨朝之聽。所謂按停姦釋，黥配猾胥，乖詔旨之平反，見專城而跋扈。厚誣則可，在理何安？驅虎豹而遠之，指爲肆虐；受牛羊而牧者，不許施仁。考亂世以或然，曷聖時之宜有？幸蒙朝命，推核有無，重辱臺評，究窮奸罔。丹書盡削，紫誥仍頒，寵還冊府之聯，擢付軺車之任。升沉毀譽，在小己以爲輕；賞罰公私，繫大綱而甚重。事歸至當，榮倍尋常。某官水鑑群形，權衡多士，慨衰微之末俗，圖丕赫之中興。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物失所，若已納諸溝中。致此孤蹤，再紆洪造。某謹當益修業履，祇服訓言。萬折必東，誓不渝于素守；五刑有服，期真體于好生。更資獎激之恩，庶效糜涓之報。某官盛德傳家〔二〕，精忠許國。鳳掖宣坦明之制，蘭臺正綿蕝之儀。遂總憲綱，力開公道，凡猥瑣久叨于濡養，及回邪猶遁于蘊崇。對仗糾彈，果見霜威之肅；輸懷獻納，不開風指之承。八元之儲望益隆，千里之

借留寧久？退惟孤憤，亦累片言，憎群枉之善讒，閔沉冤之無訴。俾承翦拂，還可激昂。歸依獨在于門闌，銘感寔深于肺腑。《斐然集》卷八。

〔二〕抄本自此句以下別分爲一篇。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啓 二

上下同前某官偉望冠時，精忠許國。入爲侍從，每傾側席之聰；出殿方隅，獨擅長城之譽。以激濁揚清爲己任，以闢邪扶正格君心。望寔久隆，奮庸何晚？傒遂聞于大政，以協濟于中興。言念鯁生，嘗登龍坂，借溫言之甚寵，閔沉枉之不伸。坐使湮淪，再蒙翦拂。某上下同前承流宣化〔二〕，妄希師帥之良；飾惡廢忠，遽被窮奇之譖。賴皇明之燭隱，繼白簡之摧姦，中憫沉冤，併加湔濯。某稟資固陋，涉世拙疏。但知守法奉公，仰分憂顧；寧敢徇情悅衆，俯爲身謀？異二三子以何傷，雖千萬人而必往。讒或偶就，理焉可誣。縱哆侈之成箕，肆爲鬼蜮；迄漣浮之見睨，何慮蠻髦？安困厄于三年，動昭融于一日。某官持心尚義，秉志嫉邪。德不孤而有鄰，人小善而必取。餘論已資于月旦，好音更辱于封題。既劇震惶，復深銘佩。瞻承上阻，企頌尤增，益冀節宣，晉承光寵。《斐然集》卷八。

〔二〕抄本自此句以下別分爲一篇。

代張子期上秦太師啓

不度寒微，敢緣恩紀？輒伸懇款，浼冒威尊。顧惟螻螳之誠，難覬埏埴之造。再三以瀆，誅譴是宜。某駑蹇下材，瓶罌小器，志惟守分，仕則爲貧。奉香火之明祠，寸能莫效；謹夙宵之常職，五斗是資。荐歷歲華，遂終考秩，永惟熙旦，大闢夷途。人懷布武之心，士切競長之志。乃顧卑飛之羽翼，已踰壯歲之光陰。乃者它方，杳然來耗。滯留興嘆，痿人不忘于起行；塊圯無垠，頑礪寔思于鈞鑄。况異代居夷之難，有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賞音，下延族從。萃隆私于門戶，銘深感于肺肝。念此僥求，非無階級。雖降才不腆，如鼯鼠五技而易窮；然所欲甚微，在鷦鷯一枝而已足。危誠迫切，公聽旁通。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蹈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資忠，炳若星辰之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橫舟楫于風濤，巨川攸濟；置鹽梅于鼎鼐，衆口稱和。秦漢已還，勲庸莫二。蓋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夫不獲，如已推諸溝中。自憐樗散之無庸，本辱匠師之所棄，一施斤削，即預桷榱。某誓當勤瘁當官，靖共守位，思糜身而報德，方屏息以祈恩。《斐然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代向深之上范漕啓

名山祠事，曾無上考之書；綠水賓筵，誤玷後塵之選。揆才非據，受寵若驚。伏念某艱苦餘生，零丁墜緒，挾策罔窺于闔域，干時尤乏于智能。重惟家國之讎，因息階梯之念。年華荏苒，鬢髮刁騷，爲活妻孥，姑謀釜庾。譬彼溝中之木，何冀青黃；端如爨下之桐，甘心煨燼。重以早親有道，誨使修身。御者且羞，視王良而知戒；先生非憊，于原憲而得師。既無羨于飛揚，即自安于固陋。敢意姓名之賤，忽蒙埏冶之恩。靖揣厥由，敢迷所自？某官風規肅給，德度雍容，素景仰于前修，用表儀于後進。澄清濁俗，振孟博之威聲；綏靜方隅，流元年之惠政。顧茲凡鄙，夙被提撕，蓬心已幸于倚麻，鶚翼敢欣于披隼？某敢不益希賢行，增講吏方？行止非人，倘瓜時而可赴；靖共守位，庶肉食而逃譏。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斐然集》卷八。

爲大原作上劉帥啓_{〔二〕}

爨下焦桐，敢希玉軫；溝中斷木，何意犧樽？忽此叨逾，重其愧悚。伏念某稟資孱陋，承學顓蒙。王父提携，僅識《春秋》之比事；家庭趨過，方聞《詩》《禮》之名篇。亦嘗試席以自呈，不與

賢書之同薦，迄蒙延賞，服在官箴。喬嶽具員，明燎之勤莫展；太倉五斗，素餐之愧難勝。念植德可以修身，非立誠莫能居業。致遠者恥藝文之尚，揚名者惟忠孝之歸。而從事水春，未知米價。窺宮墻于黃卷，寒日坐移；問岐路于青霄，春風漫倚。使在簿領徒勞之地，尚虞斗筭何算之譏。今也重鎮開藩，名卿出牧。南金東箭，才彥朋從；紅芰綠池，芳華森映。豈伊弱植，亦繼後塵。某官五緯天英，千章國棟。光風霽月，灑然胸臆之間；瓊樹瑤林，瑟彼塵氛之外。自得夷途而布武，即騰直氣以干霄。華省羽儀，笑馮唐之漫老；曲臺議論，追稷嗣之前規。屬熙朝倚重于上流，顧寔略可當于一面。士人依表，重獲所圖；閭里借恂，再從其欲。洎此熊車之甫至，闐然竹馬之歡迎，望實愈孚，寵靈斯近。師帥千里，衆猶淹恤之嗟；泰階六符，帝即登庸之召。某頃緣危疾，悵失望塵；茲幸小瘳，勉能削牘。鶚翼將欣于披隼，蓬心尤幸于倚麻。期斂板以歷階，斯揆辰而首路。道古今，譽盛德，雖無授簡之才；聞下風，望餘光，冀遂執鞭之願。《斐然集》卷八。

〔二〕大：抄本作「太」。

全宋文卷四一七一

胡 寅 一九

寄秦會之

某頃于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侍家君東行，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母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亦不敢輒具書尺。惟是向慕感激之誠，至今何嘗不在左右也。自相公均逸于外，而某奉親閒處，迨此暇日可以曳裾齋閣，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吳楚相望，緬焉數千里，有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竿牘，少見區區。近世以來，邪說暴行，橫驚于天下，三綱九法浸以湮滅。相公見危授命于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于群枉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袖當世，真得古者大臣之義矣。其于放淫詎訛，正人心，息邪說，使斯民不淪于異端曲學，乃天下所以俟望于相公者也。側聞閉戶讀書，討論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大任之降，德譽日新，有識欽嘆，而某竊有疑焉。蓋謂相公微信佛說，手抄《華嚴經》八十卷，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鈞意之所存也。佛之爲道，蓋以大倫爲假合，以

人世爲夢幻，其辭善遁而不稽實理。從其教者必棄絕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之下，皇皇然以死爲一大事。凡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扶持人紀爲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爲世害，蓋甚于莊老之弊，清談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恥，高言大論，詆訾名教，謂劇秦美新爲達權，以歷事五代爲知道。其效至于風俗大壞，戎馬長驅，國君遠行，宗廟荒圯，中原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圍視不以概于心，以爲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敵庭，拜仇人，廢君篡國，安行而不顧。夷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禮佛參禪，非笑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以大倫爲假合，以人世爲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秉節，正色立朝，捐一身表萬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想忠赤，追鋒圖任，縉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益深，則相公于格天之術業當盡明也，于遜世之賢材當盡知也，于奸慝之情狀當盡窮也，于恢土宇除讎逆之方略當盡講也。凡此乃皋、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魯先生所以詔後世，非竺乾以寂滅爲樂者所能知也。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措意者也。彼香水海妙高峰，徧參互攝之寓言，曾何足進乎？往時嘗見觀文李公與故相吳公書，論《華嚴》與大《易》無二，其詞宏辯，固難窺測。而某竊欲置議曰：三代而上，聖賢繼出，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而後，佛說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蓋有其人矣。而拯溺救焚，出生靈于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朝之寇公。蓋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非法之書而

後能也？方欲請決于李公，而李去長沙。某也于心終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尚佛乘，益歸于性空遺累之習，謂蹈方秉節如相公猶有取焉，則于自任天下免民塗炭之意，毋乃終始本末不相符乎？某未獲瞻望履舄，而輒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納，某不敢自以其言爲不善，怠于輕千里而告也。願畢其辭，則俟他日，惟相公有以教之。敢冒鈞嚴，伏深悚懼。《斐然集》卷一七。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絕外連之株，悉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計耳，不足爲相公道也。然既降之後，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庶不復爲賊。而鼎守輩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爲兵者，習熟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別將。然近世鮮有肯強本制末之勢，而徇情憚衆，從而封養疽癰者，則有之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司，若皆如張輿、柴武，則非特人無議論，必有綏輯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無諸般拘礙辟差縣令一次，所謂諸般拘礙者，詐官負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爲民父母，某意不謂然，即嘗奏乞令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曰：「無人願就處，不如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關照而已。」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礙不可授

任之人而委之，某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于使民，不爲平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向來岳飛非不討殺，亦有已見淨盡之言，終不能絕，尚跨四路出沒，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爲寇耳。水寇本緣政煩賦重，加以任人速之，一日兩郡響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吏爲最，獨免執耒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歲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減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州久合仍舊爲渠陽砦，前已具聞。鹽香、常平悉當權廢。諸司事兼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縣止須一令一尉。官省則事省而費寡，民可安居矣。今天下之所共患者，外雖有讎敵叛臣，內則有握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士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呂相國以私怒減降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諸大將，名爲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于天朝，誣上行私，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于敵仇，而施之于朝廷，虛增軍數，以取糧帛，詐爲北討，以規器甲，求無不得，言無不聽。自副貳而下，徧置私人。軍屯所臨，盡奪公家之利。令之不受，禁之不止，功小而賞大，有賞而無罰。政使國有宿儲，民有餘力，歲無水旱之變，坐贍大費，將何能久以是爲安乎？而況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仰食一不足，禦寇一不勝，非倒戈向內，則曳甲北走，不然散爲盜耳，必至之理也。所幸尚有諸小校分統之兵，可以自朝廷指蹤。今聞祁超一軍又爲岳飛所併，而任士安、吳錫、郝畧、王宗等，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效而爲之也。昨來王瓚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主將不善，易之可也，何乃與其衆而分之？

祁、任之事，則又甚于此矣。以是計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歸朝廷，而其牛畜未必散之耕種也。自建炎初載，黃相國用招安之策，流毒九年，盡變祖宗軍政，使天子無自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更制，二患仍在，則無惡乎議者之紛紛也。昨蒙教賜，似以軍民爲二道，厚于軍而薄于民。欲棄五穀養生之具，而日進鳩酒烏喙，竊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而舍己用善，以勤攻闕失爲平定之方，則相公有意于孔明之烈。某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期于有補乎？《斐然集》卷一七。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日謀遠徙，私竊以爲不然。夫維揚蓋由謀之不臧，而非爲避之不早也，而用事畫議者多以宦官宮妾愛君之情揣中上意，叨竊美官，心實憤恥之。遂具囊封疏過失，陳今日所當先務者。傾展殫盡，不敢絲毫有隱于宸聰之聽，亦庶幾萬分有一不辱知遇。言雖不效，亦不蒙譴。蓋主上聽納之德，裕于昔時，而閣下薦引重言，雖遠而不替也。適緣大人祇命至池州，忽得宮祠之請，某勢不得留，遂復丐閒。併沐俞旨，間關去國。敵騎繼侵，戈甲烟塵，瀰漫吳楚，僉聞麾幢入援、張大宋之天聲者，以日爲歲，中外所切。茲承總提秦甲，已渡漢南，扶持國勢，天下幸甚。閣下忠義大節，照冠一時，幕府賓僚，又多奇俊，施設注措，動關存亡。某夙已顓冥，矧

復疏遠？投機應會，又非逆料之所能也。古人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撥亂世反之正者，必推原禍敗之所從起，掃滅而更張之，庶其有濟。然則今日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慎名器，必講武略，必明賞罰，必擇守令，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討盜賊，此十必者有一不，非所以撥亂而反之正矣。然和人用事，則此十必者必不行，何則？其道不同而其身不利故也。今欲撥亂反正，則以罷和議爲本。此議不行，則此人不用，君子必可進，小人必可退，自餘七者疊疊有緒矣。夫和人初心非有覆國亡邦之毒也，無謀慮則和，無才術則和，土地非割于其家也，金帛非捐于其府也，子女非出于其室也，姑以偷目前之安，悅用事者之意耳。其久而不破，則結朋黨，則迷國論，則立異姓，則事敵國，惟利是從，無所不可。今歲不征，來歲不戰，日斷一股，月斬一臂，刻膚盡肉，椎骨及髓，雖于敵人得計，而于國家最病。此議不息，雖微外患，其禍機陰發，不在金敵之下也。夫建都立國，伏惟閣下既有定論，某不敢知。竊謂奉迎大駕，西幸梁秦，以圖關中者，中興之宏規也。屏蔽江淮，增重上流，定居建康者，往古之明驗也。可行則行，不可則止，因時制變者，哲人之達識也。成敗在乎天，得失在乎人。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苟爲倒置，未見其可。今緩急之序某既略陳于前矣，具瞻所屬，非閣下其誰任哉！某遠迹林壑，職當緘默，尚茲喋喋，實爲知己。《斐然集》

寄趙相

自承白麻播敷，登位次輔。以直道繼庸邪之後，以宏才當蠱壞之時，天下聳然慶明主之英斷，知中興之有日。賊臣不道，挾敵稱兵，原其胎禍，非朝夕之故。相公戡此大難，必有成畫，而得諸道路，有可疑者。自詔書既下，聲罪致討，不知革輅今次何都。以君避臣，古人所辱。或傳宮省已邁泉南，而祠曹告牒之下閩廣者數又甚富。審有此計〔二〕，非萊公奉章聖親征之策矣。兵交之時，自治尤急，賞罰號令必有以收人心、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別白。至于去留除授，兵馬應援，命令不一，衆聽不孚，凡此數端，恐非保邦制勝之術也。頃者廷議燕安江沱，但欲南趨，不圖北向，荆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稟受指蹤，而援師不繼，復輕召還，即今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迴，全無保障。李成、孔彥舟等諳知洪、潭利便，若或六飛遷幸兩越，則敵必留兵屯守吳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聞舉國避寇，輿輶柁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業者乎？荆南飢卒不滿數千，鼎、岳二州，方困水賊，德安最爲要害。緣曾妄改守臣，今雖再委陳規，深恐已失事會。武昌名爲帥府，實則僅能自存。惟長沙捍江湖之衝，爲二廣之蔽，關公所爲取湘西，杜預所爲通零、桂，而孔明所爲利盡南海者，比于諸處，差爲完實，而所恃者吳錫一軍六七千人耳。錫至湘中四年，屢立戰功，御衆有律，人已信服，全楚所賴。比聞羽檄追赴江西，雖帥司有請借留，深恐未聽。錫之不可離湖南，猶往年柴斌之不可去荆門，趙宗印之不可去郢西，近日陳規之不可去德安

也。用人如用馬，因其服習，其功十倍。鄭之小駟至晉而敗，故廉頗在趙，莫與爲敵，及爲楚將，不復有功，正此類耳。明主不泄邇，大臣慮四方。孫皓之季，慮不及遠，徹南郡之備，專意下流，于是杜預、王濬一舉取之。若必欲移吳錫，是棄三湘八桂之地矣。切乞廟堂留念。所願者，相公啓沃主上，深發獨智，克奮神武，如光武昆陽之事，以三千破賊莽六十萬，豈云衆寡不敵？相公集衆思，廣忠益，去自賢之意，求所受教者，虛心而用之，如謝太傅淝水之績，以一謝玄却苻堅九十萬，豈云強弱不侔？再安宋朝，永保天命，君臣俱顯，不亦美與？某待次山間，無緣曳裾東閣，終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筆削所能敷叙。然愚者千慮，大抵如前。又于侍讀張公亦有咨稟，仰惟宏度必賜開納。革輅徂征，扈從勤止，敢請精調寢餽，上副倚毗。《斐然集》卷一七。

〔二〕此：原作「比」，據抄本改。

寄張樞密

近承追鋒甚峻，天鑑孔昭。竊計許國精忠，聞命引道，不特還事樞之舊，宜遂膺爰立之求。中外具瞻，日俟明制。然敵人匪茹蓄謀累年，而朝廷燕安，不爲遠慮，一旦禍發所忽，舉國雲擾，乃是智者無以善後之際。趙公既當政柄〔二〕，閣下復被圖任，宗社存亡，豈不在兩公之手乎？昨來反正之

初，忠臣義士所爲裂裳裹足，願立乎朝廷者，以主上進幸建康，有中原之志。其後佞臣諛媚，更互取寵，但言退避，不務恢張。用此之人，行此之政。至乃安然通叛受侮，考之古訓，雖使苟安歲月，戎車不駕，必非興隆之兆矣。今事會如此，乃是上天警悟聖主，深發獨智，使懲艾既往，改紀國政，開中興之運也。夫以臣叛君，其事固逆，而以君避臣，其事尤恥。此乃勝負之決，要在策畫堅定，不輕退轉耳。昔苻堅以百萬南伐，其視晉如石下之卵耳，又非有君臣逆順之說也。若如前日諸公所謀，小則引避，大則屈降，彼東山太傅獨以何道而談笑制勝哉！閣下與丞相公所當慨然以古人自期，必不忍靡靡委委，循望實俱喪之覆轍也。夫興衰撥亂，全在人材，而其難知，堯舜猶病。人之常情，好見其所長，而隱其所短，好遜志之語，而惡逆心之言，于是臣其所教，友不如己，而阿諛求合之士日湊其側。慮有遺策者吾不得知也，舉有過事者吾不得聞也，其心非不以善爲之，而卒陷于迷繆破毀者，無不由此。人雖難知，而某獨謂告之過則喜，聞善言則拜，集衆思，廣忠益，不甘受佞言，而貌敬正士者，乃知人之本也。人無不知，則于扶顛持危，興衰撥亂，無不如志，又何必役其心思，勞其耳目，區區于事爲之末乎？今聖上親御六師，兩公夾輔王室，其當明大義，攘群醜，申嚴賞罰。保固上流之大略已具之丞相書中，望樞密一見之，而此所陳亦欲丞相兼聽而並觀也。夫不待下問而先自獻言，誠以荷知素深，思效萬一耳。仰維宏度，必賜開納。《斐然集》卷一七。

〔二〕政：原作「致」，據抄本改。

寄折帥

某去秋嘗拜短書，似聞已塵清覽。自惟遠迹，久不再瀆。茲承奉膺重寄，分護上流，殿此南邦，仰寬西顧。恭惟神明交相，台候萬福。竊以湘中比歲大勞未艾，水寇接境，軍饋頻煩，奸吏因之，反爲民患。人材風俗，大抵宣和之餘習，至于每下，則有甚焉。枝葉既萎，本根將蹶。如虔寇之出沒三路，如楊么之梗塞兩湖，非由敵兵，實自郡縣政煩賦重，民生無聊，坐使善良化爲怨敵。興兵屠剪，于此累年，賊則未平，民祇愈困。封疆日蹙，和議猶乖。雖行聘好之多儀，未免營屯之橫費。勢須厚斂，以佐大農，而此魚鼎之民，又類牛山之木，莫逃踐履，仍厭斧斤，月引歲滋，其終可畏。若或推行寬政，必坐乏興，所以赦令丁寧，徒成文具，計臣罷軟，立被譴呵。歷攷自昔衰亂之時，亦有乘勢維持之政，而其樞要全在人材。維人難知，聖哲猶病，公抱濟時之術業，蘊憂國之丹誠，固嘗叅決萬微，鋪張有叙，陟降多士，器使具宜。方魄兆于中興，尚淹稽于成效，斂此大惠，施于一方，如決江河，以潤尋尺。惟是有識，逮彼遺黎，式觀取舍好惡之端，深思注措先後之意，將以固宗社靈長之慶，豈徒息閭里愁嘆之聲，動干威休〔二〕，當此非易。伏惟宏才遠略，遊刃有餘，早乞外庸，歸秉元化。某向奉勅命，假守小邦，謂官期之尚賒，于溫清而無曠。繼蒙錄用，俾復舊班，未敢冒承，幸蒙賜罷，奉親屏處，澗壑考槃。乃值鎮臨，禮當造請。路幾十舍，江隔三津，跂望旌麾，輒伸竿牘。言

念著誠去僞，乃古人處己之方；務實去浮，亦今日移風之道。獨具咨目，謹罷煩文。尚冀聰明，特垂亮察。輕寒在序，開府之初，敢請上副倚毗，精調茵鼎。《斐然集》卷一七。

〔二〕戚休：抄本同。疑當作「戚休」。

寄張德遠

春間蒙賜鈞誨，嘗有詢問之言。方其時，相公獨運廟堂，進退賞罰，聳動天下，凡所舉措，諒皆安允。雖欲進說，亦無所及。今化鈞在手，已逾半年，以功效考之，所以賢于去歲者固不可掩。相公道心高明，世味淡泊，于富貴權勢必不得已，而無所慕羨。于仇怨睚眦必務平之，而無所報復。于異論殊方必虛己考納，而無所嫌忌。于親戚故舊必視才選用，而無所黨私。于諂諛遜志必求諸非道，而無所悅著。然後誠心果昭，公道果闢，則所革不待已日而孚，又況半年之久哉！孔明廢李平、廖立，沒齒無怨，必非智與力所能使也。今議者或以前五事窺測相公，而畏威逐利之風日盛，士大夫以結舌相戒，雖口不敢言，而心未必服。人不心服而能成百世之功者，振古無之。相公無亦少思其故乎？惟聖人然後每事盡善，雖大賢未免有過。相公才高天下，德冠多士，可謂大賢矣。獨恐道古今而譽盛德，如所謂慮無遺策，善不可加之語，洋洋乎鈞聽，所以虧損德業者爲不少也。往時人材之不善既已

黜逐，往時政事之不臧既已更改，要使異日相公功成身退之後，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無可議，不爲他人藉手，猶今之視昔，乃盡美矣。若曰權在令行，適意而已，後亦皇恤，此非相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之本意也。惟恕其狂愚而取其忠焉。《斐然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四一七二

胡 寅 二〇

寄趙張二相 紹興六年

某承乏支郡，尋常無事，不敢輒以竿牘上勤威覽。聞之道途既衆，有不得不以輒干鈞聽者。或謂二公細故之間，薄有相望，未知信否。若其無之，何乃人言籍籍？萬一有之，某竊爲二公不取也〔二〕。自聖主即位以來，七年之間，命相七人，而後及二公。宰相佐天子定天下，不可數易也。易之數者，蓋聖主欲歷試群臣，擇其可屬大事，然後久任焉耳。二公登庸，于今將三年，自比年任相，未有如是之久者也。聖主既推心，天下又屬望，將責中興之效于二公。今也六師方張，事功初起，協恭比德，轉敗而圖成，二公之相倚，猶左右手之不可相無，耳與目之不可偏廢也。何爲相望于細故，而忽事君許國之大計耶？夫權勢所在，易以移人。進取之士，有不得于彼而求于此，有不得于此而求于彼，彼此交間，左右掠賣，以售其說。有鄭朋之傾邪陰附，無谷永之協和。朝廷自非皋、夔、伊、

周聖哲之資，心如明鑑，無所偏黨，鮮不惑矣。若不爲此，然則二公之所由異者何耶？右相早登樞府，首以左相之賢薦于上，其後右相仗鉞遐裔，謗書流聞，獨左相不以爲然，嘗力辨白。及秉鈞之日，首乞還右相于退閒之中。非相爲報也，必曰國步方屯，禍難未息，倘得志同氣合之士相與左提而右挈之，庶乎其有濟耳。比年吏員益冗而不加澄清，兵將益驕而不加控御，財用益匱而不見節省，民力益困而哀取未已，毀譽益亂真而讒巧得志，賞罰益失當而功罪反易。若此之類，未聞廟堂論辨，切磋汲汲，愛日而行之也，而乃以芥蒂肝膈間布于多士，夫豈二公相引重之本心哉！夫人識慮所到，固不能皆同，而義理所趨，則不容有異。不知二公所異其無不公耶，抑亦有動乎血氣之偏也？自頃公卿大臣得志據位，惡人異己，援引朋黨，倡和如響。及有過失，亦不復肯相救正，一時所取富貴，隨即雲散烟滅矣。而其得失是非，至今不可掩，猶昨日事。是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猶和羹醢酸醢醢不同，而和于味同，猶以鹽濟鹽，梅濟梅而不和矣。二公以國事而有不同耶，則當有君子之和。左相曰某人賢，右相曰某人不肖，其賢不肖在人，宰相何喜怒焉？則亦廣詢詳覈而用舍之可也。左相曰某事不可舉，右相曰某事可舉，其可否在理，宰相何留情焉？則亦反復研究而施置之可也。凡此不由乎讒譖之人，附麗之私，離間之道，又不動乎血氣之暴，好惡之偏，視聽之蔽，揚己矜衆，輕人重我之所爲也。直相與推公心，行直道，以期乎世難之或濟而已。如此則二公德度坦然，嫌間不開，上而使聖主信君子之可用，異乎世俗之所爲也，下而使士大夫無愧，勿令小人得以藉口也。幸而因此，賢材益進，政事益修，攘斥強鄰，開拓故業，垂諸史冊，照映萬年，將有光于蕭曹，而廉藺不

足云矣。不然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愚恐天下有以議二公也。某淺識短見，不足以知先賢往哲之彷彿，獨思逢時遇主，言聽計從，建立功業，可以光前範後者，皆以道義器識爲之本根。進爲撫世，則二人同心，各致股肱之助，功成身退，千里命駕，不失平生之歡。若其較計于勢利之途，睚眦于同異之際，理屈事乖，固無足論。倘幸取勝，則亦悻悻然小之爲丈夫，必見笑于大方之家矣。二公負俊傑之才，抱高明之識，直言正行，受萬乘非常之知，豈其有此？必也，某聽聞浮淺，不詣厥真，然而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或者云云，未有底止，是以欲默而不敢，輒爾布之。才非宜僚，辯非陸賈，念荷眷待有素，又方棄外，無與人交馳爭轍之嫌，故敢傾盡而不疑。干犯威重，不勝惶恐。幸恕其狂易而察其區區。郡事少閒，因得讀史書，有所感，成古詩三篇，併以浼呈，仰冀采目。不宣。《斐然集》卷一七。

〔二〕爲：原作「謂」，據清抄本改。

寄劉致中書

丙辰

致中兄：一別二十年，世路艱虞，好音不嗣。每聞博學謀道，德問日休，雖相望閩湘千里之外，猶足少慰。比日毒暑，不審起居能好安否？緘書累幅爲貺。荷意雖勤，而謂某有以取譽與謗于世，此

則不敢當也。學業未成，早被任使，不聞善狀，爲家國之光，方遠罪不給，何譽之有？毋乃以告者過而左右又過聽乎？至曰恩義未加厚于託體同生，則某所未聞也。某自嬰兒，幾濱于死，先祖妣永壽君鞠育撫養之，不啻如己生，以至成人。永壽君臨終它無一言，惟以不肖之身屬大人，使善視之。大人長養教誨，日厚一日，必使有立，以不墜祖妣付託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過庭《詩》《禮》，資以事君，常懼不肖，仰辱恩紀，他日無以見永壽君于地下，此某終身之責也。如左右之見責者，祖妣不以是語某，大人不以是詔某，一日無故以左右違經背禮之言從而信之，毋乃亂倫而悖德也乎？若夫世父世母以至群從兄弟，里居食貨，宜有以奉養周賑之，此則任門戶者之責。顧先後緩急之序，有所未及，非愬然忘之，此不待鄉黨朋友譏議而後知也。頃在荊州，大人棄官躬耕，共爲子職。比歲屢稔，廩粟漸盈，方有買田合族之意。而散于盜賊，空囊來湘中，食口無慮千指，流離漂轉，略無寧歲。壬子冬又遇劫，散亡遂盡。某粗守訓戒，不肯枉道以取世資。十年之間，三見廢黜，其于仰事俯育，蓋有難以語人者。若不出情實，勉強而爲之，以要譽于鄉黨朋友，是鄉愿而已矣。使其力有餘，足以仁及宗族，人子之義，不敢有已。又必稟命而後行，亦無專輒之理也。來書盛稱仁義禮樂之道。夫仁有厚薄，義有重輕，擇義之重，則禮由是起，居仁之厚，則樂自是樂，言豈一端而已哉！古之人有得乎義理之安，雖舉世非譽不加勸沮。又況治平之公論，風化天下；龜山之至德，師表士林。德不孤，必有鄰矣。左右所謂世謗不負，無乃以利而言，得罪名教乎？承晤殊未期，惟增懷仰，伏冀爲道加愛。

寄秦丞相書 壬戌

近蒙寵錫鈞翰，併及二弟。所以存問之意，雖篋絕千里，如載色笑，下情感幸，無以名言。某病朽之質，叨竊祠餼，無功而食，有愧《伐檀》。却掃柴門，謝絕賓客，指疾日甚，裁減書疏，惟是玩心典籍，用寡悔尤，或行或藏，均廕德宇。獨有議服事，累曾具稟。後聞吳尚書、游郎中皆傳及鈞意，欲使自明，乃以未蒙照悉。蓋私家本末，非外人所知。意相公以海行常禮，謂某當然也。今不免詳述，塵浼鈞聽。某所爲辨論者，緣于人情未安，重違先訓故耳。人情未安，重違先訓者，緣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恩意輕重不侔故耳。過房入繼，禮之正也，則當爲本生行心喪，解官。收養棄遺則本生之恩已絕，而所養之恩特厚，雖不爲本生服可也。是故福建路有專得條令，及近年守臣申請禁約明文。而某三伯父沒時，某官建康，叨列記注，雖齊衰，不杖期，先子猶不詔某行之。然則，何爲心喪解官之云？夫父之愛子，必期其行成名立。名與行之成立，孰加于孝，其不成立，孰加于不孝？豈有喪紀大倫，反使迷繆以陷于五刑莫大之罪，曾是以爲愛乎？先子非有憾于某伯父也，揆諸理當然爾。某非懷私于先子也，反諸心不忍爾。先子心源澄靜，道學精深，處事如權衡，閱禮如水鑑。使其亂命，某于先子無能爲役，猶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況治命丁寧而反復乎？其本直守所志，亡言可也。而向來禪服中須至略陳，仰關朝聽者，其說則多矣。方某仕未顯時，人未嘗爲此言；其後通班禁

闡，入預論思，而出守屏翰，世人所謂宦官之榮也。鄉情理分疾勝而忌前，乃始交唱迭和，暴而短之。其下則群吠所怪，聚蚊成雷，萬分一恐當塗聽來有誤焉耳。人非甚愚不靈，未問義理，姑擇孰利而孰害，巷之人猶能也。五刑莫大之罪，終身廢棄。心喪解官，厥紀三年，寧其三年而仕乎，寧其終身而廢乎？禮者稱情而爲之節文。聖人制母服，不敢二斬，若父在則齊衰，不杖期，夫豈欲薄于母哉！武后隆興陰教，乃始越典。至明皇時賈至等議復古，已有制命，而習俗不之改，以至于今。斯禮也，仲尼爲是，則武后爲非，武后爲得，則仲尼爲失，可謂習俗不改而非喪服儀禮之大法哉！然當時從武后之政與夫習而不改者，必自曰盡孝于母矣。今其政與人雖已滅沒，而得失是非不可移于人心，是故君子處禮不可不慎也。若夫先王未有此禮，則聖人許以義起。故叔齊不受父國而孔子賢之，韋玄成不襲世封而漢宣帝嘉之。張鏗復父之讎，而裴耀卿殺之；溫嶠欲奔母喪，而晉元帝止之。蓋自野外綿蕪以來，或因時，或因俗，或因事，或因人，而變常立制者，何可勝數？本朝法令備具久矣，申明衝改尚無月無之，亦未嘗固守禮律，膠柱而調瑟也。蓋有不服所生，天下以爲不孝，而道德柄臣以爲孝，任用至八座者矣。亦有身姓某，後姓某，既膺仕矣，母貧困扣門，逐去不顧，而位登將相者矣。悖于大倫至是，苟見保持，非惟不蹈刑辟，又且利達，況事理之異乎？此者反不見容于物議，亦獨何哉？龜山先生君子之宗也，益尹席侯小人之冠也，皆過房入繼，亦未嘗解官行心喪三年，天下不之罪，則棄遺收養者從可知也。日者伯氏建州教授錄示所上相公書，爲某別白物議之不然者，其說詳盡，獨造端三數語未免婉曲。蓋伯氏與先伯今爲嫡長子，當爲親諱，不得不爾也。如其審然，則某所

申請爲妄議者，排擊爲當，投竄誅殛爲宜，豈可以一經家訓，文飾私義，變海行之禮律，私于某之一身哉！竊知相公不欲用有司所定，冀某早自覺悟，決然行之，免成大釁。相公之所以愛憐是也，而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之殊，則恐士大夫未有以達于鈞聽者。此事蓋人倫之變，某亦何心誦言之？今日披露，殆不得已耳。伯氏爲親者諱之意，正不願彰此一節。然衆口斷斷，日多一日，其究使必父子兄弟乖睽疑阻，骨肉之恩同乎路人，則某不若直言正論以祈事理之定于一也。彼借此爲奇貨相排擊者，誠不足道。士大夫立身行己，惟義之適，義苟不可，死且不辭，官于何有？某雖不肖，嘗奉令承教于君子矣。自乙卯年呂常伯之譏誚密行，丙辰年劉進士之書札顯至，先子作《釋謗》一篇，手澤尚濡。然一時群公隨俗毀譽，知不出乎拘攣之域，有相契愛者，則爲某憂之而莫能主也，幽懷耿耿，積有年所。仰惟相公學識行義，器量事業，直配前古宗賢世哲，不特俯視近時作者。是故旋乾轉坤，閤闢萬化，旁人視之如扁舟片帆在銀山雪障之中，莫不膽裂魂喪，自失而走，而相公處之綽有餘裕。批却導窾，遊刃恢恢，若庖丁之于牛；揮斤八極，神氣不變，若伯昏之于射；六轡在手，控馭如志，若王良之于八駿；負大任重，氣力舒徐，若烏獲之于百鈞。蓋才全而德不形，亦行其所無事，故能若是其妙也。某于此時不竭其血誠，仰扣威聽，脫或議者有以見訾，則與訾先子無以異，某然後真負孝之責。雖相公追眷先子一日出入門闌道義之契，亦何及矣？伏乞相公以禮部太常所定，將上于議政之暇，特出片言，謂禮緣人情，以義而起，某比尋常過房事體不同，合爲所生服齊衰，不杖期。如此降旨，則先子銜恩于九泉，某也戴德于沒齒。本宗與伯氏兩房，大義堅定，縉紳及鄉閭，浮言帖息，無搖撼簸。

揚之態。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爲人之後，相公之賜可謂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非常之議，反經合權，非有司之任也，故願相公以道揆之，乃能變而不失其正也。自堯舜象刑，夏后肉辟，商周因焉。漢文帝聽緹縈一言，興仁恤刑，易笞鉗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軀保體，受一女子之惠，不知其幾何人。周勃、張蒼之徒親見鄼侯定律，不爲緹縈微且賤而棄其言也，則某之所陳，必望相公哀而許之。悽悽丹赤，不覺詞費。冒瀆威嚴，悚息遲命。《斐然集》卷一七。

致黎生書

吾友奮自艱苦，未及顯榮其親，而遽罹大故，欲報罔極，何以堪處？然聖人教人欲顯其父母者，本于立身揚名。吾友要須行義日修，謗讟日息，乃立身揚名之效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謗讟之不止，毋乃檢身亦有所闕乎？試摘三事尤大者，爲吾友誦之：龍斷一也，鬻爵二也，聽鄉曲之訟三也。夫罔市利所入雖厚，然放利而行，斂怨不少。既坐此致富，則可以已矣。世業有可嗣者，有當改者。吾友被服儒行，而使昆弟習爲駟儉，不仁孰甚焉？今富名既著，雖欲深藏若虛，不可掩矣。曷若使子弟力田敦本，取財于天地，不爲侈靡夸耀，恭儉節用，仰事俯育，必無不足之理也。蓋尚侈靡以夸耀愚俗之耳目，則以客氣相尚，必求勝于人。求勝則廣費，費廣則謀利不得不急。利入既厚，則公上徭役必重，其勢遂至于入貲求官，以復門戶，于是多事矣。吾友曩遊漳濱，見其俗皇皇于財利，無

復義氣，每以歎笑，今幾何時，其積貨無極，入貲得官，自足爲鄉黨者亦何在矣。由是言之，使金玉滿堂而人知其有盜跖之行，且旋即毀，與家無儋石而人稱其爲善人之門，且享之久安，孰得孰失乎？夫以厚賄係名軍籍，以俟奏功，僥倖恩命，非獨法之所禁，是亦吾徒平日所疾惡者。方軍興時，冒濫固多，而論事者屢及之，朝廷數有戒約。一日兵革少弭，具數覈實，澄斥浮冗，即不得遞而皆見矣。當是時，非特以有官爲患，又且以失貲爲侮，商度利害者，猶必及此，況論義理乎？居鄉里，立門戶，當與人爲矜式。至愚無知如梁氏輩，亦何足介懷抱而較雌雄乎？必欲心競力爭勝而後已，沒世窮年，其有既乎？夫分爭辨訟，小人所不能免，聽其詞訴而決其是非，此乃州縣之權，非布衣韋帶之職也。吾友天性疾惡，故凡耳目所接，必爲之區處，其意若曰與其使犯于有司，或顛倒其曲直，有所賂賂，曷若善言曉析之，使兩解而去？此固善矣，如出位何？人之常情，喜怒予奪未必能去私意，一循公道。或智慮所照，必有偏蔽，則裁處之際，豈能盡當？受辱者既須積忿，得理者又思報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亦非全身保家之道也。至其甚不服者，或用笞杖以懲之，是顯用州縣之權，事之最不得者也，不待詳述而後知也。故願吾友奮然罷此三事，閉戶讀書，修其天爵，脫去卑近，力慕高遠，以仁爲富，以義爲榮，急于治己，緩于攻人，不負師友之所期待。此于吾友平日剛決，一反掌之易耳。凡相勸戒者，未嘗不拂逆其意。今由貧窶而致富，以白身而得官，見信于鄉人，爭訟不決于有司，而取決于一言，自世俗觀之，豈非美事？然稽之聖人之教，則悖矣。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龍斷之事，是不以其道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入貲之事，是不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舉子而聽鄉曲之訟，是出位而有願乎其外也。然則，世俗之所美，乃君子之所惡必矣。禮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內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不然，毀言日積，安得不少加意，拔本塞原，冀以弭之，豈可藐然勿聽，因自隳壞乎？古人曰：「名譽不彰，朋友之罪。」某與吾友遊十有三年矣，比來令問少損于前時，每一念之，事如在己。獨以吾友自信堅確，難于進言，亦恐衆口無端，未可稽據。今兩年于此，誠有疑焉。適值吾友居喪，更無外事，是以告忠，或蒙采擇。如其不然，苟冀見教，豈敢強聒，以取疏絕也。《斐然集》卷一七。

寄張教授書

某受資不高，才智淺短。一自幼童，早聞父師餘論，誨以克己之學？汨于場屋，冉冉十期。見道未明，持志弗堅，欲取世資，登門而覓舉，其去小人儒特一間爾。所少自恃者，尚謂平昔槩乎有聞，未能忽焉忘去，冀得脫跡學校，訪友尋師，或卒相其鄙陋。昨從昭武李氏伯仲游，已聞有閣下，今年識某人云，久依絳帳，尤能誦記閣下言動之詳。獨某恨未獲瞻際也。常謂英雄豪傑，何世無之？惟道之不明，俾斯人莫知所以用己。方略足以幹八區，氣幹足以興事爲，然而識不徧理，而誠弗立焉，故蹈于自用妄作之愆。篤信好善，率履不越，非特鄉人皆好之，雖蠻貊之邦行矣。然而世變萬殊，不能

執中而並應，使各適其當，則未免爲獨善孤德之隘。此伊周事業所以不可多得，而後世功蓋天下者，其平生終始未嘗不有遺恨也。伏聞閣下學貫百氏，才雄萬夫，明允篤誠，克勤小物，施設注措，獨守其宗。某雖未嘗少窺道德之光華，然妄意藩籬，敢謂如此。某也僅守其聞，未能自得，力量又不宏遠，夫安能任道乎？惟思力求賢者親炙而扶持之，庶幾不入自棄之域。某人爲某言，閣下亦知其無狀之姓名，自念何以得此？益見閣下之與人爲善，厥道甚廣也。故思自納于門牆，是以因某人而拜書。雖未能百舍重趼，有愧于心，若夫服膺問道，尚冀他日。辭不論心，敢幸矜亮。承閣下方憂居，更願爲斯文抑情稱理，以副善類之望。《斐然集》卷一七。

代人上廣帥書

某嘗歷攷在昔隱約成德之士與進爲輔世之人，其建立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于中道，無過無不及者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于剛而短于柔，厚于柔而缺于剛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而內鑑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以理揆，而不以一概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爲己，則柔而立，剛而塞；以之爲人，則剛而不怒，柔而不懾。使彼觀我者，名之曰此剛人歟，則寬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澄撓焉。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犯干焉。是故有商綴旒于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袞于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于東郊者，又此道也。是故東京以兵革定天下，則

世祖以柔道行之，劉璋以暗弱失國，則武侯以剛克振之。若夫子太叔不忍猛而寬，則國多盜賊；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名，則斯人畏而不愛，終莫得其適。嗚呼！安得一弛一張圓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伏以某人俊傑足以識時務，通達足以周事變，精察纖密，總理周盡而不失之于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于泛。蓋詩人之詠賢才也，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則所以形容其文之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致也。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今乃于閣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知，觀能而詳試。二郡承流，而豈弟之譽播；兩道膺使，而周爰之職修。乃授以嶺西之藩，既收其千嶂滅烽之效，又畀以南海之印，益取其萬艘輸贐之績。蓋自偃武以來，將明于外，施爲注措，焯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閣下之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有三郡，負山並海，而綠林之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與閩粵相控引，風帆浪舶，出沒乎汪洋浩渺之間者，其程次遐邇，又孰得而計之？而真姦大偷與健家豪舉，屏匿其間，莫不陰交猾吏，相爲囊橐，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于受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旅、隱約之民爾。然則牧伯于是者，蓋不宜師曹參之治齊，願直法子產之治鄭，然後得寬猛之分，無競綽之失也。竊伏待于下風，而聽于道途，閣下開府曾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藏用，善良者如蔭乎慈母，狡傑者如懼乎嚴師。譬夫庖丁之技經肯綮「一」，而發矟之刃恢恢乎其有餘地矣。彼有廣孔公之刑德並流，不能專美于前，一方之幸，何其盛哉！上方急賢，朝有虛位，追鋒促召，且在旦晚。遠方蓬華之士，不于此日爭先睹之快，而形歌頌之聲，則亦僻陋愚蒙，將有後時之悔矣。是敢齋被以言，跪拜以進，惟閣下恕其狂瞽而又加

采目焉。干冒台嚴，俯伏俟罪。《斐然集》卷一七。

〔二〕技經肯綮：「技」下原衍一「未」字，據《莊子·養生主》文刪。

全宋文卷四一七三

胡 寅 二

寄張相

即日秋涼，恭惟鋒車入覲，神天所相，鈞候萬福。某久違煢座，瞻仰實勤。去九月緣大人趨召至池陽，忽得宮祠之命，勢當就養，遂復丐閒。冬初離去行朝，間關江西道中。今夏才達湘潭，侍下傳聞總師出關，已次襄漢，即嘗修布尺牘，少叙區區，道途多艱，未知得徹鈞聽否。近有自會稽來者，竊承上念忠勳已正，爰立之拜，遐方幽僻，未睹制書。然中外傾心，爲日已久。建中興之茂業，今也其時。昔三老董公說漢王以滅項籍之道，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晉文始伯，登有莘以觀城濮之衆，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立國治軍之要，不過是二言矣。若夫黜邪登正，修明百度，去亂從治，鎮撫百姓，所以成此者也。相公今既當軸處中，運動四海，切惟成畫素定，以次施行，必有大慰蒼生垂絕之望。獨恨固陋，莫由自近陪東閣後塵，終日正言，少裨知遇。又不敢從事于刀筆末

禮，重以浼瀆依歸之誠，寔恃鑑照。氣序向冷，徒御遠勞。仰冀上副睿衷，精調鼎食。《斐然集》卷一八。

寄折參謀

湖南向伯恭提衆駐耒水之上，仗孤忠以遏豺虎，旁無救援，日久情見，爲賊所執，舂陵三路襟喉而賊據之，韓京、吳錫本隸伯恭，京屯回鴈，錫屯桂陽，顧望環睨而不敢進。部使者移司遠徙，徒以空文譟張。列郡例經殘破，惴然自守，誰能合從以解紛難？聞宣撫公已體顧憂，慨然受命，則部分將校，掃清寇盜，救連帥之危，兵所從出，當不愆素，而遠近側耳，未聞鼓行之聲。有如綠林知用先人奪人之謀，徑逾湘源，超越嶠外，以迎請大使爲名，遂將授人以柄，束手遐裔耶。以丞相元勳舊德，當此重寄，承旨嘉謀遠識，參決籌畫，幕府所置，諒多賢才，豈其遷延，坐取譏議？何如速奮威聲，即日引道，以一軍出昭賀，逼舂陵，檄京、錫兩軍嚴兵俟命，以爲犄角。元戎總中權之重，肅按全城，勿使賊鋒乘勢猖獗，然後文告，擒縱之勢成，而救難解紛之功立矣。《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一

昨者姦庸久據要路，遂致仇敵亂常干紀，警報初傳，四方深恐朝廷再蹈覆轍，爲退避之計。及聞聖主獨斷，登用相公，下詔親征，罪狀衆著，人心咸悅，士氣自倍。宗社再安，係此一舉，實天下幸甚。然以久驕不用之兵，當蓄謀有援之賊。以彼下驪，當吾銳鋒，則小捷未足喜，而其前輕後重，尚或可虞。諸將勁兵盡護昇、潤，無他奇道，難以立功。似聞京西一帶空虛，豈無精騎可以直搗宣武之巢穴乎？竊料廟堂已有勝算，直欲攘却淮泗之聚，擒豫馘麟，不止列屯據險，苟爲自守之計而已。相公既已任天下之重，動干休戚，注措非易。更望體武侯用心，不自滿假，集衆思，廣忠益，誓戡大憝，克成中興之烈，乃副人願。《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二

某學業未成，方幸閒處，得以討論古昔，冀他日或有萬一可爲世用。而相公每加論薦，欲使暴其所短。近奉堂帖，再有柱史之命，恭惟聖主宏度，欲屈群策，相公旁招俊乂，猥及非才。艱虞之時，不敢避免，只候潭州差到兵級，遵依聖旨，即日就道。但執筆記注清切之地，如某已試無狀，豈敢冒

處？已具奏牘，乞一閒散差遣，少效尺寸。伏望進呈之際，更賜一言，俾遂所請，下情至願。《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三

荆南自唐愬在任日，修治城池，亦極險固。後緣允文、千秋二憾携之，愬既出兵，二部不援，以至于敗。然今險固尚如舊也，解潛本合便入居之，而留枝江累年，是以無成。王彥今移襄陽，則兵必盡往，而所種麥，荆南必不得也。則薛帥到官日，雖有城池，而無兵無食，民何由歸業？民不歸業，則土雖沃衍，而財無所生，猶無有也。竊恐當更出峽中耕牛，仍徹瞿塘米禁，二物通流，民有所資矣。襄鄂既皆宿兵，則荆南乃是內援，豈可無人爲薛帥之助？宜分監職司一員，置治臺于城中，則緩急謀議有商量處。薛既佳士，又美才，當周旋其事，乃可責功效耳。千一之慮，更在鈞念。《斐然集》卷一八。

與制置參政 一

竊以世衰道廢，公卿不下士久矣。雖其布衣之舊，一旦相視絕等，矧不逮此者乎？昨者麾旆西

來，所爲脩記參問動靜者，直以事貴于禮當然，固不敢少萌覬覦延佇報賜。伏辱鈞翰所以慰藉者，未忘世好，欽戴德度，奉承誨言，然後自愧淺之爲丈夫也。幸甚幸甚。冬寒，伏惟鈞候萬福。謹啓，不宣。《斐然集》卷一八。

與制置參政 二

伏蒙諭以一路之資，供一路之費，此天下之正理。仰服至論，所以紓民而足兵者，兩得其道矣。世所以亂，緣拂理之事積而不治也。以一路之資，足以供一路之費，推而廣之，則一世之材可以周一世之用，一世之民可以出一世之兵，一世之物可以足一世之役。而或以人材乏少，調度不給，兵威不振，爲今日之患者，特于正理不明焉耳矣。頽波泯泯，其效可見。參政所存如此，不獨方隅之幸，將天下實賴焉。所恨僻居，出無僕馬，無由趨侍。仰承餘教，引領北望，不勝拳拳。《斐然集》卷一八。

寄參政 一

自聞追鋒，入陪大政，某以僻處，未果修附慶問，其于欣慰，則與有識同之。四月下旬，忽奉堂帖，蒙上恩記，復俾入侍。退省疏逖，實自薦論，已試不才，方且懇免，召旨嚴峻，亦既就途。冒暑

飲冰，遂感瘡疾，陰邪內寇，正氣傾侵，欲再露章，躊躇未決。忽見邸報，已蒙改命。在于愚陋則固宜然，不敢更前，重招譏議。輒形奏牘，丐從祠館。爰自己酉去國，逮茲六年，僑寓流離，雖獲粗定，仰事俯育，未免食貧。自揣無庸，敢萌過望，眷焉微祿，終賴國恩，鈞照既深，必蒙垂念。倘得閒局，不棄分陰，求所未聞，證其已學。他日參政精忠直道，深格帝心，正位鈞衡，旁招俊彥，其將曳裾東閣，誠未爲晚。干冒威嚴，下情惶恐。《斐然集》卷一八。

寄參政 二

近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還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于荆南，改付才望重臣。仍須兼制夔路，出其鹽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濟糧斛。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河北，以成自南圖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虢下陽之慮，此誠存亡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屢告當路，聽者藐藐。參政若不以爲然，事幾再失，無可爲者，尚何言哉？《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一

竊以今日人材最難得，未用者則不易知，不若于已用者舍短取長，猶少失也。左相及相公宏才蓋世，運量固有餘矣。然周公、孔明之心，尚欲兼用天下之士，終不自以爲足而輕蓋人材也。李丞相心在王室，威望已著，使當一面，則有折衝之勢矣。秦丞相死生不動，社稷臣也，還侍經幄，時有獻納，其功不在汲黯之下矣。李端明氣略剛正，奮不顧身，內之六曹尚書，外之藩方要害，無施不可。局促雪上，何用之之淺也？致仕向子諲才具通敏，有扞衛我宋之赤心，爲僞臣所忌，久不見用，精力未衰，正可任使。夫此四人者，人品各不同，皆今世難得者。若薦之于上，則秋防有十萬兵之形，隱然在大江之南矣。《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二

昨日竊聞論使劄子褒借之語尤美，不勝皇悚。某初論奏時，未知相公有請也，既上然後知之。今茲陳謨，顯仁藏用，非小智所能窺測，惟是昧暗于軍旅之事，猶未之學，故于措意，尚有未曉焉耳。謹俟還朝，齋心以請，進所不逮也。水賊屢譖，且復罪大，自知不赦。人之淺識，咸謂無可招之理。

今聞相公威信已著，令之必從，則湖南雖宿重兵，竭民力，所謂一勞永逸，亦何不可之有？銓量之事，在三湘則當以馬居中爲首。某所論特因修城差其親戚爲提舉官，及多差親戚在部下權攝耳，固未盡百分之一也。其人呂丞相所善也，相公何從于湖南旬日間而遽知其無過乎？鈞旆按行，一方觀聽，而以馬居中爲無過，某恐遠方自今得以輕議朝廷也。願相公審之。大旱，歲事可憂，去虐吏逐不才爲民害者，亦召和氣之一策，賢于致齋祈佛遠矣。自五月四日不雨至今，火雲烈日，殊未有霑濡之意。果成旱歲，民力已竭，軍旅之費不貲，于何從出？如虔賊、水妖未平，添一兩火，恐非國家之福。惟相公深念深念。《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三

聖上虛佇相公之朝，群公莫比。此千載一時，人臣難逢之會也。所薦而賢，所行而善，中興之基也。或有不合衆心，而相公先入其言，拂衆而舉之，成敗之決也。某區區之心，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君子少而小人衆，邪說熾而正法將滅，善惡二途，無一視同仁之理。相公得君當國而失大幾，于人材進退何足道，恐國家之大事自是不復振也。好人同己，惡人異己，王介甫已有成效。廓開心量，用度外之人、志義之士，而屏遠議和失節之輩，此自古先民所以建立世界，垂譽無窮者也。未信而言，古人所戒，相公于某不可謂未信也，是以盡其誠。《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四

人主之職在論相，聖上既得之矣。宰相之職任進賢退不肖，知人而任當其才，以坐收其功，此則相公所當自勉也。或曰：「孔明不總兵乎？」則將應之曰：孔明白先主在時，左右國政而已。及劉禪闇庸，諸臣又皆不如己，關張相次淪喪，孔明安得不以師旅爲己任？然其治軍尚嚴，賞罰相稱，亦非易及。頃在長沙一一稟白，相公改容而聽之矣。若以大江險易及諸將軍伍，必資歷覽區處，固無不可。若沿江而上，以招安水賊爲己任，則望實俱喪，失大計，費時月，而未必有成。非宰相職事，亦與孔明欲事北方，先平南蠻之意異也。左相居內，孝友如張仲，其意欲相公早還，協恭和衷，謀其遠者大者，士大夫之望，中外一也。今國之大勢若綴旒然，吏員猥多，不敢裁損，武爵雜還，無緣核實，軍數汗漫，請給不貲，科歛百端，民力已盡矣。用兵之意，本何謂哉？以衛宗社復境土也。宗社有民而後可安全，視軍如民，治民如軍，倒行逆施之，則剥膚次骨。日長不已，小有水旱，雖殺之無所得，而賞格給餉，一切蕩然。行煦濡之政，謂以此收其心而冀其用，竊恐與詰姦刑暴之意異也。諸軍節次渡江，車駕尚駐臨安，荆襄上流，合建大帥，分屯兵馬，亦未有次第。前日陳桷尚能言之，豈遠謀大慮而不及此耶？願相公自明職分，勿爲天下所窺。《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五

吳錫一軍，自成次第。前年討曹成，嘗暫隸岳飛，壯士健馬，精兵堅甲，頗見選取，故其心不樂爲飛用。今若俾聽飛節制，不獨無功而已。某昨論平賊利害，似可施行，望一閱之。湖南憲馬居中、湖北監軍董補之以言章汰去，無不稱快。衡守裴廩，視民如禽獸，已罷。新守尚用之，宣和間監司之下材也。有向子忞者，才刃如干將，持身如冰蘖。累作郡守，皆有聲績。頃緣取怒呂相，無罪而罷。若使守衡，則一郡之事，旬月便舉矣。向子忞者爲一路太守之最，然諸司惡之，而百姓不惡也。揣度事勢，邢儔、趙子巖必按劾以寤之，朝廷若主張得定，則一郡受賜。如不然，則子忞以疾惡數遭口語，不若遂其所欲，與宮祠，却令范寅秩守衡，亦可了一郡爾。呂安老與子巖是親，頗右之。子忞又與呂丞相不周旋，亦難爲也。切乞鈞念，便爲更易，不爾定致紛紛，却欲主張，亦無益矣。《斐然集》

卷一八。

寄張相 六

伏承制命，登進殊秩。以相公勞勩之久，聖主隆異之恩，體貌當然矣，區區竊有獻焉。誠以相公

自任天下之重，方平內寇，一意外圖，身率諸將，建立功業。若中原未復，二聖未還，相公必無受賞之心。此有識之士窺覘舉措，貪冒之人倚平準則，非可苟爾也。竊計深志遠略，已力上辭，不俟愚鄙之說矣。近者左相緣史事遷官，亦既懇免，史館官屬莫不然者。二公廉于取賞，風動天下，以作忠義之氣，而抑僥倖之習，所補非小。甚盛，甚盛。《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七

女真廢豫文字，荷示下，事亦可怪，但未知彼別有所立耶，抑自欲兼制南北也？聖駕復還臨安，恐廟謀未善。某自來妄議，凡立功立事，須上意堅定，不爲浮議所移。不然，恐終無所成耳。《斐然

集》卷一八。

寄張相 八

湖南緣大兵大旱之後，繼以月椿重斂，又州郡縣道鮮得人，故民力大段困乏，怨咨日甚。村落窮民，有私製緋衣巾以俟盜起者。今道州之永明有寇未平，桂陽之藍山爲賊所據，郴州之永興群盜方作，已犯衡之安仁。安仁距衡百二十里耳，帥司所遣兵折北不支，遂避賊鋒過別縣。帥司緣近年例不

得兵，州郡緣無錢糧招軍不得，憲司憂恐，計無所出。若更無以善後，加有桀黠者誘之，鼓行而前，直至長沙，非難事。今衆謂步諒一軍元在本路，若劉資深以事實請于朝，暫乞步軍，徑自吉州過永新，永興、茶陵、安仁，掃除根本，猶可及止。資深受公厚知，重言一發，必可濟也。《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九

《論語》一書，自先哲人人爲之說。昨見李尚書語及此，因問以第一句，某問：「何謂『時習』？」答曰：「諸家說不如先儒言日中時、時中時、身中時。所謂日中時，如昏定晨省，中夜以興，坐以待旦，朝聽政，晝訪問之類。時中時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習羽籥之類。身中時如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之類。」某曰：「是固善矣，不審方其昏定晨省之時，適在春夏，則廢學干戈乎？其學干戈適當三十，則廢立乎？恐有妨礙耳。」某又問：「『學而時習』，何所學也？」曰：「學聖人之道。」某曰：「大道茫茫，何處下工？」如是往復，竟未有與決也。又竊聞先哲言《論語》所載皆求仁之方，試即其說考之，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爲仁也，獨答樊遲之問曰「愛人」而已。自韓退之而後，皆以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處不備，獨指以爲愛，可乎？漢唐以來，名世儒學，往往工于訓詁度數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軻之死不得其傳，

道術爲天下裂久矣。不識何以幸教之？《斐然集》卷一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一。

寄張相 一〇

蒙示乙卯論使劄子，某至今思之，未曉其理。縱使盡歸土地及梓宮、淵聖母后，一無須索，只是敵衰，大讎不報，于義有何榮乎？又況王倫輩非忠信之人，往來簸弄，使者動獲厚賞，而初去只是請諱日，諱日不肯報，却設沒底之事，畢竟恐墮姦計。不然，只是如某等輩愚蒙，委不通曉而已矣。如相公所論機權翕張之道，此則宏規遠略，未易窺較也。《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 一一

比者諸將捷音繼上，敵益斂退，以誘我軍深入平地。今秋氣已冷矣，又聞遣楊殿前過淮，必是見得可進。但黠敵詐謀，亦豈可不虞？智慮淺短者每用寒心，惟公憂在天下，譬如袖手觀棋，畢見得失，一日當局，則諸人往轍，決不再蹈，扶持興運，遠迹前哲，多士有望焉。然則稽古謀道，訪求人物，以輔大業者，永可愬然，而空門寂地，異學所歸，又豈足永煩咨重，以少貶盛德哉？《斐然集》

寄張相 一二

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二〕，則應接當慎。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繫百姓心也。今乃于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繇役，軍兵依元年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于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于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金人強暴，所向憑陵，二是爲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輒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爲如何。闕。

《斐然集》卷一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五。

〔二〕欲：原作「有」，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寄政府 一〔二〕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絕戶荒田，所在皆是。州郡雖已拘籍出賣，大率皆歸于厚祿有勢之家，百

姓初不能買也。今士大夫流寓者既重，廟堂及吏部皆無闕以處之〔二〕，而終不能不與，至與喪廉失耻，干求奔競，無所不至。率皆三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今宜降指揮，立近限責，取諸州荒田實數，據官品請給若干頃畝，非流寓者不在此限。如此，不一二年，人皆土著，田各有稅〔三〕。士大夫既粗得所，即冗員便可減損，干求奔競者亦可重禁而懲之。此非特公私之利，乃澄清風俗之本也。《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清經鉅堂抄本。

〔一〕以下六篇四庫本缺，僅存第六首篇末四十餘字。據經鉅堂抄本補。

〔二〕闕：原作「關」，據文意改。

〔三〕「有」下原衍「有」字，據文意刪。

寄政府 二

言路固不可壅，而側言改度，辯言亂政，讒說殄行，利口覆邦，乃自古聖賢所戒，而不敢忽者。伏闕上書，在靖康初年〔一〕，天下忿怨，初得伸吐，則一時權制，開闢勿遏，固其宜也。其後侵紊朝政，使天下安危決於布衣之口。上以爲是，下以爲非；朝以爲可，士以爲否。國勢不得立，馴迷禍敗。渡江以來，深監東、徹之事，又開此途，章交公車，瀆亂聞聽。朝廷不得已，時取一人官使之，

士用競勸，至有破家捐產，身留輦下，以投匭爲業者。士風至是，國勢可知。今宜特降詔書，明加戒諭，使各修士業，一待有司之舉。北方游士則群處於學校，官廩給之。東南士人，俾各歸其鄉。如有陳述當世利病，並於所在附奏，以俟朝廷采納。或有可用，自有招延之禮。如此則官曹清淨，衆志帖息。《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

〔二〕康：原作「唐」，據文意改。

寄政府 三

學校雖爲文具，然非此無以收心士。今軍未已，武仕日衆，功賞既多，奏薦愈密。而科舉所進數目絕少，是使布衣韋帶之士，不得不獻書投策以希名祿者也。昔晉室南渡之時，國步未安，五胡方熾，亦必興建太學，具在載籍，古今不以爲迂闊〔二〕。今宜降指揮，於建康權立大學，量置官師，立士額，上體先聖俎豆之對，以免詩人城闕之譏，所補非小。《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

〔二〕迂：原作「适」，據文意改。

寄政府 四

稽考歷古聖帝明王建官之意，專以爲民，非爲他也。而今世則專以爲仕者而已。曰私計不便，曰不伏水土，曰婚嫁未畢，曰家貧累重，此何預於百姓乎？彼既安而爲之，在上者又因而與之。到官之後，肯恤民不恤其私，十無一人矣。則又考慎不精，資序不謹，委付不專，臨事不久，新故相代？譏謗相攻，權勢相侵，干請相責。到官之後〔一〕，不爲民害、能稱任選之意者，百無一人矣。觀之方冊，見衰亂之世，未有在官者如是，而能維持歲月，久而不敗亡者，又況於中興之功乎？今宜內自侍從、卿、監、省郎，外之監司、郡守、縣令，精力加考任，惟務得人。既得其人，必久其任，自非有殃民誤國著見之罪必不可赦者，不輕移易。若有顯效，只就本任轉官進職，庶幾士有定心，民有固志。革弊興治，此其本務，仍降詔旨，明示擇人久任之意。《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

〔一〕官：原作「家」，據文意改。

寄政府 五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謬。居是職者又多以立異爲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進從，故員多不備，難於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餽羊。惟臺官亦然。方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爲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齊小白、秦苻堅專任一相以成霸業之時，未嘗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代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臣，使糾違犯，開通諫諍，以輔闕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便可救正。諫員既廣，院額可廢，而御史臺只合彈繫官邪與夫壞敗已成憲度者。至於政事得失，專責大臣與諫者。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憲臺亦非受訟之所也。如此則治有體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又見《文獻通考》卷五〇。

寄政府 六

東南之民，窮困已極，更取不已，大盜必興。分兵擊盜，外寇乘隙，亡可立待。二年以來，牛之赴淮南者多矣，而民不加多，則軍食亦未能增，蓋廣軍之耕，異乎民之耕也。今兩淮、襄漢威聲既立，謂宜博選文臣，分守州郡，招徠流散，漸廣農業，以寬江南民力，則兵雖未即撤備，而邦本亦不至動搖。伏見處敗未息，所運路分闕遠，亦非小故。此邦乞從朝廷特旨，放免三年租稅，減省官吏，自當帖息。又見不來國用闕乏〔二〕，終不明言加賦，乃設爲他說以取以民財。民知亦有知，豈可欺誑？謂盡罷諸色科敷，量增田稅所入，其數可稽。科之害甚於加賦〔三〕，加賦均及，民亦樂輸。此義上下共知，特避重斂之名而不爲耳。自古軍餽只患食，未聞以乏錢爲憂。今之所憂，乃在錢乏。以湖南一路言之，歲出緡錢且百萬，增於平時十之八，而百姓存之者比平時十之四耳。錢之過大江者有北而無南，故東南歲輸數千萬緡，年雖豐而物愈貴。更二三年當無復有錢，而農夫益困，則兵士食錢豈可不爲之制也？錢司今歲聞進十三萬緡，比之遞年則爲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腳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

〔二〕不：疑當作「爾」。

〔三〕科：原作「斜」，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一七四

胡 寅 三二

寄張相德遠 一

某四月十八日對于便殿，面蒙天旨，俾列卿貳。即以先父久病未安之狀，不遑寧處，乞一外祠，上千宸聽。聖恩隆厚，却其劄子。惶恐而退，欲俟旬月再有奏請。不謂禍罰之速，以五月四日訃音鼎來，倉卒奔歸，幾死道路。此月二日僅達喪次。慈顏杳邈，攀慕無及，罪逆至此，何用生爲？伏惟鈞慈，亦賜軫念。先父自崇寧二年任湖南路學事，應詔薦遺逸二人。蔡氏以爲范堯夫之客、鄒志完所薦，委兩路提刑司置勘，不得情實，猶降特旨，除名勒停。夫應詔而薦，非自薦也。謂之遺逸，則非在學之人及趨時之士矣。而行遣若此，用以卜政，治亂可知。由是絕意仕宦，經歷觀、政、重、宣，一任宮祠，兩年侍養。及二親終事，即便掛冠。靖康之初，多士雲集，用人迅速，立致公卿。先父時居荆門，去京師纔半月程。正月被召，六月到闕，七月除祠掖，辭免，至十月，在職三十日，不敢取

容，遍觸群公之怒而去。建炎、紹興六年之間，三命瑣闥，最後入覲，五旬省闥，又以罪斥。四十年仕途興廢如此，非特世味淡泊，忘懷軒冕，亦圓鑿方枘，必不可行，故甘就岑寂，修葺遺文，證明斯道，以待後學。亂離以來，世途益隘，喜怒軒輊，寧可復道？雖晚節抱疚，不享遐壽，所切幸者不蹈駭機，獲沒牖下而已。先父韜晦潛耀，舉世不知。相公疇昔信愛于未識之前，嘗有汲引，使進爲當世之意，今而已矣。豈特嗣子孱弱，無所蒙賴，在于門闌，桃李萎落。人物之念，寧不盡傷？無由訴陳，但切零淚。《斐然集》卷一八。

寄張相德遠 二

某歸伏喪次，視弔慰之間。伏蒙相公鈞慈，以先君捐館，特遣使人貺致奠禮，自致祭文，發明其道，所以期屬者甚重，而傷悼之良切。三復摧心，言不能叙。略此具謝，仰乞垂察。《斐然集》卷一八。

寄趙秦二相 一 戊午

某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爲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

具，往往不備。自乙卯丙辰得疾，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綴，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左右。扣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內，何以生爲？言念父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斐然集》卷一八。

寄趙秦二相 二

追念先父道學高深，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生深自韜晦，惟恐人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媚，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于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賁其晚節，還職西清，寵除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秦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汲引，欲使振耀，久而逾篤」。逮謗焰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職賜金，益昭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苦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叙。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當代，而廢黜之日，十居其九。晚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湖外，賞愛衡山，有卜居之志。己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即欲結茅數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讒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閩遠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已于八月內克襄大事于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以爲

悅，然無財不可以爲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于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禮，兼先父韜蘊潛閔，平昔號相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略，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惠易名，或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沒身之幸，寔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詳布。《斐然集》卷一八。

寄趙秦二相 三 〔二〕

某昨蒙收召，列職天臺，兼直禁林〔二〕，仍司勸講。要津華貫〔三〕，委于一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職日淺，千慮一得之言，曾未伸吐。今居苦塊，哀毀方新，固無緣致思時事，而向日所有稟叙已嘗具藁者，不忍毀棄，就以附納。萬一或少有取采，亦先父病中遣某出仕之遺屬也。浼瀆威嚴，伏深戰越。

國都當一定，不可數萬動〔四〕。蓋中國與夷狄逐水草以射獵鞍馬爲俗〔五〕，必不能同。今既以兩淮未成次第，不居建康〔六〕，而臨安凡事又皆苟簡，是不以爲國都所在，示人無固志，此大不可也。比年士不守，官軍不效死，民不歸業，寇盜不止，一切苟且，僥倖日闕而已，皆由國勢不定，自然至此。大命將泛，實可寒心。如朝廷見得臨安決可爲帝王之宅，即須明降詔旨，漸營宗廟、社稷、朝市、官府、軍營、賈區，各有所在，組成規制，使列宿拱辰，衆流赴海，係心不動，此策之上也。若謂不敢自保，姑以平江爲進取親征之地，不得已即用入海趨閩爲萬全之計，虜兵不過一再入，而國亡

矣。

禦敵扞患，實資軍旅。然攷南北戰爭之際，全在鎮守得人。所以然者，以保民爲守國之本務也。今荆、襄、兩淮重地，帥臣郡守不擇才望，但取能與諸將俯仰者即以委之，故流亡不歸，田土不闢，州郡不成次第。朝廷因謂藩籬未固，若自甲寅、乙卯歲選委才智文臣而久任之，今已四五年，如張翥之在鼎州，其效豈不可見？然尚可爲也。若更不加措置，虜人兵一再入，吾之君臣疲於奔命，諸將必盡屯南岸，以江爲限，則臨安真不可居，終於滅而已。

諸葛公有言：蜀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得政不立，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何其切於今日之病耶？遲日暖風，發育萬物，增高繼長，各極其性，粲然於天地之間，可謂美矣。天亦不能常如是也，故有肅殺之權、嚴凝之令〔七〕，以歛成之；不然，則猶嶺南之地有暖無寒，而瘴癘作矣。宰相代天工則有賞罰，當猶天之有生有殺。今怙大權，廢三尺，傲朝命，用智力，持必取勝者無所裁制。正晝掠人於都市，刺以爲軍，而無所忌憚。權酷煮海之利柄移於下，而不可復取。但聞以功超轉官資，添之食錢，而無違律被罪。軍數盈缺又不得知，應統制官，並非朝命，聲張虛數，無由覆實。竭力聚斂，以田其壑，爲賄賂之費，大概行以姑息，名曰調和。此軍政之大壞也。言章彈劾罪惡顯著者，優加職序，或與理作自陳宮觀，惟恐少傷其意。自言流落之久，或婚嫁未畢，或私計不便，以幸仁恤。有罪無罪，並獲廩祿，合

除不合除，盡帶御位。奏薦既多，至於膏粱臭乳亦軍民上。故政事日偷，而蔭補之原復不少室。官吏太冗，無闕以居，寧受其懇禱之煩、撥遣之難，而進士科場復不略展。從軍癯老之人，給以曠土，自不失所，而分隸州郡，多至四五十員，坐請俸給。有常職乃可責效，而添差與不釐務不計員數。監司帥臣互有爭論，按其是非，明行賞罰，人必自服；往往厭其分辨，欲兩平。正直之吏，爲當路者朋必擠陷，不加考核，或迫於大使，冤苦失職者久不得伸，大概隨順人情，名曰寬厚。此政事之大蠱也。廟堂皆名公，侍從多君子，臺有忠讜，而所行乃同。劉焉之爲、嶺南之氣，爲姦雄經理之資，得謂之智乎？若不改絃易調，如李光弼入子儀軍^{〔八〕}，使號令肅，人知所畏，旗幟改色，三軍竦然，則何救於危亡之禍哉！

靖國之所以爲靖者，欲平熙、豐、元祐之黨耳。靖康之所以爲靖者，猶前志也。而終於不靖，則以清濁不同勺而飲，梟鸞不並枝而集，決無是道。故善處此者惟忠獻韓公。蓋黨最難平，而王、呂之黨至韓而無禍，則以韓公明否泰之象，定內外之分，德進乎朝廷，材市乎方域，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而已。此乃安靖國家本也。今以朱勝非、席益嘗爲大臣而引與同朝，以汪藻、孫覲能文而使之掌制，以李權、綦宗禮博記知故實而使備顧問^{〔九〕}，以田如鼇、石公揆、陳公輔敢言無忌憚而使司風憲，欲兼收而並用，何以加此？然則可乎？儻曰可，則諸人尚置閑散，久而未召，何也？儻曰不可，則兼收並用之說無乃窒而不通，或亦偏而不正乎？此無他，慮異日報復之禍耳。不然，知舊有在非類中，將託此說而援之，乃人欲之私，非天理也。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是皆天理，人君國相所當奉若而不

可違，庶幾乎世難可少弭矣。人之生有定命而不可易，自嘉祐、治平以前，元臣大老存沒哀榮，熙、豐而後以及宣、政，君子小人禍福更踐，終皆不免，豈智愚特異，亦所遭然耳。若其引用果皆君子，偏私喜好與假善寄賢，一不容於其間，縱使事變反覆，公議固存，行法俟命，夫亦何恤？若在己者，尚有未盡，姑欲牢籠泛愛，幸今而免，後禍乃自取，又誰將尤？故兼收並用之說，其言則是，其事則不可不慎矣。

今政事弊於文具，軍律壞於姑息，士風衰於趨利，民心離於厚歛。由是不變，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處。古之君子，其君用之而安富尊榮。今以弊壞衰離之四者較之，朱、呂在朝之時，抑已救之乎？或尚相將也？以愚觀之，特衆正盈庭，茲一事不同耳。夫衆正盈庭，遷職進官，逐隊隨群，玩歲愒日，各爲憫時憂國之空言，未有安富尊榮之實效，則何以賢於群不肖而服其心？譬如外道所言，諸佛如是，我亦如是者矣。石勒驅王公而下，用鐵騎蹙而射之，殺千餘人。爾朱榮引百官於行宮，列胡騎圍之，縱兵殺二千餘人。少則獨抑濁流，亦能一空省寺，蓋名爲賢者，而實無智謀以救禍弭亂，受此宜矣〔二〇〕。今東南善類殆亦引用幾盡，曷若稽周世宗開國之謀，法仁祖慶曆求治之意，詔令侍從臺諫條具中興策畫，各令展盡底蘊。凡所以省文具，變姑息，革趨利之風，除厚歛之害，建都之所，禦敵之略，足國之計，裕民之術，二三公進呈熟議，取是舍非。又集百執詢于朝堂，衆謀僉同，無有異意，然後按爲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向用賞福，違此者威用禍罰。庶乎一新耳目，有再安之魄兆，而正人善類進爲長世，亦免素餐之譏，有小補云耳。

置神主於温州，求其說而不得。今士大夫闢地窮荒，亦必以家神自隨，歲時祭享。爲天下主而恐倉卒不能奉七廟神主，預置于他州〔二一〕，委祠禴嘗烝之事於一官者，是宦者之神主耳，非理無義之極也。非禮無義，狄道也。自行狄道，尚何狄之禦？

營屯之爲名，自軍而得，故軍之所至而田其地，則曰營田，曰屯田。今諸軍之費既盡仰大農出民力矣，又官出穀驅民而耕之，謂之營田，吾誰欺？欺天乎？今民有常產，以旱荒之苦、科調之煩，詭名寄產，無所不至，甚則棄而之他邦，而有餘力爲官耕田乎？昨來行遣樊賓、王費，正坐以文具，虐用民力而欺朝聽耳。諸路州縣尚認營田而未罷，是惡醉而強酒。宜一切罷之。其言使者假官吏以催私課，乃盜臣也。諸大夫皆曰可，猶當勿聽，苟不能軍士自耕，則如勿營而已矣。

虔寇不止，乃東南腹心之害，非小故也。緣十年以來，外官不苦揮人而又重歛〔二二〕。小人素來喜亂，且有以召之，頻年荒害，流散者衆，深僻去處有私製紅巾以待。觀符之唱者，皆大姓也。又食菜事魔之風，近來特甚。遇事會一呼，百十萬賊旬月可致〔二三〕。非敢大言以恐朝聽，緣久在路道，耳聞目見，咸有其實，不欲隨衆諾諾，是以告耳。然此樞要，乃在贛上得人與否。向來張輦治有顯效，不知天無意於斯人乎，而何奪之速也？衆方傾耳以聽代者，乃除程千秋。千秋者，毀則之宗、具戒之靡也，任尚猶不足以繼班超，而千秋可以繼張輦？失倫甚矣。加以韓京移屯江西，合在處州駐劄。京乃王以寧部曲，千秋者以寧之高弟也，欲一州不亂，得乎？一州亂則數路騷動，其理必至。此

事所係甚大，乞留念，早有更改〔一四〕。

韓京素號狡獪，久在湖南，備見手足。因呂祉受其賂遺，力與主張，而朱勝非感其護送太夫人，遂移廣東路。自入廣東，以寇爲資，封殖不討。其軍才逾三千，而月請五千人錢米。又要勒州縣，百端恐嚇，動要犒賜。以其所得，廣行貨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內，事事曲從，因得以平賊靜邊爲己之功，故廣一路賊無已時。其實不至如此。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每有奏請，京則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惡恣暴之狀，無人以實上聞。今既有金字牌累降處分〔一五〕，令移屯江西，久而未至，必是禱懇連夫爲之奏請，稱廣東不可闕京〔一六〕。新憲尤深，頃任韶州，亦嘗受其咨送，諒同此說，亦爲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矣。契勘韓京係娶趙伯牛之親妹，舊制宗室女夫不得管兵馬，宜坐此與宮觀差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爪虎者，尤爲凶桀。近日差遣，其次軍潰，打劫南雄一遭，即自招安，非惟不可付任，自當行遣。今須令依已降旨揮，江西仍別選才智武臣總此一軍，委李光揀選冗濫，然後用之。此亦脩明軍政之漸，若不能行於一韓京，尚何望其遠者大者乎？

諸州揀發禁軍三十人，既而主者艱難其選，自餘反以充役困苦之意，欲明非西北兵不可衛王室〔一七〕，東南兵決不足用。今西北兵既不接續，見在者豈能長生不死？未能進取中原，會須用南兵，豈可挫之辱如此？靖康元年，以西方勤王兵開城壕，自西京歸者人有怨言。至李綱宣撫太原，定議起三千萬衆〔一八〕，移文已下，四方往往借請調發在路矣。才出國門，賜宴瓊林苑，耿南仲削其數，比

至河上，三纔得一，由是士氣頓，精銳銷滅。及是冬圍城，西方之兵皆不趨赴，轉而爲盜，國都亦亡。已往之轍，可爲永鑑。如聞因人論列，放遣揀退人，後却欲招捕虜、吐渾兩軍，此只是力行無道，務欲取勝，亦一一順從，去留合散，惟彼意所欲，朝廷同共證明而已，尚何政之爲？今莫若委諸道帥守隨宜措置，或以荒田招募，或以闕額錢米招補，每路有兵二萬人，亦足以消弭盜賊，漸壯形勢。亦無文臣盡不知兵之理，係選任精與不精，委付專於不專而已。近者江西豐城縣有寇劫去潭州上供金銀綱，道路爲之小梗。帥司畫時遣發兵將，體究縣官非不嚴急，而寇竟不可得者，乃放散揀退之人，即時雲散鳥沒矣。官兵出屯撫州，時時一出，其擾求艾，只緣處置有失，此徒貧且怨，其流乃爾，非州縣之罪也。

荆南置帥，豈可輕授？自頃分裂之際，每爲重鎮，財賦甲兵當朝廷之半，蓋形勢如此。十年以來，才是王子尚經理有方，又不久任，自餘並無治蹟，只增壞耳。今選付薛弼已有成命，如弼警敏熟事，善與大將俯仰，固應選格。然觀所辟置，有所謂吳知常〔一九〕，則張揆之火下，曾趨事馬友、孔彥舟，大爲姦利，坐之富豪之人也。有所謂張士襄者，則曾任瀏陽知縣，携其美妻遨遊市肆，與吏人通家，贓賄巨萬，席益嘗欲按治，既而不果者也。自餘皆不聞名，以此二人推類，亦思過半矣。嘗面問二人才否，盛稱譽之矣。爲藩翰，葺殘破全，以人爲主，而所知乃爾，尚何賴焉？以愚度之，必是武昌喜其能順適己意，弼亦欲結以進身，今來除授未必盡出朝廷之意。岳既得此，乃又奏乞選置謀議

官，以掩其迹，狡桀詭秘，欲蓋而彰。若實欲經理上流，恐須遴擇名望才略之臣〔二〇〕，重寄而久任之，庶乎其可耳。

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然兩路仕習以貪墨爲成規。自前監司有強毅之聲者，猶不免盜泉之飲。獨幾韓璜截然頽波之中，真若砥柱〔二一〕，然愛莫助之，不能勝衆口之訾也。今西路朱芾與舜陟爲朋，因岳飛泛催軍須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支動、準備朝廷非泛需索錢盡行應副，凡數十萬。其勢必更竭取重斂，以爲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邊事，聞已有騷動去處。若不選人，改付一路耳目之寄，必須生事。郭孝友善士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整治，窮日之力，計較毫釐，聞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讞廉刺之職，又不知矣。又如東路師說專庇賊吏，多鄉人故也。新除林正並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遣，盡是胥吏先用朱筆擬下〔二二〕，正從而押行耳。尤深舊出王黼之門，庸謬昏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凡才爲帥，則廣東之困蘇息無期矣。湖南路監職司比前日已差勝，然自五月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早禾將盡槁，晚禾在黃埃中，而茶陵之寇殊未息，政要憲司得人。比見予猷欲主陳麟，且在廣東，愚却聞麟困於韓京，欲脫去甚急，且令來湖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月，未聞設施，而本司人吏呼效置酒高會〔二三〕，恐呂祉所喜，周秘所薦，自應如此。若與朱芾宮觀，而易以次膺，却以韓璜、向子忞一人填次膺闕〔二四〕，則一路賊吏少戢，民可少安，盜可少弭矣。

向子忞才刃不可掩，衡陽治狀不可蔑。其枉遭按削，今涉四年。當初章及表裏相如者，趙子巖已

敗，路刑儔亦閑散〔三五〕，席益不當權，乙卯冬給事都司或死或外，獨薛弼與方面，又其季在要津。若才爲士大夫辨是非曲直，使罰賞分明，固所不論；否者，尚恐江西體究文字，未得速達朝聽也。方朝廷廣施泛愛之心，於人何所不容？況經明堂赦恩，亦合叙復，而獨受凌藉，無所告訴，秉國之鈞，不平謂何？《大雅》之刺興矣。夫心不偏惡，乃可用度外之人，以收衆功，服群志。使子恣得效尺寸，決不在林正、尤深、郭孝友、劉鵬、劉廷佐、趙伯牛之下矣〔二六〕。若不與湖南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彥。要之，數爲郡守，不獲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俾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爲當其才耳。《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一八。

〔一〕此文四庫本僅殘存篇首四十二字與篇末四十九字，今據抄本補。

〔二〕「禁」下原衍「外」字，據四庫本刪。

〔三〕「要」字原脫，據右引補。

〔四〕「萬」字疑衍。又，自此句以下原本分段，今仍分段。下同。

〔五〕射：原作「財」，據文意改。

〔六〕建康：原作「建唐」，據文意改。

〔七〕令：原作「今」，據文意改。

〔八〕入：原作「人」，據文意并參《新唐書·李光弼傳》改。

〔九〕顧：原作「願」，據文意改。

- 〔二〇〕受：原作「愛」，據文意改。
- 〔二一〕他：原作「地」，據文意改。
- 〔二二〕揮人：疑有誤。
- 〔二三〕致：原作「政」，據文意改。
- 〔二四〕早：原作「旱」，據文意改。
- 〔二五〕降：原作「隆」，據文意改。
- 〔二六〕〔二七〕不可：原作「可不」，據文意乙。
- 〔二八〕三千萬：當誤，疑作「三萬」。
- 〔二九〕吳：原作「吾」，據文意改。
- 〔三〇〕須：原作「順」，據文意改。
- 〔三一〕柱：原作「桂」，據文意改。
- 〔三二〕下：原作「不」，據文意改。
- 〔三三〕效：疑誤，或當作「致」。
- 〔三四〕「向子」下原衍「聞」字，據下文刪。
- 〔三五〕路刑儔：疑誤。
- 〔三六〕在：原作「正」，據文意改。

致李叔易

叔易近日看閱何書？侍下優游所得計益粹。大人嘗言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考，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錄以奉呈。《斐然集》卷一八。

致單令

兩辱過訪，良深慰感。晡昃暑風，伏惟德覆，頓蔭清涼。日前聞蔡朝詢言，欲爲左右收淚。某曰，此俗俚之語也。渠不知令子成人非殤，報服斬衰三年，恩義兼重，豈爲我輩謀一笑之樂，而忘至情乎？適又聞已致簡相招，度用哀誠，已拒之矣。向來德施期喪，亦俟卒哭而後赴飯，獠俗慢易，不知禮節。公爲邑宰，仍兼學事，當如高柴，使薄俗矜式，不待聲言也。侍從游之久，忘其僭易，然在仁人，當有取焉耳。《斐然集》卷一八。

致蔣教授

某謏聞末學，妄意窺測洙泗微言，而爲之說，又不敢以簡約之語包括遠旨，反使觀者疑惑。于此累年，幸爾脫藁，未嘗示人。荷德施好善不厭，詢問每及。朋友道廢久矣，某今何幸，其敢有隱？輒往一策五篇，如旬日過目，却當易致。其間有于公心未然者，便望籤出，續得請益也。《斐然集》卷一八。

謝魏參政 一

某言：念宣和辛丑，幸忝桂堂末契。而某仕途蹭蹬，乃不少接英躅，高山仰止，三紀于茲。今者閣下上當天心，參與大論，天下之士，孰不願在下風而望餘光，矧如某者，宜如何哉！《斐然集》卷一八。

謝魏參政 二

恭以聖主收還威柄，改用仁賢，公于此時首被圖任。十五年之大弊，其事衆矣，動干休戚，注措非易。伏惟精忠以副君上之委寄，遠識以觀治亂之本原，宏量以用度外之人，敏材以濟萬微之務，一正綱紀，鞏固邦基，不于閣下，而誰望哉？勝政流行，傾耳以聽也。《斐然集》卷一八。

謝魏參政 三

某昨以無庸，退即丘壑。竟亦不能自免，一墮瘴地，踖踖六年，蒸瀆煙嵐，氣血耗瘁。若非大賢登進，協贊風雷，使赦令必行，公道闡開，則如某輩，從蠻鬼之錄必矣。近者已被堂帖，放令逐便，恩德之厚，未知報所。若夫拯拔湮沈，與繼千帆之後；吹噓朽蠹，俾同萬木之春。願以晚年，歸依鈞造。《斐然集》卷一八。

謝湯侍御 一

某疇昔仕路，既已回環，比及投荒，與世益邈。是故仰止賢誼，雖劇區區，而窺尋聲光，其道無由也。第聞侍御踐更所至，風績凜然，范孟博、蘇君章不能遠過。向者分閩南州，命下之日，士民引領跂踵以俟。屆止，欲解紱投効而去者，郡郡縣縣不下數人。某于時雖正麗丹書，懾懦之氣因以激昂，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真若司馬子長之于晏平仲矣。《斐然集》卷一八。

謝湯侍御 二

茲者聖上獨攬乾綱，侍御首膺耳目之寄，直言敷聞，公道大闢。收召志義之士，屏黜凶邪之人，敷宣貴肆之風，變革賤拘之俗，剗十五年之弊政，崇千百祀之宏基，侍御之功，今爲第一。巖廊虛位，注意有歸，側耳柄除，盡究賢業。《斐然集》卷一八。

謝湯侍御 三

某一斥六年，自分永已。大恩曠蕩，盡滌垢污，半月之間，併還階品。自非侍御哀閔堙厄，協贊聖謨，何以得此？感篆肝鬲，未知報效。某謝事早歲，實有憂讒畏譏之心，今則瘡痍薰蒸，齒髮衰矣，正合待盡丘林，歌詠聖日。惟公勉建勳業，以幸區內，乃所望也。《斐然集》卷一八。

謝湯侍御 四

某嘗謂效忠莫先于薦士，伏見右朝請大夫向子忞，奉身守正，持身如冰玉，通才利刃，遇事如發硌。前後坐廢，皆非其罪。休閒既久，更練益深。朝廷方念外任難得其人，有如子忞，正膺選舉，若付以帥守監司之任，定有殊績。伏望侍御特與檢會落職之因及棄置之故，敷奏于上，改正過名，亟加任使。使直道不壅，抑塞稍伸。豈惟子忞之幸，多士實有勸焉。《斐然集》卷一八。

答張子韶侍郎

冬春之交，伏惟味道燕閒，台履萬福。近兩拜教辱，極慰瞻俸。眚翳想已清瞭，更廣訪鑿藥爲祝。又聞健飯甚康，不勝欣羨。某痼疾已愈，搜旋亦減，但半年病後，腠削爲甚。行將六十，度亦難更充壯也，每勤憂軫。荷友朋之義，復《禮》忠恕兩段，蒙不相鄙，見既透徹，言亦了達。珍拜珍拜。何時得睹全書，并《尚書》、《大學》、《中庸》、《孟子》諸說，渴飢莫喻也。會之踵荆舒後塵，以蔡京、王黼爲標準，以耿南仲、李邦彥爲宗派，其所願欲幾青出于藍矣，溘然遽死，遺臭奈何？向以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依仿先民事業，豈但小康東南，固可開拓河北，乃僻經反道，迷誤本朝。若非天佑宋室，剿絕其命，滋長禍亂，何止于焚書坑儒而已。遺材尚衆，惟公最受聖主之知，當戒舍人促裝，以俟環賜。益行正學，副清議所望，此外惟善衛興寢。《斐然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四一七五

胡 寅 二三

送郭偉序

同年友郭伯成自濱江訪予于永山，予詢以邵之人士，曰：「吾邦有金氏兄弟，以孝友雍和見稱于宗族鄉黨。」因請其目，曰：「育其名者，事親謹甚，訓其婦執禮率道，力家幹蠱，一錢寸帛，不以自歸，不幸皆早世。其仲彥、叔奕恪承規法，益敦內行。欲使子孫不相別異，用財則均而後取，議事則協而後行，食饌則集而後嘗，衣服則備而後製。以其餘力賑業窮乏，食客常滿坐，家富而不贏也。」予曰：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喻于義而已。三金知所喻，是以能成其行，且聞其種學積文，屢薦于有司。借使寵祿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矣。和氣致祥，理固然也。古人不云乎，美成在久。伯成歸，幸以告之。《斐然集》卷一九。

送張堯卿序

紹興十六年

學如何而爲？當始于明善而行之，力而守之，固亦可矣。百家衆技，時有足觀，岐捷易從，膚淺易通，易以入人。而聖人之言，玄微奧遠，淵深天高，貌乎希聲，如朱絃而疏越；澹乎無味，如尊玄酒，鉶大羹而俎腥魚也。耳宜之，口賺之者，噫噫眇矣。于是見善爲難。幸而見之，或出門而尼，或半途而廢，類爲俗所變，物所移，勢所遷。則向也君子，而今也小人者，肩相差，武相躡，地醜德齊，非二五則十九也。浦城張生哲從予伯氏學，甘淡泊，迷寒暑，孜孜兀兀，惟讀書質疑爲事。其于覓舉干祿，若無意焉者。予蓋嘉之，且須暇以久而觀之。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其說至陋而甚鄙，不必傳太史之羊角而後判其石齒之誕幻也。然而橫目蚩蚩，族而擎蹠，群而膜拜，泉布圓覺，金幣圓覺，垂紳正笏之士與夫布衣韋帶之儒，斯民所視倣以爲從違者，亦皆莫究莫覈，靡然趨風，吹波助瀾，汹呼應和。于是連延郡邑，廣遠千里，忘其素業，委其生養之道，願一覲聽，頓顙趼足，憧憧喝喝，之死靡悔。所以然者，不明乎善，冀其利也，趨利不止，不奪不饜。識者有憂之，謂二張角魯之禍，跬息可待。間有特立不之然者，訓告既忤，因取疾憎，累足屏氣，虞禍之及。于是時張生乃能鑑然無所惑，見其里人必爲之辯。有像孔聖于瞿曇之側者，必使之正之，亦庶幾乎尊所聞，行所知者矣。夫常物之大情，企富貴而歆利達，于不可易之定命，必欲以智力易之，因曰：「命在乎天，我

不得知也。則奚不擇夫義循夫理，而必求其所不可求，而不安其所可安，亦獨何哉？」雖則云然，窮厄困蹇，古與今以爲難堪。張生推不惑詭妄之心，以御此世態，進善極于勇，信命極于確，則于賢人君子遠者大者，固將條達而上，遂其益勉之。古之人惟善推其所爲，是以大過乎人。予又將觀生之進否于它日。于其歸也，書此以遺之。紹興十六年月建辛丑，日當癸卯，武夷胡寅序。《斐然集》卷一九。

送劉伯稱教授序

進士同年登科相爲兄弟，自唐至今亦已久矣。今之朝事既賜第授勅而出，則涓日集于一所，用官給金錢設酒饌，爲宴集。同年者畢至，按先後列庭下，推一人年最長者榜首拜之，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榜首，謂之叙黃甲。黃甲者，黃紙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所以訓在榜之人，勿以科之高下相重輕，而以齒之長幼相伯仲。推此意也，凡在榜之人是宜先義後利，爵位相讓，患難相恤，久相待而遠相致也，豈不美乎？然昔之取士尚少，少者數十人，多者不過數十百人。故其爲兄弟也，交不廣而情可厚，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志，敦鄙夫，使不預者生羨心焉。承平既久，三歲一大比，天下之士無慮六七百人。當是時，靜躁華質，游衍漫散，既不齊其志，又不常厥居，固不能盡相識知，雖一日叙甲之集，蓋亦闐然進旅退旅，何由問其姓字而窺其聲光？且復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于是同年兄弟之名存，而交情契義，非故舊已熟，則一時意氣傾動，扳聯喜合爲最篤，其餘亦泛泛焉爾。

矣。此非人爲，蓋風俗醇醨之漸至也。今夫酒必自醇而醨，醨而過則腐壞不堪，尚何味之可求？是故修德于己，施化于人，必欲革僞從忠，舍薄處厚者，凡以惡其末之腐壞建寫而無味也〔二〕。予投畀新昌，親交益疏，徒友益散。至之三日，州學教授劉君伯稱來，以同年子請納其拜，予辭之曰：「是禮也，如告朔之餼羊矣，況交有淺深，而勢有通塞。予于尊公所謂未及問姓名而窺聲光者，又方墮罟中，而君以平時通家之契歸之，無乃過乎？」伯稱曰：「惟惡薄俗，是以不敢視炎涼爲禮之升降，區區之志，敢固以請。」蓋自是始與伯稱往還，而知其爲年兄德常之子也。德常生于丁未歲，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應詔上封事，入邪等，後雖許遊學校，而有司以別號爲職，終不敢薦舉。然鄉里學士宗師之者甚重，隱然爲鄉先生。宣和初，盜起東南，黨禁解，德常始得試于南宮，中辛丑進士第。作邑桂嶺，勤政愛民，不忍割剝，大忤郡將，會部刺史有知之者，乃得善去。而德常年已六十有三矣，迄不遇以死，識者惜之。伯稱刻勵自立，及其父無恙時，能取科第，不墜世業，崎嶇嶺海間凡二十餘年，猶未改京秩。予見其篤實而疏通，嚴毅而豈樂，留心所職于閒冷之局，鬢宇一新，百廢具舉，雖三舍盛時，有不能及者。訓誘程課，孜孜弗怠，士知向方焉。予病間日從燕談，則該洽古今，周知利病，利不苟就，害不苟違，信其爲適用之通才，而克家之賢子也。予踽踽然如逃虛者，賴君風誼，聊以忘憂。君乃秩滿而去，使我離索之思倍于常情。雖然，男子志在四方，仁人不私一己，君且表表著見，爲明時用，予亦動心忍性，改前過而求自新，不知老之將至焉。是別也，抑又何悲？姑掃茅簷，敷重席，釘檳榔，剥黃焦以爲肴，捕鬱屈，釣蛙黾以爲羞，貰酒蠻村，相與一醉。行矣加飯，時惠好

音，此則畸人之所望也。《斐然集》卷一九。

〔二〕建寫：疑誤。

示張醫

一切有爲法，不可以利存心。以利存心，雖善亦惡。務合於義，雖有小失，不害其爲善也。觀諸君譽張生者，謂其有活人之術，以濟物爲心，而無所取。信斯言也，可以爲良醫矣。雖然，術無盡而心易倦，利能動人而義難終也。惟不以譽己者自足而思進吾所未足，則岐、和、扁、華亦將可及。爾尚勉之哉！《斐然集》卷二八。

示雲瑞

先祖父中大公隱約時，聚徒教授。長老元嗣方童丱，在衆中讀書最穎出，其後爲僧得法，名振禪林。有詩二十篇，寄先君。雖灰心槁形，非欲以言語自名，然奇氣秀發，溢於翰墨，終不可掩。先君感舊歎今，以兩絕句荅之。嗣沒將十年，門人雲瑞開堂於永之報恩，機緣密熟，意象恬遠，有師之遺

風。乃錄兩絕句，使刻之石，則未知讀之者以爲追隨香山之人歟，抑以爲不入蓮社之客歟？紹興十一年七月望日武夷胡某書。《斐然集》卷二八。

崇正辨序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傲狠頑嚚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于此，丕單掃除，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須，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捨也，佛獨使人

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曰度之，而伏尸萬物^{〔一〕}，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疏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于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闕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于一物者，豈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于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興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趨、高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二〕}。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烏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禦也。今乃曰事未足以盡吾本心，兼

利萬物爲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蓋亦思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思，于萬物之理未嘗窮，于志卑氣餒倨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盡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三〕？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著書名曰禦侮〔四〕，非毀堯舜，詆譏孔孟，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之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造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辨，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

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澹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助于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于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避之于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于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于此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善其悖逆之情。聾瞽姦情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五〕，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忠孝之大端建矣。《斐然集》卷一九。又見《崇正辨》卷首，《文獻通考》卷二二七，《荊川稗編》卷七〇，《古今圖

書集成》神異典卷七二，《南宋文錄錄》卷一四。

〔一〕萬物：《崇正辯》、《文獻通考》作「百萬」。

〔二〕妙圓：《通考》引作「妙因」。

〔三〕佛者：《通考》引作「佛老」。

〔四〕「至使」下六字，原缺，據《崇正辯》補。

〔五〕若干言：《崇正辯》作「十餘萬言」。

上蔡論語解後序

宣和四年五月

《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棄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絕，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簧鼓其說，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于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爲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爲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爲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爲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爲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

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焉，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邵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略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于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默識神受，見于參倚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後序。《斐然集》卷一九。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四。

進先公文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臣寧走使告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没十有一載，遺文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況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幾？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久而未愍，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爲門次，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于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已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

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爲效。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華之習，一不與焉。其宏綱大用，奧義微辭，既于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迪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聽聞，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斐然集》卷一九。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五。

傳燈玉英節錄序

紹興二十二年六月

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賢智于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錄》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考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謂予爲蔽，曰：「曾不聞粗言細語，無非第一義，而于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誑誕之說，相唱和于穿穴空籠，滉漾無實之中，是爲遁詞，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輻輳，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心非性。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于是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秉彝爲妄，以事理爲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

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爲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此在學者慎思而明辨之爾。紹興庚午，予自休官中謫置新昌。夏六月息肩，既無書可觀，又不敢從事翰墨。城南二十五里龍山寺，乃六祖太鑑故居，而亦無藏經，獨有四大部與《玉英集》，遂借而閱之，乃景祐大臣王隨所撮楊億《傳燈錄》也，隨之意正以粗言冗事有混真詮，則予今之去取，仰睇前哲，可無愧矣。壬申夏六月己巳序。《斐然集》卷一九。又見《文獻通考》卷二二七。

智京語錄序

新化承熙長老明覺大師智京嗣法于普融平公，蓋臨濟宗也。平之道盛行乎崇觀政宣間，京執侍最久，深得師傳，分化流通，所至緣合。住承熙之八年，書來謂予曰：「平日拈提唱道，隨和而應，本無一語而參，學者係風捕影，遂成痕跡。是則有也，不識可爲發揚，以慰二三子之勤乎？」予曰：達摩面壁九年，如死灰枯木。及對姬光安心之問，文采遂彰，或隱或顯，固無緘口齮舌以終其身者。然世遠道散，人人說法，沛如雲雨，浩若江海，紙墨傳布，亦云多矣，乃欲與面壁同符，此達者所以莞然而弗信也。子既紛紛言之，子之徒又從而記之，予又爲子序之，于少林之旨豈不大有徑庭乎？雖然，言心聲也。言是事而曰我未嘗言，不言是事而曰我未嘗不爲汝言。自昧者聽之，如嬰兒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也，自達者觀之，明鏡之中豈有遁形哉！故《傳燈錄》所載一千七百餘人，若深若淺，即

言可判，如物之經乎權衡度量，焉可誣也？具眼之士，因予序以觀斯集之言，因其言以求明覺之心，因其心以求書記未參之所契、黃梅夜半之所付、少林斷臂之所證，亦若是耳。《斐然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一七六

胡 寅 二四

洙泗文集序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之目，求諸《論語》，得其義類，分明而編之，以爲文章之祖也。丐予爲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或一言而盡道，或數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于十三卦，備物致用，爲天下利，一器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于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闕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弟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吾不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群，行彼六者，誰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于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希，況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爲，《樂記》商也所爲，華實彬彬，亞于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邪？從周之文，從其監

于二代忠質之致也。文不在茲者，經天緯地，化在天下，非吮筆書簡，祈人見知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其與日月爭光，尚不敢望風雅之階席。況一變爲聲律，衆體之詩又變而爲雕蟲篆刻之賦，槩以仲尼刪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吾知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爲損，有之非惟無益，或反有所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技巧，蘄于立言而歸于無用，果何爲哉！然自隋唐已來，末流每下，擇才論士，皆按以爲能否升沉之決，而欲夫人通經知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陳君蓋疾夫末流忘本，得已而不已者，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門問答教詔，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豐而不餘，約而不失，其法備于《論語》。能熟環而體識之，必不敢易于爲文。深之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文爲志。道果明，德果立，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洙泗集》之本原也。《斐然集》卷一九。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七。

〔二〕「文吾」句：《論語·述而》作：「文莫，吾猶人也。」

熏峰集序

古之人各有所立，曰德，曰功，曰言，然不必甚盛也，惟其可傳而已。苟爲可傳，則盛莫禦矣。

僑惠、胖直，一字之德也。夷吾尊周，子房報秦，孔明治曹，安石膺苻，兩字之功也。言亦猶是也。曲江別駕吳慎微集其平生所爲文字，求予作序，編未及就而卒，其子仲衍遂以書來請成先志。予讀之數過，撫卷而歎曰：仁勇人也。方建炎、紹興間，金人荐侵，群盜四起，主持國論率以通和講好招安撫納爲策。志義之士格不得用，讎敵日橫，寇攘日滋。君自小官被薦得見天子，首請應天順人，張皇威武，北向而雪恥。諸弄兵屯聚無悛革心者，宜悉力致討以除民害。光武中興，省併官吏，今添差冗員，當一切罷去。磊落三章，詞氣激烈，當時切務，莫過于此，可謂知言之要矣。奏雖報聞，理則無負。是故言而當，則史佚、周任、龍子之徒皆以片言見取于孔孟。言而不當，則雖詭辭數萬如惠施，文飾六藝如王莽，又將安用？烏乎！慎微官雖不顯，而言亦不朽矣。夫言之不朽，固不係于官之尊顯也。其餘詩賦雜文，總若干篇，皆溫純雅實，可想見其人。分爲若干卷，名曰《熏峰拙叟集》云。

《斐然集》卷一九。

向薌林酒邊集後序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于《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

迹，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爲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爲卑隸，而柳氏爲興臺矣。鄉林居士步趨蘇堂，而躋其轍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于後，而進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玄酒之尊，棄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孫汶上劉子荀，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斐然集》卷一九。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一一。

魯語詳說序

紹興二十四年三月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爲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稟，故殊途各出，驚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先師爲此所以有教，救學者于多歧，欲歸之于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爲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錄》，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間竊窺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說，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于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

于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諛諂，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謗訕操切之。纔二十年，川壅大決，睦盜猝興，勢搖嵩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于仁，穿穴碎破，以召不仁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采讜言，黨禁向弛。于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橫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諸說，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侵，嫚書騰聞，詔音夜頒，引慝孫位。靖康元祀，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于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沒。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爾。今皇帝勇智中興，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于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廢之《春秋》，又于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廢之《春秋》，又于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辯》，真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蠱蠹，作成人物，朝冀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狙習舊染者，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于程氏則如嫖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間，伸其詭罔，反以專門歸咎堂奧。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窮陷，百唱千和，既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闕里，禁人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警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效于

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續翟聃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僭命之賊，環燕巢危幕之勢，致荆揚蹠血之苦，積刑賞不平之憤，起周廬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說，成外交固位之計，殄烝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讎敵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敖之失，結忠賢諫說之舌，生隆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于《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據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簪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愚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廢，不早用力。蓋嘗妄意《論語》一書爲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指趣附于章句之下，內揆淺疏，久而未果，髮禿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遼絕，門挹山秀，窗涵水姿，簷竹庭梧，時動涼吹，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藁，遺諸童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詎訛，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于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甲寅朔序。《斐然集》卷一九。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六，同治《永州府志》卷九。

跋高宗御筆

建炎四年四月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移蹕建康，臣蒙賜對，爲尚書郎，未幾擢司記註。是時上銳思致理，招徠賢俊，臣父安國以給事瑣闥，再被嚴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復因臣奏事坐旁，開借玉色，問及臣父造朝之期。宸翰寵頒，備形德意。而臣父抱疴寢久，艱于入覲。臣繼荷聖恩，曲從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愛之風，形於四海，豈臣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寫之琬琰。四年夏四月，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臣胡寅謹記。《斐然集》卷二八。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昔孔子語冉有曰：「衛庶矣。」冉有曰：「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唐文皇不世出之君也，房、杜宗臣之魁也。相與圖治，至于斗米數錢，行旅不齎糧，則貞觀之功極矣。其禮樂道化無傳焉，千載一時，而所成就止此，可不深嗟而重惜哉！故予嘗論三代而後，獨漢光武明章之治，庶幾于教者可一變而王也。因觀羅湜所藏唐十八學士畫像，遂書其卷末。《斐然集》卷二八。

跋劉殿院帖

自新法禍民，天下塗炭，獨謀殺人者蒙首免之惠。至於令人習知夫按問欲舉之便也，其不忌之寢酷矣。方王氏秉國之時，闔闢雷風，動搖山岳，抗議而變之固難，睹禍敗之後，追賞盡言，而於弊法則未之有改，豈特首免一事而已哉！此公卿大夫之恥也。寄語公嗣孫，駸駸萬世用。尚克勉之。《斐然集》卷二八。

跋唐質肅公詩卷

質肅公父子以忠直爲宋名臣，天下知之，不待贊譽也。嘗聞道鄉鄒公語先君子曰：子方送行詩，惟王介甫爲最，獨記其一聯云：「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強。」謂不止於歎詠而已。二公名節始終俱美，而介甫當權，面斥質肅公，使發憤而薨，竄逐諫院，使流落至死。介甫之學非不强也，其行事乃爾，果孔孟之學耶？今《臨川集》中此詩不存。然言不可以人廢，故書以附詩刻之末，抑以見公於語言者未必能踐，而重厚簡默之人，其所立必有大過人者。如質肅公父子，是可師也。《斐然集》卷二八。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諫議陳公所書，公外親臨江蕭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之絕筆也。公學行文章皆居第一流，而尤顯白聳動于天下後世者，則以知蔡京姦慝禍國于未用之前也。此書信其絕筆，是乃憂思至痛之情，言不見用，身且竄逐，視國家將危而無可奈何。後之覽者猶欲慟哭流涕，而況其身親之者乎！嗚呼，悲夫！《斐然集》卷二八。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古者人君將有事于四方，必使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澶州之功，用此道也。夫應事于倉卒者，其難有甚於耳聞目見切身經慮之熟也。文簡諸公文昭武烈，乃當晏粲右文之日。伏觀此帖，詞平意和，不見凌遽，非有大過人者，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遐想其人，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斐然

集》卷二八。

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恭氏爲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亟欲引公助己，公謝絕之，遂坐黨入籍。後又數寄聲通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熏天，忽與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矚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遊，獲見銘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斐然集》卷二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二〇五。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君臣之義與節義之辨，在今日尤所當謹者。成材爲盱江幕，金人檄至，守以城降，成材爭之不可，乃棄官歸。成材爲小官，所守已若是，是宜先覺名臣深嗟而重賞之。行且爲世用矣，願卒此志。昔在仁祖時，朝臣送唐子方詩皆譽其直諫之美，王介甫詩獨曰「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強」，識者以爲得古人相勸勉之意，予於成材亦云。《斐然集》卷二八。

跋胡待制詠古詩

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所以畜德，至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以儒士爲無用，以古學爲迂僻，非史洪肇之倫，則原伯魯之流。反理冥行，身世兩敗，吁可憫矣。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詠歌，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爲，味其所與，可以見其所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率意而行揚己矜衆之事，于昔人建立，必有所到矣。三復欽仰，題其卷末。《斐然集》卷二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一。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序

某識德餘十有六年，每見之口道古今，而未聞其論醫。觀李尚書、路樞密所與序跋，則知德餘兼通神農、岐、扁之術，而有家學，蓋恥以藝名耳。某曰：醫已人病，救人死，君子之心無足恥者。向使德餘既富且貴，而殃民害物，其可恥豈不甚乎？今仕而不偶，曷若已人病，救人死？如君平賣卜，稍可藥飢而止，斯亦賢於受祿居位，而爲人病者遠矣。德餘試思鄙言。《斐然集》卷二八。

跋葉君論語解

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忘其飢寒之困，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有志者殫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斐然集》卷二八。又見《經義考》卷二一六。

跋石洞霄傳

死生之際，爲異學者名之曰一大事，至于刳心沒齒而不能辨，而石虛一蹈履白刃，有守無憚，夫豈一日所能哉！觀其被召不留，得官不居，見林生而不屈，對人主之問而不諂，其胸中蓋有過人者，得非讀《南華》之書而深造者耶？使其早得所從，知孔孟之正，其所成就，又豈止此哉！《斐然集》卷二八。

跋羅長卿所藏蘭亭帖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叙，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郝嘉喜人以己比苻堅，殆同此病。陳公廩居洛爲楔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叙者，謂禮義無疏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廩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耶？韓安國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凋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蘭亭考》卷八。